成人童书典译系列



银儿与我

[西]胡安•拉蒙•希梅内斯 著作

龙亭方 译制

译言古登堡计划

版权信息

书名:银儿与我

作者:[西]胡安·拉蒙·希梅内斯

译者:龙亭方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谨以纪念
太阳街送我桑葚与石竹的可怜疯子阿格迪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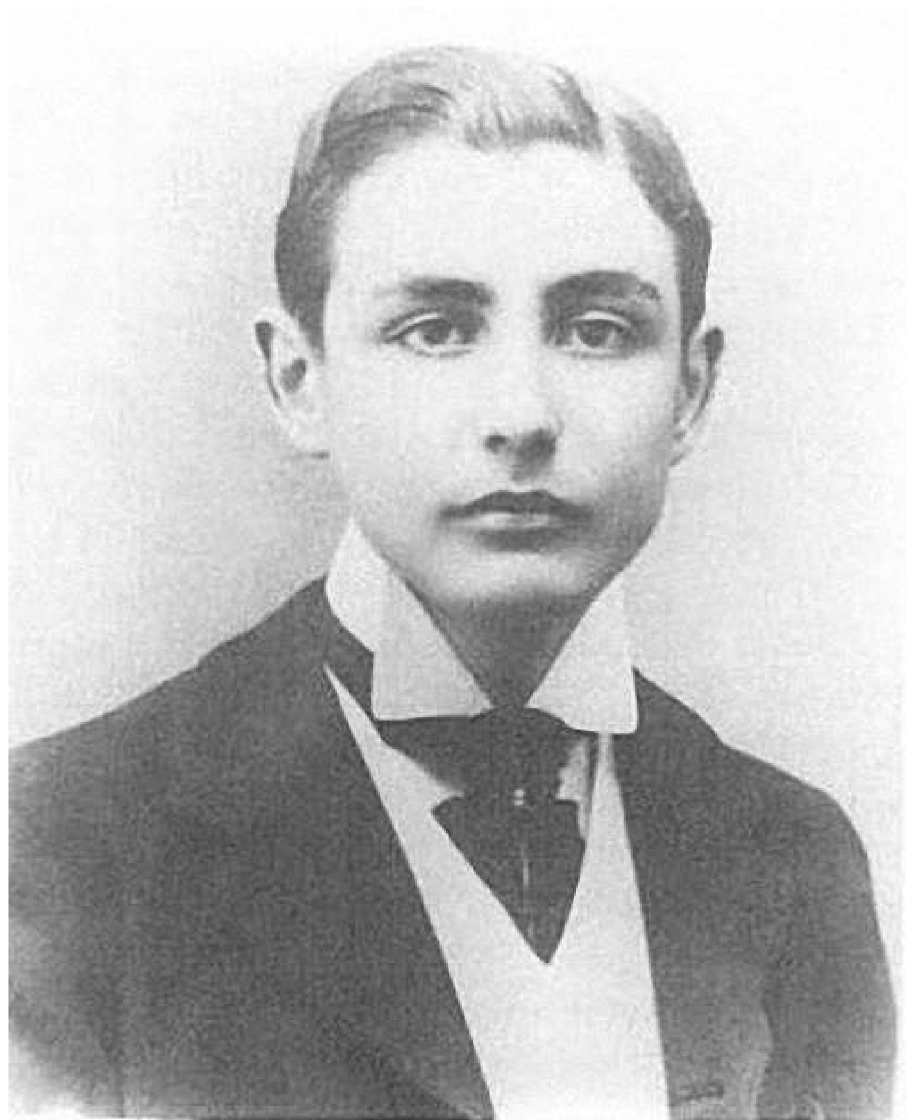
希梅内斯签名



学生装的希梅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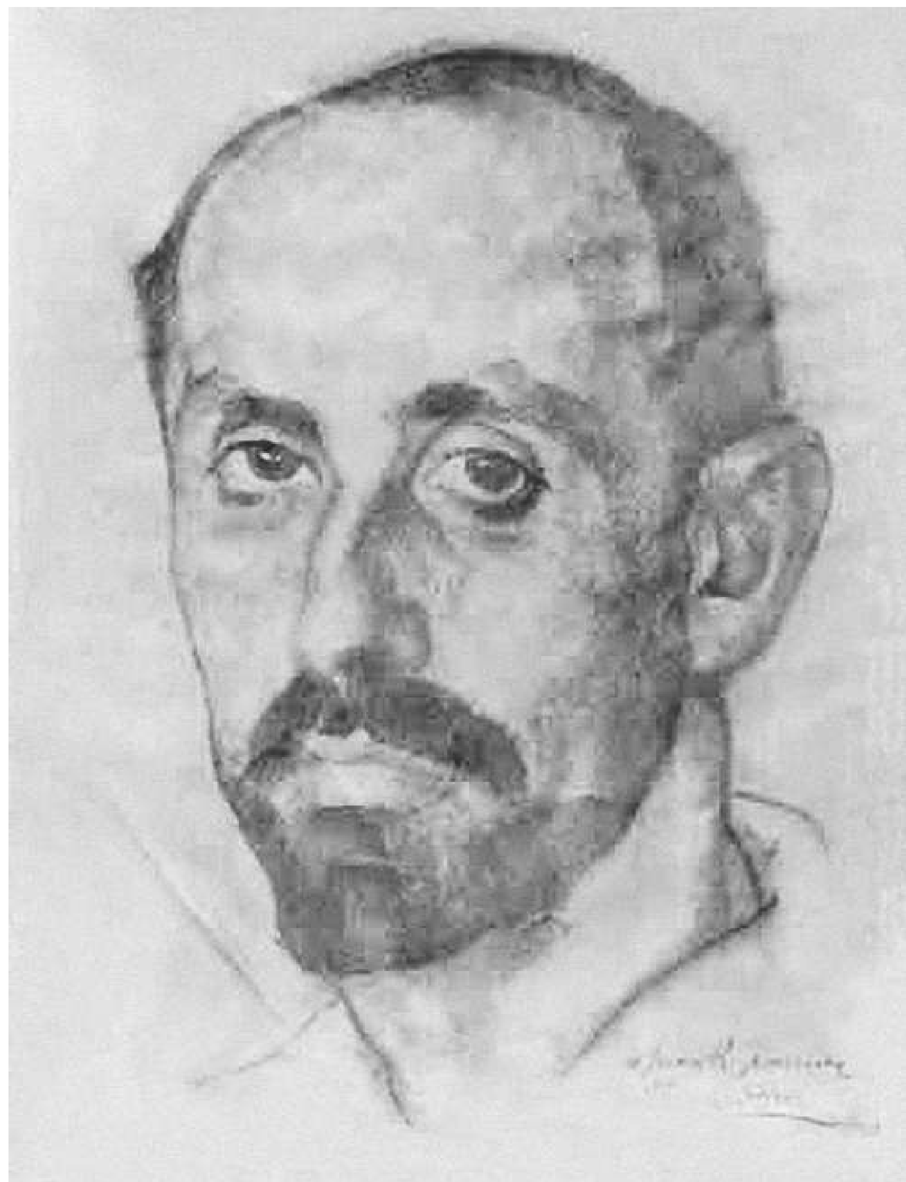
14岁左右的希梅内斯



17岁的希梅内斯



19岁的希梅内斯



32岁的希梅内斯



老年的希梅内斯



希梅内斯的母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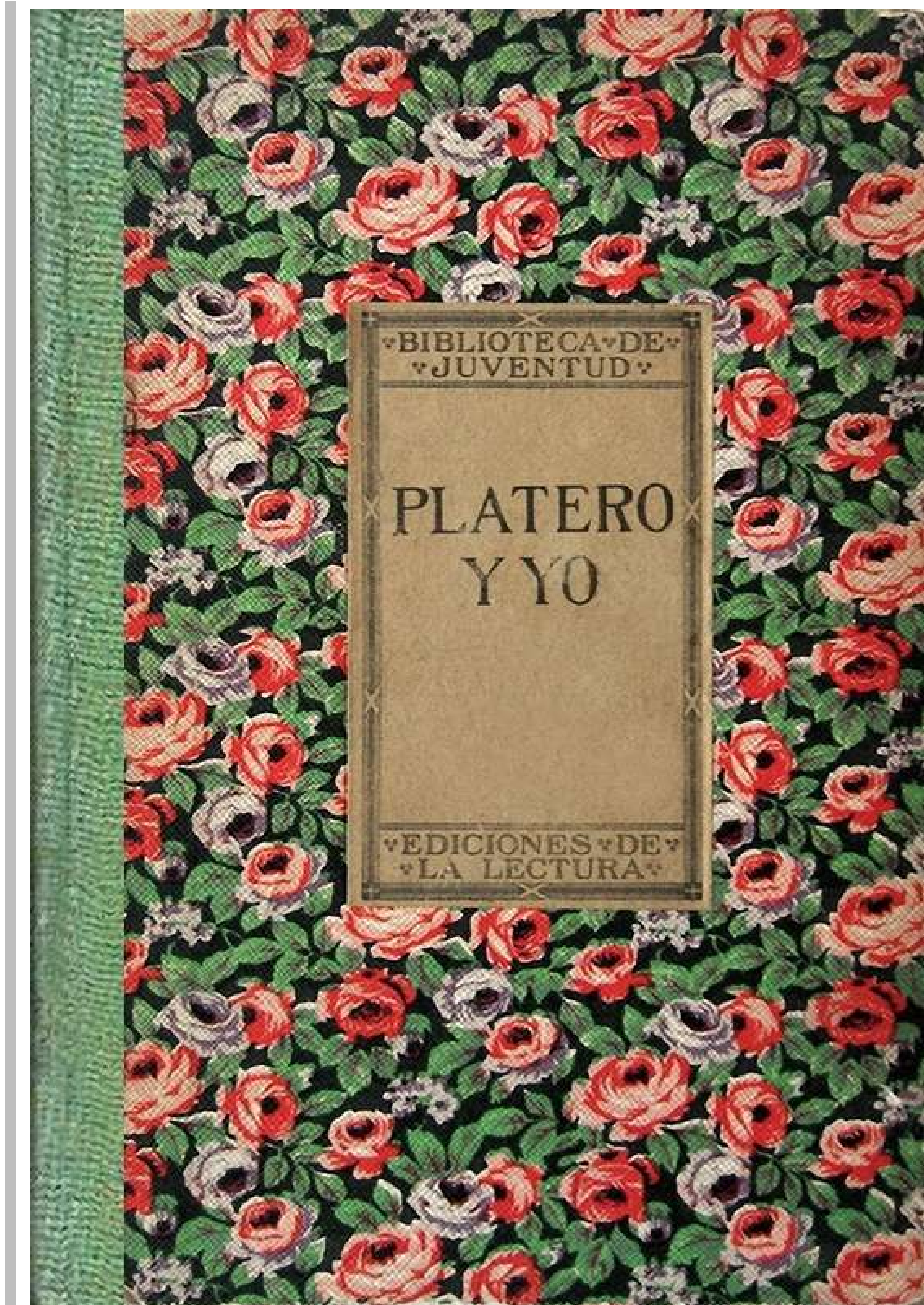

诗人时代的松泉屋


蓝天下的松泉屋



暮色中的松泉屋

诗人画笔下的松泉屋



《银儿与我》1914年第一版

OBRAS

DE

JUAN RAMÓN JIMÉNEZ

PLATERO

Y YO

(1907 — 1916)



BIBLIOTECA

CALLEJA

《银儿与我》1917年完全版

（本书译自《银儿与我》完全版。全书逐章附注谷歌对照地图，共计地标二百二十有余，请见本书译言古登堡项目。）

作者简介

胡安·拉蒙·希梅内斯，西班牙著名现代诗人，毕业献身于文学创作，著有诗集20余部。诗艺早在1900年即受肯定，1920年执西班或语诗坛牛耳，1956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，奠立其世界文学巨擘的地位。

作品简介

《银儿与我》，与《小王子》并称“童话”世界的双璧。《银儿与我》、《小王子》和《夏洛的网》是20世纪的三大心灵读本。译言古登堡典译版《银儿与我》最诗意的中文版。

序儿

一些人以为，《银儿与我》这本书，是我为小孩子而创作，是一本小孩子的书。其实不然。

1913年的时候，《读书》[注]知道我正在撰写这本书，就求得最田园诗情的一组文稿，提前发在他们的“少年文丛”。[注]我的想法临时而变，于是有了下边这段序语：[注]

注意了，那些为孩子读起本书的大人——

这本小书中，快乐与痛苦就像银儿双生的耳朵。这样的文字，这样的写作，是为……我哪里知道那是为了谁！……为每一位抒情诗人，为之而写作的那些人……现在它们要呈现给孩子，我不删去一个词儿，也不添加一个逗点。就这样！

“有孩子的地方，”诺瓦利斯[注]说，“就有黄金的时代。”这黄金的时代，就像一座天降的心灵之岛。诗人的灵魂在岛上驻步流连。他们在那里找到种种所爱，他们的最大愿望是永远不离开。

天赐之岛，生气之岛，幸福之岛！这孩子的黄金时代！在我生命——苦与痛的大海中，我总能找到你。你吹我柔风，送它琴音，高入层霄，有时候还没情由。你仿佛宛转云雀，在白色晨曦中颤鸣啾啾！

我从没有，也不会为孩子写什么。因为我相信，一本书大人能读，孩子们也能读。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想得到，某种例外还是会有。男人女人之类的书，就是这样的事儿，还有啦……

胡安·拉蒙·希梅内斯

---

1. 《读书》杂志由西班牙作家弗朗西斯科·阿塞瓦尔创编，存在于1901-1920年间，是那个时代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刊物。
2. 《银儿与我》第一版由《读书》杂志于1914年推出，完整版则出版于3年后的1917年。
3. 这段引文是1914年第一版时的序言。
4. 诺瓦利斯（1772-1801）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，主张经由相通的人

性创造“新的黄金时代”。他认为诗歌真正值得追求的是“一切神秘的、奇妙的、童话般的东西”。

银儿与我年谱

1881年（0岁）

1881年，12月23日夜12点，莫格尔河岸街2号，希梅内斯出生。希梅内斯认为，也多次说到自己出生于平安夜。希梅内斯是家中的小儿子，他有两个姐姐（伊格纳西亚和维多利亚）、一个哥哥（欧斯塔基奥）。希梅内斯的爸爸则有七兄妹；第一位妻子是一位著名诗人的侄女，生前育有一女伊格纳西亚。

他的爸爸，维克多·希梅内斯（1828-1900），金色头发蓝色眼睛，来自西班牙北部的洛格罗尼奥。他的妈妈，贞·曼特孔（1849-1928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，算是莫格尔本地人。两人结婚于1877年。

1885年（4岁）

希梅内斯在多米蒂娜和贝妮塔的米妈园发蒙，一年后进入小学。他喜欢看万花筒，还喜欢透过家里黄色的玻璃门。他不喜欢丑陋的东西，死的东西常常吓坏了他。

1886年（5岁）

希梅内斯进入莫格尔的圣何塞学校读小学。他性格内向而安静，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。他喜欢做白日梦，喜欢捕捉身边的美丽。

当时的西班牙教育体系分为三个层次：小学（包括初小与高小，前者为免费义务性质），中学（同时也可以兼具职业教育的功能）和大学。学前的幼儿教育，则随家长自由选择。

1887年（6岁）

希梅内斯搬家，并生活在新街。这条街现在命名为希梅内斯街，诗人的家也成为纪念馆。这是一座两层小楼，开着宽大的窗口。中间的长阳台，希梅内斯常在那里看星星。

希梅内斯继续在圣何塞学校读初小，直到完成高小学业。起初，他就读于布尔戈斯·梅佐街，由两位老师执教。这条街得名于20世纪初的一位政治家，在诗人那个时代叫做“秧鸡街”。后来上课的地方改到磨坊街，换了两

位老师。

1891年（10岁）

9月，希梅内斯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。9月25日，入学考试后，希梅内斯升学至韦尔瓦中学，前后学习两年。当时，这所学校只单单地称作“韦尔瓦中学”。现在的莫格尔，历史最悠久的小学，是成立于1953年的佩德罗·阿隆索·尼诺小学。

这一年，希梅内斯认识一个名叫珀皮塔的女孩，情窦初开。

1893年（12岁）

同他的哥哥一样，希梅内斯就读于加的斯圣玛丽亚港的耶稣会学院，以攻取文凭。他在学校的大墙内生活了四年，敛朴而好学的习性由此养成。在这座港城，他和同班同学费尔南多·比利亚隆，一位农民诗人，一起捣过许多蛋，做下许多恶作剧。著名的荒诞派剧作家穆尼奥斯·塞卡，是他的另一位同窗。

希梅内斯成绩优异，但是非常厌烦课堂生活。他在书本和笔记上画画涂鸦。他最喜欢修辞课和诗学课。14岁时的他，已经读过两位后浪漫主义诗人——塞维利亚的贝克尔（1836-1870）与加利西亚的女诗人罗莎莉亚（1837-1885），并开始涉猎西班牙和法语经典。

1896年（15岁）

这年夏天，他爱上一个名叫布兰卡的女孩，并向她求爱。这个女孩，因为是希梅内斯姐姐男朋友的妹妹，所以和他姐姐走得很近。这是他的初恋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喜欢一个名叫玛莉娅的女孩。

希梅内斯中学毕业，并按照父亲的意愿，在九月的时候进入塞维利亚大学学习法律。希梅内斯从小就对艺术和绘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在大学学业的同时，他进入加的斯画师萨尔瓦多·克莱门特的绘画班，学会了静物、风景和肖像画。

希梅内斯经常参加一些诗歌活动，并对诗歌写作产生了兴趣。15岁这年，他在塞维利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，行文中带有诗歌《月台》。这是希梅内斯登刊的第一首诗。诗歌写一个疯子，在月台上永远等着那不存在的儿子。

在塞维利，希梅内斯再次坠入爱河，爱上了一个女孩的美丽与个性。这是一个波多黎各女孩，名叫罗莎琳娜。

1898年（17岁）

希梅内斯从大学退学，立志投身诗歌。他回到莫格尔，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是《瓜希拉》。1899年，他在散文中发表另一首诗歌。

1900年（19岁）

希梅内斯受邀前往马德里，出版第一部诗集《紫色的灵魂》。5月，这位不羁的诗人因厌倦返回莫格尔。7月，在大家熟睡的时候，希梅内斯的父亲死于心脏病发作。

1905年（24岁）

希梅内斯再次返回莫格尔，并居住至1911年。

希梅内斯一家生意破产，卖掉了新街的住所，搬进磨坊街5号他伯父的一处简朴房产，一直住到1912年。希梅内斯压抑而又孤独。孩子们戏弄他，叫他“疯子”。他甚至存在自杀倾向。

“银儿与我”在诗人的直觉中出现。

1906年（25岁）

希梅内斯开始创作《银儿与我》。主要的创作工作于1907至1916年间完成。1914年出版“儿童版”，选诗63篇，副题为“安达卢西亚的悲歌”。1917年，《银儿与我》出版完整版，共计诗作138篇。

在这些日子里，孤独、伤痛的希梅内斯，曾经两度住进疗养院。他也一直与一些女性保持精神或肉体上的关系。1911到1912年的一段时间，希梅内斯在莫格尔的家中，留下了不少情欲恣肆的诗歌。这些诗作，在诗人离世后很久，被结集为《爱之书》出版。

1913年（32岁）

希梅内斯成为官方认可的诗人。希梅内斯认识了另一位波多黎各姑娘塞诺比娅（1887-1956），并爱上了她。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，曾经在韦尔瓦工作。她则在1909年、1910年的时候，在韦尔瓦生活过不少时日。

1916年，两人结婚于纽约。

1914年（33岁）

《银儿与我》首次出版，为诗人带来国际性声誉。认真说来,书中的“银儿”，其实不是某只特定的驴子，而是诗人家乡对这一类驴儿的虚称。全书的故事大致发生在一年之内，起于春天也止于春天。

1956年（75岁）

希梅内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三天后妻子病逝。两年后，诗人也离开人世，同妻子合葬于莫格尔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诗人曾经想把《银儿与我》继续写下去。

第一篇
银儿

银儿个小，毛茸茸，光溜溜。它柔软模样，说来仿佛棉花一朵。整个儿，没有一根骨头。唯有它双眸剔透，硬如宝石。那又像两只黑色甲虫，爬上水晶光亮。

我放开绳子，它跑上草地。那嫣红、洗蓝，还有澄黄的小花间,它用鼻息触一触,用嘴吻弄一弄,一嗅就闪,漫不经心……

我亲声呼唤：“银儿呢？”

它又快活满蹄，笑我一般；踩着小步，跑回我的身边——嗒嗒声里，我已不知，什么铃铛最美……

我喂它什么，它就吃什么。它喜欢,蜜橘颗的灿黄，葡萄串的晶莹，喜欢所有果肴如琥珀。它还喜欢，烂紫的无花果，喜欢无花果上，欲凝似滴的漉漉蜜露……

它憨憨可亲，像个男孩；又楚楚动人，像个女孩……但是它，内心刚强又坚贞，就好似石头一锭。

星期天，我骑上它，穿过镇里最后的小巷。田野之中，那些一身利落，两手闲慢的人呀，总会久久打量它，随口说出一句，安达卢西亚的乡音：注

“铁打的咯……”注

我的驴儿，什么浇成？注

海青的钢，月亮的银。

---

1. 《银儿与我》描述的是诗人家乡，安达卢西亚小镇莫格尔。莫格尔离大西洋大约40英里，曾经是繁荣的港口；但是在诗人那个时代，河道已经因泥沙淤积而不再能够通航。1492年，哥伦布一度从这里扬帆出海。小镇临水的一侧聚着水手，背陆的一边住着果农。诗人的父亲是一位葡萄园主，一位葡萄酒商。

2. 本书各篇常常出现诗人的家乡话。这些方言，即使是西班牙母语读者，往往也不易理解。

3. 原著书题为Platero y yo，有一韵宛转之妙。

第二篇
白蝴蝶

夜如紫衣，袭雾而落。

教堂的钟楼后，流光朦胧，仿佛绿染锦葵花朵。

一条路，影子浮满，草香淌过。在脚蹄下，蹭蹭上升。铃铛响得紧，洒了一地，倦意和渴望的歌。

突然间，一个黑色的人。

倏忽明灭里，烟火的光，照红一张难看的脸。他头顶便帽，手持铁插，从煤袋堆尽的，一间破屋底，向我们走下来。

银儿吓住了。

“走的啥？”注

“您看……白蝴蝶……”

这个人，要把铁插子，扎进我的大驼篮。我没有阻止，也没有躲闪。我拉开褡裢，他啥也没看见。精神的食粮就这样，自由无碍，纯真一派，注半文不捐过了关……

---

1. 这句话是莫格尔本地方言。当时城镇于入口设置关卡，对输入的货物进行抽税。收捐人一般守在路头的小屋里，尺长的铁插是他们检查货物的工具。

2. 这句话是说自己没有机心，没有同守卡人花言巧语耍花招。

第三篇 夜戏

小镇的暮色里，我和银儿两个，像冻上了霜，望着干涸的小河，走进陋巷中如紫的暗黑。注

一群穷孩子，假装着乞丐的样子，玩起唬人的游戏。一个头顶破袋，另一个说，自己看不见。还有一个，一跛又一拐……

童年的脸，变幻又突然。刚才的乞丐，穿上衣服穿上鞋，吃了妈妈自己才知道，怎么弄来的东西，又仿佛王子一般。

“我爹有只银怀表。”注

“我爸有匹高大马。”

“我爸的猎枪，啪啪啪。”

银制的表，唤醒早起的人。猎枪再响，杀不死饥荒。一匹马儿，载的是穷苦和不幸……这时候，他们绕成了一圈。注

黑暗中，“绿鸟”的侄女，注一个外地的女孩，用那别样的嗓音，像一位公主，学着模样儿，弱声唱起动情的歌。那声音，宛如带露的水晶，在夜色中串串撒落：注

我啊，就是啦，

奥雷伯爵的小寡妇……注

是呀，是呀！穷孩子在歌唱，在梦想！你们萌动的青春，很快就会像春日的美好，戴着冬日的面具，乞丐般，吓你们一跳。

“走吧，银儿……”

---

1. 红河流经莫格尔入海，因颜色得名。淤积下的红河，滩涂连绵，沟道纵横。

2. 早期的手表主要流行于女性。一战时，战场的士兵发现它比怀表方便，从此手表逐渐取代怀表的地位。

3. 这是下边这首民谣表演时的开场式，表演的女子一人独立于正中央。它与十九世纪时不再流行的五朔节花柱仪式有些类似。节日中的人们围绕花柱舞蹈或嬉戏，花柱象征着神与女神的合一。

4. “绿鸟”又音译为巴哈罗·贝尔德。

5. 这首民谣表现了女性对爱情的勇敢追求。

6. 这首古老的民间歌谣版本众多，这是它的开场白。这句话常常是独白而不是演唱。

第四篇 日蚀

我们的手，不觉中收进了口袋。注

额头上感到，凉凉的，薄影片片扇过。就如同，走进一丛冷松林。母鸡一只一只，赶上搭梯要回巢。四望之下，原野上的绿色，在层层变暗，仿佛巨大的紫色帷幔，盖住了无边的祭坛。

看得见的白色，是啊，那远处的大海。

几颗淡白的星星，发着点点光。平屋顶的白色，也不再是白色！屋顶上的我们，不分好歹地，抢着嚷叫，闹着疯玩；在日食短暂的寂灭中，变得又小又黑。

看戏的双筒镜，长筒望远镜，深色瓶子，熏黑的玻璃片，都用来看太阳。人们站上阳台，爬上中庭的楼梯，登上谷仓的小窗，甚至攀上院子的栅门，从每一个地方看——那些地方，装嵌着或胭红、或粉蓝的玻璃块……

太阳藏起来了。就在刚才，漫天的金色光华，仿佛一朵繁花。万物两百、三百倍地，变亮又变大。但是现在，没有漫长的黄昏，虚暗的天地一瞬间，抛入了孤寂和可怜。

一切如同死过一般。

太阳先是，从一炉黄金，熔为了白银；又从一勺白银，化成了红色的铜液。天空下的镇子，仿佛一枚枚霉锈的小钱，注已锈到无从兑换。那些街道、广场和钟楼，注还有伸上山去的路，如此微末，如此凄凉！

下边院子里的，银儿不像是，一头真实的驴儿。那是另一只，不一样的，剪纸般的银儿……

---

1. 人在紧张或恐惧的时候，常常本能地藏起双手。

2. 原文是一只只小狗，化用了谚语“有钱能使狗跳舞”。这句谚语相当于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。

3. 诗人故居所在的那一条街，现在已以诗人为名。诗人故居最近的广场

是候爵广场，那里是小镇的中心。候爵广场得名于莫格尔的领主家族。圣母教堂位于候爵广场的对面。1788年大地震摧毁了教堂，但是它的钟楼还保存了下来。这座14世纪时的钟楼，如今已成为莫格尔的地标。

第五篇
夜惊

月儿跟着我们，又大又圆。

雪白的月光下，看得见，草野里睡意绵绵。黑草莓的黑影间，不知是什么黑山羊，依稀难辨……注

我们经过的时候，有人悄悄躲起来……栅栏边一棵大杏树，注杏花上的月光凝雪一般。那高高的树头，又好似白云结乱；在三月宛如伤痕的路途上，遮住射下的星光……

一丝刺鼻的橘香，湿答答，又静幽幽的……巫婆谷哦……注

“银儿，好……冷啊！”

银儿，不知道，是你还是我在害怕。它踢哩踏啦，几步跳进了溪流，踩在一块月亮上，踏碎了水中的波光。一堆玫瑰色的水晶，莹晃晃，颤巍巍，仿佛结成了网，要捉住银儿，跑过的脚步……

银儿缩起后臀，往山坡上奔，仿佛有人在追。小镇的温暖,已经远远感到，但是正在迎近的它，仿佛永远都不会到达……

---

1. 莫格尔是知名的草莓产地。
2. 这里所指应该是扁桃树，常常与杏树相混淆。
3. 橙子的形状和颜色，都能让人想起万圣节的南瓜鬼灯。巫婆谷是莫格尔附近的一个真实地名。

第六篇
米妈

如果你跟着，银儿——

其他的孩子，去上米妈园，[注]你也会认识ABC,也能横着竖着把字画。你懂得的，也会有，蜡像驴儿那样多。它的朋友，那大海的美人鱼，头上结着布花冠，一身玫瑰的色彩，金黄的肉感，在盈盈绿液里，从玻璃后游来。

银儿，帕洛斯的医生和神父，你也超得过。[注]

可是你，才四岁不过，就这样子五大三粗，笨手笨脚！什么样的书桌，才能让你写；什么样的椅子，才能给你坐？什么样的识字本，什么样的鹅毛笔，才能够你用？什么样的地方，让我说，才能拉着圈儿唱信歌？[注]

不要去，银儿。那个堂娜，多米蒂娜——[注]

一副黑拿撒勒的行头，浑身的紫色，金黄的衣带，[注]就像那，卖月鱼的“鳊女王”——只怕会罚你，在院子的角落里，那棵蕉树下，跪上两小时；要不然，长条子干又韧，狠狠抽手心；再不是，吃掉你，午点中的榲桲膏。[注]甚至哦，在你的尾巴下，点上纸一把，你那耳朵红彤彤，火辣辣，就像耕头的儿子，看着大雨就要下……[注]

不要，银儿，不要去。还是跟着我。

我教你数星星，认花朵。没人笑你小笨孩，没人戴你，他们叫的，仿佛你就是的驴帽儿。[注]那顶帽子上，一层蓝的圈，一圈红的圆，装上大你两倍的长耳朵，活像河上的船儿画了眼。

---

1. 原文的音译应该是“米嘎”，相当于现在的托儿所。20世纪初，百姓的学龄前儿童一般无人照管，到四岁的时候才送入“米妈”。这个词可能来源于“面包屑”或“朋友”，因为米妈园的老师被视为是孩子的朋友，而面包屑这样的食物一直是婴幼儿的主食。
2. 帕洛斯位于红河入海口，与莫格尔紧紧相邻。哥伦布的首次远航从这

里出发。

3. 这里的“信”指信经。信经的本义是“我信”，相当于一种简明的信仰纲要。

4. 堂娜是女性尊称，男性为堂。这里指“米妈”老师。1885至1886年，诗人由多米蒂娜发蒙。

5. 原文为“天父·耶稣·拿撒勒”。这尊“黑拿撒勒人”，是真人大小的黑色耶稣木塑像。木像紫衣黄带，制作于1606年，如今供奉于菲律宾。

6. 这里的“午点”是一种西班牙便餐，时间位于早餐与午餐或午餐与晚餐之间，类似于早午餐或下午茶。榅桲有爱情果之称，极似木瓜也常常误作苹果。榅桲果膏是一种传统甜点，用糖水慢煮而成。

7. 耕头为土地所有者所雇，代为管理农场的农耕事务。

8. 驴帽是一种圆锥形高帽，起源于12世纪。它常用于课堂惩罚，让不守规矩的学生戴着站在墙角。

第七篇 疯子

身上，黑颜色的袍衣；下巴，拿撒勒人的胡须；注头上再一片，乌漆漆的浅帽子。胯下骑的却是，澄灰柔滑的银儿。我弄出来的模样，真的是古而且怪之。

我穿过巷尾巴，要去葡萄园。两旁的石灰高墙，阳光刷白一旁。吉普赛孩子，毛发乎乎，皮肤溜亮。几层破衣服，有绿有红还有黄。肚皮在外边，紧绷绷的，就像面包烤炉上。他们在后面追，拖着长长的嗓音，一路在尖叫：

“疯子！疯子！疯子！”

……田野就在身前，抬眼间，已经转绿一片。额头无边的天空，明净得，就像啊，烧了一把湛蓝的火焰。我的眼睛——离我耳朵的世界，原来这么远！它们在，高旷中洞开。在满望的宁静里，莫名的安详，汩汩流进我的双目，流进美妙而神圣的恬谧。

它们无尽地，流向了地平线之外……

高高的，小镇那边，打谷场上，尖厉的叫喊，哑沙沙的，模糊不清，断断续续，已经累了，让人厌烦，还在远远的，一直传来……

“疯——子！疯——子！”

---

1. 拿撒勒人禁止剃须，但拿撒勒人耶稣是短胡须的形象。“拿撒勒人的胡须”指的就是这种短卷的胡须款式。

第八篇
犹大

小子，别怕！怎么啦？

来吧，镇静点。傻瓜，那是在杀犹大。[注]

没错，他们在杀“犹大”。一个架在金山，[注]另一个在中在街，[注]还有一个，是镇府往日井那边。[注]

昨天夜里，我看见他们，在黑暗中，从露台的挑檐，一根无形的绳子，跌坠而下，仿佛被什么，超自然的力量，定在了空中。破旧的，宽边帽；妇人的，无袖衫；部长大人的假面，还有吊钟状的裙撑，[注]就那样混搭在一起，支在寂静的星光下，诡异而且非常！

几只狗望着他们，叫个没完，一步也不离开。惊疑的马匹，死活不愿意，从他们下边走过来……

银儿，现在钟声正在说，大祭坛的帘纱，已经扯开。[注]镇里的枪响，我在想，没有哪一发，不是打在他的身上。这么远，都能闻到火药的味道。一枪，又一枪！

……只是在今天，银儿，犹大已经是，那些议员、教师、法医、税吏和镇长，还有接生婆。在这圣周六的清晨，[注]这春日下的晴光，在这荒诞的幻觉里，这无用的虚扮中，所有人都变得孩子一样，怯生生端起猎枪，向那个，恨死了的人开火。[注]

---

1. 这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独特传统。在复活节前夜，当零时的钟声宣告耶稣复活，人们便开枪击杀叛徒犹大。“犹大”是穿着衣服的稻草人，置于高高的木杆上，枪弹打烂后再放火焚烧。
2. 莫格尔镇发源于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庄园。罗马人在高处建起了卫塔，并称之为“金之山”。如今，那里成为小镇顶部的广场，得到了“金山”的名字。
3. 符合语法的表达应该是“（在）中间街”，但是地名之类往往避免这样的

称法。

4. 在古时候，城镇当局常常掘井为居民供水。莫格尔的这口井位于小镇中心。

5. 这种裙撑发明于西班牙，而后风靡欧洲。

6. 基督教的早期，常常用帘纱覆盖祭台，以示神圣仪式的开始。后来，在基督教的仪式中，掀开祭坛上的祭礼布（不是帘纱），往往也象征着信徒礼仪的开始。

7. 圣周六也即是复活节的前一天。

8. 复活节定在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。

第九篇
无花果

黎明时分的层雾，生生逆人。这对无花果有好处。六点钟，吃果的我们，就动身去富庄。

那是一棵百年大树。

灰白含光的躯干，与一地寒阴缱绻相连，仿佛夜睡中的她，在浅浅的裙下，露出肥腴的腿段。那宽脉大面的叶子，亚当和夏娃，遮过羞的叶子，露珠儿挂上薄纱，洗白了绿甲。

一丛丛柔嫩的，葱茏深处，那低垂的翡翠间，看得见晨光，每一刹那，才一转眼，都在东方染红，那无瑕的纱缦，都绚乱地烧，一层层烂。

……我们发疯地跑，看每一棵无花果树，谁先碰到。

罗茜约和我，怦怦的心，吐着气笑，把第一片叶子，抓住了。“你摸这里。”她拿起我的手，用它的掌，按在她的心口上。那青春的胸脯，充起又收下，仿佛一道，被俘虏的细波浪。

早也知道，阿黛拉，她快跑不动了。她胖胖的，个儿又小，远远地，就生着气。我枝带着叶，为银儿拉下，几丫熟透的无花果，一捧堆放在，那老劲的根座上，生怕烦了它。

阿黛拉泪在眼里，笑在嘴边。她的笨拙气恼她，一梭无花果，噼里啪啦，已经开始砸。初季的果子，又重又硕大，在我额上打开花。我和罗茜约，只好以牙还了牙。

喊叫声里，无花果一颗颗，从鼻子头，衣袖上，还有后颈窝，没有完地落。我们眼睛吃的，比嘴巴还要多。那一些横着抛，斜着掷，飞进了晨气清爽的，葡萄园一角。

可是，银儿挨了一颗，在疯狂中,也成了靶子。倒霉的银儿，动不了手，还还不了口。不过呢，我和它是一伙。于是一阵狂雨，划向明净的天空，柔软带着蓝色，从四面八方，像霰弹一样疾射而过。

泥地上的女孩，在沮丧和疲惫里，露出两份的笑，最后忸怩着，还是投了

降。

---

1. 富庄是莫格尔镇外的一座古老农庄。
2. 罗茜约是诗人侄女。
3. 阿黛拉是诗人侄女。
4. 无花果一年两熟。

第十篇
天使祷

银儿，你看啦，那么多玫瑰，正在满天空飘落。蓝色的玫瑰，白色的玫瑰，还有玫瑰无颜色……其实可以说，那天空，化成了玫瑰一朵朵。你看啦，多少瓣，积满我的双手，还有肩头和前额……这么多的玫瑰啊，要我怎么做？

这些柔嫩的花物，你也许知道，它们从哪里来？可是我，什么也不明白。一天天，大地上的风景，变得柔媚而温情，就像弗拉·安吉利科的画作上[注]——他跪着去画那天堂。

这些玫瑰花，给世界轻轻涂上，红的颜色，白的颜色，还有蓝的颜色……玫瑰花，一朵又一朵，一朵又一朵，越染越多……

你会感受到，这些玫瑰，从七重天外的伊甸园，向着大地撒来。它们是，雪花带着温暖，苍茫扬起色彩。那一天的花瓣，停在钟楼，落在屋顶，结在树头。

你看，这粗犷的世界，因为它的粉缀，变得精致而又娇柔……玫瑰花，一朵一朵又一朵，一朵一朵又一朵，越飘越多……

银儿，当天使祷响起，[注]我们的肉身，仿佛失去平日的力量。另一种内在的力量，更高贵，更永恒，更纯净。整个世界，都在天堂的光芒里，升上灿烂的星空，在玫瑰的花海中闪烁……

一朵一朵，一朵又一朵的玫瑰……我温驯的银儿，你自己看不见的，望着天空的眼睛，就是两朵美丽玫瑰。

---

1. 弗拉·安吉利科（1395-1455）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。安吉利科只为教堂创作宗教题材，作品纯净而富有诗意。这里所指可能是《最后的审判》这样的画作。
2. 天使祷原文为三钟经（Ángelus），本义为“天使”。它默念的经文只有10来句话。每天早上6时、中午12时和下午6时进行，并鸣钟以示信友，因以得名。

第十一篇
临终地

如果你死在我前，我的银儿，你不会装进宣报员的推车，注扔到茫茫的海边泽滩，不会丢进山路外的深谷,就像其他的驴子，那么的可怜，就像马儿和狗，没有人疼爱。

你不会，在乌鸦的嘴下，肌骨光光，血肉模糊，就像胭红的太阳，打上刺一般的船柱。六点的班车上，赶往圣胡安车站的商旅，注都看见你丑陋的景象。

你不会，身上僵硬，腹中胀气，躺在烂蛤涂地，腐臭的水沟中。秋日里，星期天的午后，郊游的孩子，到松林去烤松子吃；冒失而好奇地，攀着树枝，探出坡崖边，被你吓傻了眼。

安心过活吧，我的银儿，我会埋你在，那座松球的果园。注

那一棵松树，又大又圆，是你深爱的地方。注在它脚下，生命的宁静和欢欣，又回到你的身边。男孩子，在你一旁玩耍；女孩子，坐在椅上做针线。

你会懂得，孤独送我的诗篇。你会听到，橘园里，洗衣姑娘的歌声。辘辘的水车，为你永恒的宁静，打起欢乐和清凉。

每一年里，红头的金雀，黑尾的黄雀，还有黄澄澄的绿翅鸟，在生意长存的树梢上，编织一顶顶玲珑的音乐屋，盖在莫格尔无尽、不变的蓝色天穹，搁在你恬然的睡梦中。

---

1. 宣报员是市镇中宣报政令之类的差吏。
2. 圣约翰在西班牙语中为“圣胡安”。圣胡安港与莫格尔隔河相望，其铁道线始建于1867年。
3. 这座“松果园”本是农场的一座园舍，叫做“松泉屋”。
4. 松泉屋旁是疏落的松林。这棵松树位于房舍右前的空地上。

第十二篇
刺儿

踏进马草场，注银儿一跛一跛。

我翻身落地："小家伙，怎么啦？"

银儿微微地，抬起右边的脚，露出了蹄叉。注没有力，失了重，一只蹄甲，半点着滚热的路沙。

不用怀疑，你那医生，老达尔朋的关心，没有我的大。我折过它的脚掌，查看那发红的蹄叉。一颗橘树的，绿韧长刺，扎入它的身体，仿佛圆刃的，碧玉匕首一把。

银儿的痛，颤动我的手。我拔出那颗刺，牵着可怜的它，来到百合黄花的溪边。淙淙的水流，用它纯净的长舌头，舔着银儿的伤口。

我和银儿，一前一后，走向白色的大海。

它仍然一跛一跛，温柔地顶我的背，拱我的腰……

---

1. 马草场是当地地名，位于莫格尔附近。
2. 驴马等动物的蹄叉是病症的易发部位。

第十三篇
燕子

燕子回来了，银儿。

黑溜溜，活泼泼，土灰土灰的巢，结在马约圣母的像架上，注也接受着永恒的敬仰。注但不好，它们似乎害怕了。我想这一次，可怜的燕子也错了，就像上周日有蚀，母鸡一群群，两点就往窝里跑。

今年的春天，妖媚地撒着娇,早早起了身；但是哆嗦中，还得把生嫩的裸身，重裹进三月的云床。那橘园里，玫瑰的初蕾，未有开放就已凋零，看着好叫人心伤！

银儿，燕子就在那边。

几乎听不见，她们正呢喃声声。在往年，当第一天到达，她们就会四下探看，到处呼鸣。不尽的絮语，在颤鸣里，仿佛涟漪阵阵。

她们告诉花儿，在非洲看到的神奇。她们两次飞越大海。身子伏在水上，翅膀就是风帆，或者抓住，高高的桅索和船缆。它们飞过，一次次日落，一回回黎明，无数的星夜……

现在，她们不知所措。飞在空中，失了声音，没有方向，就像路上的蚁群，被某个孩子踏了一脚。她们不敢到新街上，注像抽在天空的鞭子，拉起又掠过，再直直跌落，最后还闪一个花身。

她们也不敢，飞入井里的泥巢；不敢停在话线上，好似书包那常绣的花样。白色的瓷瓶，注正拉着北风，刮得电线呜呜作响……

她们会冻死的，银儿！

---

1. 马约山圣母像是莫格尔的保护神。它安放于马约山寺院，距离莫格尔两公里。
2. 西班牙城镇都供奉着自己的圣母像，并以之为守护神。春天的时候，本地的四方民众会群集朝圣，并抬着圣像绕小镇游行。这就是极为隆重的朝圣节。

3. 诗人一家在新街生活了18年，其故居被辟为纪念馆。

4. 电线杆上的绝缘子俗称瓷瓶。

第十四篇
厩舍

中午，我去看银儿。

十二点，一束透亮的太阳光线，把背上柔软的银色，烧出硕大的金色斑圈。它的肚皮下，地面在凉阴里，隐隐发绿，染得翡翠一片。破漏的老屋顶，流亮的光点泻出来，如火，也如币。

迪亚娜懒懒安躺，已从银儿的腿脚间，舞着步子跑过来。它双脚搭在我的胸膛，要用粉红的舌头，舔在我的嘴儿上。

好奇的母山羊，趴上最高的槽头，一副女性的优雅模样，朝我弯起俊秀的头颅，看了这旁看那旁。

那个时候，我进去之前，银儿已经呼噜噜，向我扬声在唤鸣；那一根缰绳，想要挣脱，用着劲儿，跃跃又高兴。

天窗里，一道珠玉的彩虹，从穹顶射落。我循着阳光而上，一时间，仿佛从如诗的田园，升往瑰丽的天堂。最后，我踏上一块石头，看见原野，仿佛在远方。

惺忪的花朵，正在熊熊盛开，燎动绿色的原野。一方澄澈的天蓝，镶嵌在斑驳的墙壁间。还有一阵钟声悦耳，刚刚听到，懒懒传来。

第十五篇
阉驹

它，一体的银亮，乌黑里闪着殷红，茵绿和水蓝，仿佛金龟子擦了甲，仿佛乌鸦洗了羽。两颗焕新的眼睛，时不时流出，胭红的活泼火焰，就像侯爵广场上，卖栗妇拉莫娜，那炒锅里的模样。

它勇士一般，踩过花编道的黄沙土，踏进新街口的铺石路，注一阵碎蹄敲打，急似声声短步！它千钧细腿，一颗娇小头颅，纵如飞燕，驰若逸蛇，又奋似怒虎。！

它神气十足，跨过酒馆的矮门。注红色的阳光，打在城堡之上，注炫得那一道门，在海船一般的，暗影深处，比它还要黑乌。它随着步走，这里那里嗅一嗅。

它跳过松木，越过门槛，兴冲冲，闯入绿色的庭院。院子里，母鸡、鸽子和麻雀，一下子轰然扑鸣。四个男人，彩色的汗衫上，毛茸茸，胳膊儿交叉，正等在那里。

它，被赶到胡椒树下。

短短的，粗暴的搏斗后，他们亲热地，瞎着抓摸，紧紧逼近；然后突然间，把它掀在粪堆里，一齐压上去。达尔朋完了事，它那凄怆、迷人的丰采，已随着风，化了空气。

你有美不用，它必随你同葬。

美而且用之，你因遗命不亡。注

——莎士比亚对朋友，如此说。

这是一匹，成年的小马驹。怯巍巍，汗淋淋，虚弱而又悲伤。只有那么一个人，拉它站起来，盖上一条毯子；然后牵着它，慢慢地，顺着街道走去。

可怜云朵虚浮，昨日还电光火热，劈如硬石！

它像一本散了页的书。脚步落不到地上，蹄铁和石块间，仿佛刚刚隔开什么。它的生命，失去了理由，像一棵树，连根拔起；像一个初身的记忆，

留给了这美好，又野蛮的春晨。

---

1. 花编道与新街首尾相贯，是进入莫格尔的主干道。著名的耶稣教堂就座落在这里。当初修建的时候，教堂还位于城区之外，离河道并没有多远。
2. 这间酒馆的历史早至十八世纪。
3. 莫格尔城堡的修建可以追溯至罗马人。
4. 这段引文，出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四首之末。该诗旨在催促友人结婚生子，而不要浪费自己的美。在莎翁作品中，“用”这个表达常常包含着性意味。遗命，借指所生育的后代。

第十六篇
对面的房子

小的时候，银儿，家对面的房子，总让我着迷！

最初是在河岸街，注打水工阿雷布拉的小房子，朝南的院儿总是阳光满满，金色一片。我爬上墙头，从那里，去看韦尔瓦的远。注

有几次，我得着话进去过,短短的一阵子。那时候，阿雷布拉的女儿，看起来像个妇人，现在已经结了婚。我感到，她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。她亲了我,拿给我几个酸橙……

接下来是新街，后边叫做卡诺瓦斯街，注再后边还叫胡安·佩雷斯修士街。注街对面是堂何塞，那位塞维利亚糖果商的房子。注他金色的羔皮靴，照得我双眼花乱。

他的院子里，种着龙舌兰。叶尖上，顶起一个个空鸡蛋。注前厅的木大门，画的是黄色的金丝雀，还有海蓝的长条纹。有时候，他过来我们家。我的爸爸给他钱，他却老是说他的橄榄园……

堂何塞的屋顶上，是一棵胡椒树。从阳台这一边，我看得见，树上站满了小麻雀。那可怜的胡椒树，摇动我童年的多少梦！两棵胡椒树，我从没有弄混过。一棵从我的阳台，看见一梢的阳光，一树的风。另一棵，看见它的树干，在堂何塞的院子中……

我家的栅门里，我家的窗户口，我家的阳台上，那对面的房子，寂静的街头，无论是明媚的午后，还是午睡时的雨中，每一天，每一小时的，每一丝小小变化，都给了我无穷的乐趣，非凡的魅力！

---

1. 诗人出生于河岸街，4岁后搬家至新街。这里曾经地处要津，但随着航路的衰败，车路与铁路的发达，便不再那么当道。
2. 韦尔瓦是韦尔瓦省的首府，与莫格尔隔河相望。如今韦尔瓦及其周边小镇，被称作是“哥伦布之地”。
3. 卡诺瓦斯（1828-1897），西班牙伟大的政治家，六次出任首相，最后死于刺杀。

4. 佩雷斯修士曾经是女王的忏悔神父。在他的请求下，哥伦布终于得到女王的支持。修士的修道院，位于莫格尔不远的帕洛斯。

5. 塞维利亚是安达卢西亚首府，传说中《唐璜》的故事背景地。

6. 这是一种园艺艺术，有人甚至将蛋壳涂上颜色。

第十七篇
傻孩子

从圣何塞街回来，[1]那个傻孩子，总在他的家门口，坐着他的小椅儿，看其他的人，来来去去地走。

可怜的孩子很多，他是其中一个，生下来，不会说话，不可爱也不优雅。他自己，过得快快乐乐；但是看的人，心里却难过。他是，他妈妈的一切；可是对别的人，他不是什么。

有一天，当黑色的恶风，从白色的街道刮过，那个男孩子，在他的家门口，就再也没见过。一只鸟儿，在空寂的门槛上，唱着歌。

我想起了库罗斯，[2]一位父亲，还是一个诗人。当他失去了孩子，他向加利西娅的蝴蝶追问：[3]

金翅儿的，蝴蝶蝶啊……

春天又来了，我想起那个傻孩子。

他从圣何塞街，去了天上。

他坐着他的小椅子。身边是，独一的玫瑰和芬芳。他用再一次，睁开的眼睛，看着金色的光芒，在天空里来来往往。

---

1. 圣何塞即英语中的圣若瑟，他是耶稣的养父。
2. 库罗斯（1851-1908），西班牙著名诗人，出生于加利西亚。这句诗引自他的诗篇《唉！》，蝴蝶象征他两岁离世的儿子（1879）。
3. 加利西亚是西班牙西北部自治区。这首诗用加利西亚语写成。

第十八篇
幽灵

“油块儿”安妮娜，她的青春，是倏忽的火焰，热烈而又疯狂；也是不尽的欢泉，沉醉而又清凉。

她最喜欢，穿上东西，装作鬼模样。

她裹了一身床单。脸蛋上，面抹着百合；嘴门口，蒜钉了牙尖。晚饭后，小客厅迷离入梦，睡意又朦胧。她顺着大理石楼梯，突然间出现，一盏提灯亮得通红。

她凶凶的，没有声音，慢慢往前走。

这一身行头，仿佛一具裸体，变成了长衫。那高高的黑影，阴森森树起，坟墓般的恐怖光幻。但是，那雪一般的白，又露出我说不清的，肉体迷人的丰满……

九月的那个夜晚，银儿啊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

暴风雨在镇子上击动，已经一小时过去，像一颗着了魔的心脏。闪电和雷鸣之间，雨粒混着冰雹，又卸又射，让人看得绝望，听得心横。水从水窖里溢出来，淹没了中庭。

那最后的陪伴——九点钟的班车，亡灵赎罪的晚钟，(注)都已经过去……我颤抖着，去饭厅里喝水。

一道又白又绿的闪光里，威拉尔德的蓝桉树(注)——我们说的，那棵人头怪，(注)只看见在屋檐上，弯得要断一般。

那一夜，它倒了下来……

突然，一声摄人的炸响，仿佛一道嘶叫的光影，摇动楼层和房屋，刺瞎我们的眼睛。等回过神来，我们都已不在，前一刻的地方。一个个，像光溜溜的孤魂，想不起，也感觉不到别的什么。

有人叫苦自己的头，另外一个是眼睛，还有人说他的心……一点一点，我们又回到，原来的那个人。

暴风雨过去了……

月光切开大片的云块，从底下射出来。中庭里积满了水，点起白色的光亮。我们的眼睛，到处都在看。院里的梯级上，伯爵跑上来蹿下去，[注] 伸着颈狂叫不停。

我们跟了过去……

银儿啊，一株没开完的花，在夜里，湿淋淋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。紧压它的下边，可怜的安妮娜，一身幽灵的长衣，已经死了。

那雷电烧黑的手里，一盏提灯仍然通红。

---

1. 这种钟声常常是定时敲响。
2. 威拉尔德是诗人的街邻。
3. 人头怪是常用以吓唬小孩的一个神话人物
4. 伯爵是诗人家的一条狗。

第十九篇
落日红

山巅。

一轮落日，漫天的紫衣。

太阳被自己，玻块似的划伤，一身嫣红淋漓。

那绿色的松林，在辉芒里，氤氲间，染红了，看得乱眼。

草株和花朵，烧得透亮，燃得通红。

一阵潮湿的香，渗出来，流着彩，充满宁静的瞬间。

我在黄昏里，静静沉醉。

落日射红银儿，黑色的眼睛。

它缓缓的，走到胭脂一样，玫瑰似的，紫堇般的水洼，把嘴巴款款的，浸入到镜体下面。那镜子，一碰到，流了起来。

巨大的喉咙，血汁般荫冷的水，汩汩流过。

这是我熟悉的地方。

但是现在，变得陌生，让人错乱，又恢弘得，仿佛废墟一般。在每一个瞬间，你都会发现，一座荒芜的宫殿……

夜暮向自己深处，一直延伸。

时光重重的，染上了永恒，变得无限、神秘而又宁静……

“银儿，走吧。”

第二十篇
鹦鹉

一个焦急的，年轻妇人，手忙脚乱的，从山坡上，向我们走拢来，我们正在我朋友，那位法国医生的果园，惹着鹦鹉，逗着银儿玩。

这黝黑的女人，她还在走，就痛苦地望着我，向我哀求：

“少爷，那医生在吗啊？”[注]

衣衫破烂的，一群孩子，在她后边，也已经到达。他们不住的，望着坡上的路，阵阵喘息。

终于，几个男人出现，抬着另一个，苍白又虚弱的男人。

他是那种，偷猎的男人。在堂娜娜禁猎区，[注]他们打鹿子。他的猎枪，一把好笑的老猎枪，草绳一捆就了事，结果一下炸了膛，自己手臂受了伤。

我的朋友，亲切地，走近伤者。

他揭去，缠得紧紧的，糟乱的破布条。他洗去血污，捏摸肌肉和筋骨。他不时对我说着：

“不要紧……”[注]

天色渐渐已晚。

韦尔瓦那边，传来海边沼泽、帆布和鱼腥的味道……园里的橘树棵，背着落日的玫瑰红，剪出浓密的，翡翠般的绿丝绒。

那一只，绿红的鹦鹉，在一片嫣紫压着，凝碧的丁香树上，走过来又跳过去，用它滴溜溜的小眼睛，把我们不住地张望。

可怜的猎人，两眼淌落的泪，里面浸满了阳光。窒息般的哀号，时不时又听到。这时候，鹦鹉说着：

“不要哼……”

我的朋友，包上药棉和绷带……这可怜的人，叫起来："哎哟！"丁香的花丛中，鹦鹉又在说：

"不要哼……不要哼……"

---

1. 原文为诗人的莫格尔家乡话。
2. 现在这里辟为多尼亚纳国家公园，是欧洲最重要的禽类保护区。莫格尔的最南端属于该禁猎区。
3. 原文为法语"不要紧"。

第二十一篇
晒台

银儿呢，你永远也，上不了晒台。

你不知道，顺着小木梯，从黑暗里爬出来，撑开胸膛的呼吸，那有多深。满天的阳光照下，烧一样的感觉。

蓝色没过头顶，人仿佛就在空中。天空下，白屋子刺得睁不开眼睛。你知道，石灰抹过砖面，那雨水才会干净地，从云上流到水窖里。

楼顶的晒台，多么迷人的地方！

塔楼的钟声，响在我们的胸膛。心和它一样高，扑扑的不住跳。远远的，可以看见，葡萄园里，铁锄头在阳光下，闪起银色的火花。

一切都在眼底：别人家的晒台，其他那些庭院……每一个人，椅匠、漆匠还有桶匠，正一身劲儿，干着手中的活，忘了身外的事。大院子的树丛，树丛里的牛羊，化作斑块一片片。

墓地那边，有时候在第三区，[注]微茫茫的黑颜色，紧紧地走出来。那是一场，不显眼的葬礼。窗口的女子，梳着发丝，穿上衬衣，唱着漫不经心的歌。

河里有一条，不靠岸的船。粮仓那边，一个乐手，练着寂寞的短号。那满满的，热烈的爱，入了迷，排不开，到了孤独深处……

房子消失了，在脚底，地下室一般。

玻顶下，那普通的生活，变得如此新奇！——

说话声，甚至嘈杂声，同一座花园，都有了别样的美丽。银儿，你喝着水，在水槽边，当然看不见我。要不就是，你傻傻的，同乌龟逗着劲，和麻雀斗着气！

---

1. 莫格尔的墓地分为3个区，入口处的第一区树木高大。

第二十二篇
归来

我和银儿俩，从山林归来，满载着：

它的水薄荷，我的黄百合。

四月的暮色，正一幕幕垂落。

西边的一切，已变成金色的水晶，转眼之间，又幻如银亮的颜色。其实那水晶，好似那圆朵，绚烂的百合花。但是紧接着，一片宽广的天空，从剔透的蓝宝石，再化作，满眼的祖母绿。

我转过身，惆怅而去……

还在镇外的坡路上，钟楼的釉花砖，[注]就王冠般闪射光芒；在这纯净升起的时刻，仿佛纪念碑的模样。它越来越近，看起来却像那，远远望见的，吉拉尔达塔。[注]我对都市的向往，随着春天变得强烈，如今却在怅惘中，去寻找一丝安慰。

归去吧……可是去哪里？

为了什么？那又怎样？……

但是，夜来了。

我载着的百合，在它清新的温暖里，散发的芬芳，一阵浓似一阵。我闻到那花香，穿透鼻孔和胸膛，却又越来越飘渺。

它从花朵飘来，花却宛若不在。我看不到花，只是花香的一朵花。它仿佛，寂寞的影子，浸醉了，灵魂和肉体。

“我的灵魂啊，影一样的百合！”我说。

突然间，我想起了银儿。虽然就在我座下，但是我已经，把它当作我自己，一直忘了它。

---

1. 这种花砖由葡萄牙从摩尔人学来，早在15世纪就已出现。

2. 吉拉尔达塔是塞维利亚大教堂的摩尔式钟楼，莫格尔的钟楼仿照它修建。

第二十三篇
紧闭的铁栅栏

每一次，去迪兹莫酒窖，[注]我都会沿着墙，拐过圣安东尼奥街，[注]走到那道，紧闭的栅栏前，看一看，对面的田野。我把脸压在铁条间，两只眼睛，左右地看。那目光，能够多远，就伸多远。

从石槛那边，一条昔日的小径，在荨麻和锦葵丛中，隐约露出，又在下面的伤心街，消失不见，不知到了哪里。围墙下，低洼中一条宽宽的路；我从没有走过……

在铁栅栏的格子后，能够看到那一边，一样的远景和天空，仿佛摄人的魔法一般！那如幻的感觉中，一面天棚和墙壁，拿走了其余的景象，只留下铁栅栏，紧紧关住的那一块……

你看得见公路，公路的桥，蒙蒙的杨烟，烧砖的窑堆，帕洛斯的小山冈，还有韦尔瓦的汽船。入夜时分，红河码头的灯火，[注]从远方点亮。最后的晚霞里，小河地的人头桉，[注]又大又孤单……

酒窖的伙计，笑着告诉我，没有钥匙的铁栅栏……

可是在梦里，像水流没有河床，那思绪一条条，流乱了。铁栅栏，永远锁着最神奇的原野，开向最美妙的花园……曾经有一回，因为轻信一场梦魇，在大理石楼梯上，我就要飞下来。

现在，我又在晨光里，一千次站到栅门前。不管有意，还是无意间，那混进幻想的真实，我相信在门后，还能再一次发现……

---

1. 莫格尔的迪兹莫酒坊修建于1770年。这里的酒窖位于伤心街，是诗人家四座酒窖之一。
2. 圣安东尼奥是一位天主教圣人。
3. 红河镇因红河流经而得名。红河镇盛产铜铁等矿，河流里的水红艳亮眼。
4. 小河地是镇东南的一片区域。

第二十四篇
堂何塞神父

银儿啊，他走路像涂了圣油，说话像含了蜜糖。不过，真正宛如天使的，从来都是，他的母驴姑娘。

曾经有一天，我想，你在他的大果园，看到过他，腰拉水手的短裤，头扯宽边的帽儿，把谩骂和卵石，正扔向偷橘子的孩子。

在星期五，你看到过一千次，他的管家，那可怜的巴尔塔萨，拖着马戏球一般的疝气，上路去镇里，兜售他们的破扫把，或者和穷人混一起，为那死了的有钱人，念念祈祷文……

从有没听到过，一个人说话，比他还恶毒。也没有谁，像他发出的誓言，唱得比天还高。那都是真的，毫无疑问，他知道天堂在哪里，世界又是怎么回事。至少，五点钟的弥撒时，他就是这么说的……

树木和土块，水与风还有火，所有这一切，都如此美妙，柔和，清新，纯粹，还充满活力。可是对于他，似乎仅仅是，混乱、硬结、冷冽、暴虐和毁灭的证例。

每一天，他果园的所有石头，都不会在原地过夜。它们在疯狂的敌意中，投向鸟儿、洗衣妇、儿童，还有花朵。

祈祷的时间一到，他又完全变了个人。

沉静的原野里，堂何塞的沉静，可以分明听得见。

他穿上教服，套上法袍，戴上铲形帽，骑上他的母驴，慢腾腾，几乎不看路，走向黑蒙蒙的镇子，仿佛那赴难中的耶稣……

第二十五篇
春天

怎样的春光，怎样的芬芳！

怎样的，怎样的草儿都在笑！

怎样的，怎样的晨号又在响！

——（流行歌谣）

清晨里，一阵梦惊中，孩子们的活泼和欢闹，声声惹坏了我。到最后，无论怎么躺，再也睡不着，我恼火地，跳下了床。这时候，从打开的窗户，看见田野明晃晃，才想起，那都是，鸟儿在乱嚷。

我走到，外面的花果园；在这蓝色的一天，注哼起了神的美好。鸟儿的嘴吧，是自在的乐会，婉转而不会停息！

燕子打着颤音，在井里，任性地弄起涟漪。那只乌鸫，从掉落的甜橙上，把嘘声吹起。栎丛中的黄鹂，隔着茂密枝叶，正谈着火热的话语。黄雀在蓝桉的梢头，笑出歌儿来，又悠长又轻细。只有那高大的松树棵，麻雀儿叽叽喳喳，毫无所谓顾忌。

这可是，怎样的晨光！太阳把它金色、银色的欢乐，片片撒在大地。蝴蝶儿，化作几百种色彩，到处在飞。它们穿过花丛，绕着屋子，飞进又飞出去，飞向了泉流里。原野的每一处，每一块，强健的新生命，都吱吱嘎嘎的，在沸扬，在吐绽，在怒放。

我们仿佛，生活在巨大的光屋里；我们仿佛，置身在红透的玫瑰中——它无边的花朵，火热又艳丽。

---

1. 诗人在多年后写到，“今天，蓝色的上帝，蓝色蓝色，更深的蓝色/就像有一天，莫格尔给我的蓝色”。

第二十六篇
水窖

你看啊，银儿，刚刚下场雨，它就漫了栏。[注]没有回声，也看不到底。水浅的时候，晒台上的阳光，从天顶的帽棚上，黄色、蓝色的玻璃后，在一汪水窖里，[注]投下五彩的宝石。

银儿，你没有下过水窖。我可下去过，那是几年前，井水空了，清窖的时候。你能看见，一条长长的廊道，然后是小小的窖室。

我踩着步子进去，蜡烛正举着，忽然就灭了；一条娃娃鱼，已经爬在手上。两股惊心的寒意，就像骷髅下边，一对腿骨叉起的，两把剑，交错着，划过我的胸口……

银儿，整座小镇的下边，都挖有水窖和水廊。最大的水窖，在狼跳溪的空地里，[注]在城堡那，古老的要塞广场上。最好的，却是我家这一座。你看，它的井栏啊，只用了石头一块；那可是大理石，仿佛雪花石膏，精心雕成一般。[注]

地下廊道里，教堂的那一条，一直通到，小山地的葡萄园，[注]出口开向那，河岸的原野边。医院那条呢，从来没有人，胆敢跟着它，一步一步去走完，因为啊，它本就没有尽头……

我还记得，小时候，漫长的雨夜里，水珠儿滴溜溜，嘀嗒嘀嗒坠下，从平屋顶，掉到水窖里。那声音，到处在抽嗒，我听得睡不下。到了天明，我们疯一样，跑到水窖边，去看那水，涨到了哪里。

如果像今天这样，它满到了井口边，我们会惊奇！我们会赞叹！我们要大声叫喊！

……好了，银儿。现在我就去那边，给你拎一桶，又纯净又清凉的井水来。正是那只桶，维列加斯，[注]曾经一口就喝完。可怜的维列加斯，他的身子，已经被白兰地和老白干，完全地烧坏……

---

1. 这口井位于中庭正中；井栏像瓶的颈口，高立于地面。
2. 诗人家的水窖，是天井玻璃顶棚下的一口“井”。不同之处在于，水窖收

集雨水，水井开掘泉水。

3. 狼跳溪在莫格尔南郊，这里地下水丰富，是小镇的重要水源。

4. 雪花石膏是一种雪白色、半透明凝胶材料。它历史悠久，常用于雕塑等等装饰品。

5. 小山地位于红河岸边。

6. 维列加斯是诗人家的仆人。

第二十七篇
癞皮狗

有时候，它到果园屋子这边来，馋巴巴，气吁吁的，瘦得像捆柴块。这可怜的东西，习惯了喝骂和石头，总是又，哈着嘴就逃走。甚至同样是条狗，都向它，露出牙齿，吊出了舌头。于是它再一次，在正午的阳光里，又凄凉、又哀伤地，慢慢走下山丘。

那天下午，它来了，跟在迪亚娜的身后。

我出来的时候，看园人动了坏念头，已经拖出猎枪，朝它下了杀手。我来不及阻止，子弹射进它的内脏。转眼间，它抽搐着，一阵剧烈扭摆，满腔拉出刺耳的哀号，倒在一棵刺槐下，死去了。

银儿直着头，看着它，一动不动。

迪亚娜吓得，这里那里，到处去躲。看园人，也许是后悔了，嘴里不停地，分辩着他的理由，不知道在说给谁听；他徒劳地愤概着，想要平息，自己心中的愧疚。

天空一块云霾，仿佛给太阳，正把青纱戴上。天上的大纱块，就像小小一条掩巾，轻轻盖上，那依然完好的、已被杀死的一只眼睛。

蓝桉树压在海风中，一声声呜咽。狂风一阵横似一阵，冲撞着午后的深深宁静，卷过金黄如旧的原野，卷过一只死狗。

第二十八篇
河泊

等一等，银儿……

要愿意的话，你可以，在这嫩绿的草地，吃上一会儿。你得让我，去看看那美丽的水泊；好多年了，我都没有……看一看，阳光是怎样，透过浓稠的水层，在它深处，照出又金又绿的美丽。

水岸边，那清郁的，天蓝色百合，已在凝望中出神……

那水里，天鹅绒的梯级，直落入，一座幽复的迷宫，童话般，神奇的洞窟，完全是，梦做成的模样，仿佛已通入，一颗画家，想象盈溢的心脏中。那绝伦的花草园，就是疯王后，一双绿色的大眼睛，满眶永恒的忧郁，从园里不停地长成。

那废墟一片，迷离的宫殿，在黄昏的大海边，当落日的斜辉射进浅泊，我也曾经看见……一幻，又一幻，又一幻，最不能偷走的梦，在一座从不存在的，遗忘的花园里，在一小时忧伤的春光中，从记忆的景象，掀开无边的衣衫，露出它，转眼不见又无尽的美……

这一切如此微小，却那样宏大，仿佛它，就远在眼边。那无限感觉的，一把钥匙，就是魔法师在狂迷中，最古老的法宝……这一泊水，银儿啊，曾经装在我的心中，所以我能感受到，那毒药的美妙，在奇异间静止，在浓郁中寂寞……

如果爱情伤了人，那就打开心堤，把腐败的血水都放走，直到最后，银儿啊，就像平地儿的溪流，注只留下，一汪纯净、清澈和轻松，在四月里，温热的金色时光中，最坦荡地，敞向那天空。

可是有时候，一只纤白的手，从远古而来，牵我到从前，那僻静、翠绿的水泊边。那一块，让人着魔的地方，每一声声呼唤，在静静的水面上，都像舍尼埃的诗句，注我给你读过的，都分明在回答，“把苦痛嚼成蜜糖吧”。

只是阿尔喀得斯啊，许拉斯的呼喊，注“徒劳而没有人听”……

---

1. 平地儿位于莫格尔南郊。

2. 安德烈·舍尼埃（1762-1794），法国诗人，被尊为浪漫派始祖，死于法国大革命迫害。这里的引文出自他的诗作《许拉斯》。

3. 赫拉克勒斯本名阿尔喀得斯，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半神英雄。他杀死许拉斯的父亲，并将其抚养成人。

第二十九篇
四月的牧歌

孩子们和银儿，到山杨林、溪水边去了。

他们现在带着它，哒哒地跑回来。一路上，胡搅瞎闹的打跳；一路里，一惊一咋的嬉笑。

所有的人和驴，满载着黄色的花朵。

在那下边，他们全都浇了，一身的雨。那是一朵，飞过的云，用它金色、银色的丝线，给绿色的草地，掩上迷蒙的纱幔。

纱幔里的虹，就像一架挂着泪，正在颤动的竖琴——小驴儿，水淋淋的毛绺上，湿漉漉的喇叭花，还在一步倏忽，一嘀嗒。

这是，多么清新，欢乐，动人的诗！在水湿的重物下，被甜蜜压弯了腰，连哇啦啦的银儿，也变得，柔和而美妙！

它时不时，弯过头，用粗大的嘴巴，从够得着的地方，咬下花儿一把。一时间，雪白、澄黄的喇叭花，挂在它，白沫、绿唾的大嘴间，嚼巴嚼巴着，进了它，鼓勒勒的肚皮下。

银儿，谁能像你啊，吃了花儿……不坏肚子！

四月里，这捉摸不定的下午！……无论晴日，还是雨落，所有的时光都印在，银儿那，明亮、活脱的眼睛里。它的眼睛里，圣胡安的原野上，日落的天空，又出现，另一块玫瑰色的云朵。

它下乱了，飘飞的雨丝。

第三十篇
金丝雀飞走了

有一天，那只绿翅的金丝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就，从它的笼子里，飞走了。

这一只，已经养了多年的，一个女人死去后，留下悲伤记忆的，孤独的金丝雀，因为害怕饿死和冻死，害怕成为猫的粮食，我没有把它放走，没有给它自由。

整个早上，它都在飞，在果园的石榴间，在门外的松林里，或者是，在丁香的花丛边。整个早上，孩子们，一直坐在门廊中，被这一只，黄灿灿的小鸟儿，一阵阵扑忽和飞腾，迷住了眼睛。

自由的银儿，在玫瑰的花地边，独自溜达，同一只蝴蝶玩。

午后的时候，金丝雀飞落到，大房子的屋顶上，久久地，停在那里，在斜下去的，温暖阳光中，像一颗心脏在跳。突然之间，不知为什么，也不知是怎样，它又一次，快活地，出现在鸟笼中。

花园里，一片怎样的欢乐！

孩子们拍着手，跳啊又跳；笑红的脸蛋，就像天空破了晓。迪亚娜疯一般，追在他们的身后跑。它冲着，自己身上的，一把小铃铛的，哗啦啦的笑声，乌嘟嘟的叫。

银儿也被感染了。一身银色的肉浪，就像一只小山羊，腾起了腿，挪过身来，用一种，粗野的华尔兹，扬起后蹄，朝着明媚、柔润的天空，轻轻的踢过去。

第三十一篇
怪物

突然间，一阵脆硬、孤零的蹄声中，从高高飞起，如云的尘埃里，墙后街的拐角处，[注]出现一只，倍显污黑的驴。

片刻之后，几个少年郎，提着直往下掉的破裤子，露出遮不住的黑肚皮，挥起架条，扔着石块，在后边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这是一头，又高又瘦，又老又黑的驴。——又来了一个大祭司，上下的骨头，仿佛就要，支出光秃秃的，一身皮。

它停下蹄步，咧出一嘴，黄豆般的大牙齿，朝着天空，用一口，它这糟老头，所没有的狠力气，呜噜噜，猛地一阵大叫嘶……

这是一头，迷了途的驴子？你不认识它，银儿？它是想要怎样？这一路歪歪撞撞，它是从谁家跑出来的？

一看到它，银儿的耳朵，先不先，就竖成了角，像两把尖刀，扎在一起；紧跟着，一只折下来，另一只立上去。它向我跑过，想要躲进，路旁的水沟里，找个空儿，一下子好逃离。

那只老黑驴，走到它的近旁，蹭它的身体，挤它的鞍褡，碰一碰鼻子，闻一闻银儿，冲着修道院的围墙，[注]嘶吼了几声，然后沿着墙后街，往那下边，一路踢跑而去……

这怪异的时刻，仿佛是，一个寒颤打在炎热里——分不清是我，还是银儿你？——那寒意中，满是颠倒和迷失，仿佛太阳前，一块黑布的低矮影子，倏地遮住了，小巷拐弯处，那炫眼的幽僻。

空气在那里，刹那间不动，叫人窒息……

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远处的东西，带我们回到现实。只听见，上方鱼市的喊闹，[注]飘摇着，传到耳旁。鱼贩子，刚刚从海边到达，正激动地，夸着他们的舌鳎鱼、红羊鱼、扁月鱼、重牙鲷和大嘴鱼。钟声在回荡，晨训的时刻，宣告再次来临。

还有，磨刀人的哨子……

银儿还在哆嗦，时不时地，看着我，满眼都是恐惧。这无言的死寂中，我们两个，一直动也不动，不知道为什么……

“银儿，我感觉到，那头驴，不是一头驴。”

银儿叫不出声，又打起哆嗦，整个儿像棵树，上下都在抖动，发出簌簌的轻响；低垂的目光，在黯然中，逃向那条水沟……

---

1. 墙后街位于一道高墙之后，街道一头拐了个笔直的弯。
2. 这座修道院名叫圣克拉拉修道院。
3. 这里是莫格尔的菜市所在。

第三十二篇
自由

一只浑身上下，晶亮闪闪的小鸟，死死抓住我，瞥落在道路边，花丛上的目光。它在那，湿漉漉的绿地上，不停地扑打着，一对困了住的，七彩的翅膀。

我们两个，我在前，银儿在后，慢慢地走近它。

那儿有一条，背荫的水槽。

几个狡猾的少年，架起一张捕鸟的网。这可悲的，小小的饵鸟，[注]痛苦地，要向上飞翔；嘴里边，不知情地，呼唤着天空中的伙伴。

清晨的时光，明媚，纯净，蓝得透亮。

金色的海风，正徐徐吹到，在近旁的松林，摇起一阵阵，激越的颤鸣声，在小小的合唱后，从起伏的树梢头，簌簌地落下，一直在耳畔边，忽然间飘来，又忽然中飘远。

只可怜，天真的歌唱，离坏人的心，竟然这么近！

我骑上银儿，夹起双腿，催着它，急步跑上那片松林。一到达，那浓密、阴暗的穹荫下，我就拍着巴掌，唱啊又叫啊。我的银儿，也受了感染，一声接一声，粗野地，呼噜噜又吼又哼。

回声在树林里，就像在一口，又深，又响的，巨大的井底，久久地绕荡。鸟儿呼鸣着，飞向另一片松林。

在一群暴跳少年，远远的咒骂中，好心的银儿，把它毛乎乎的头，一个劲儿，蹭在我的胸口，最后让我，感受到了痛。

---

1. 这种捕鸟用的鸟儿又称囮鸟。

第三十三篇
匈牙利人㊟

银儿，你看啊，他们躺在那里，长长的，伸尽了四肢，就像路上的太阳下，那些困倦的狗，摊开了的尾巴。

那个年轻女子，就像稀泥，敷的雕像一样，在猩红杂着花绿，上下乱成几团的，一件破烂的毛衣间，漏出大块大块，古铜色的裸体。一双比锅底还黑的手，够着哪里，就连着根，把干草茬拔到哪里。

那一个，毛发蓬蓬的女孩，手拿着炭块，在墙上一笔一笔，涂啊画啊，总带着淫秽的味儿。那一个，正在尿尿的，好哭的小男孩，尿在了，自己的肚皮上，就像水池里，射起了一道喷泉。

男人和猴子，嘴里叽叽咕咕，都在那儿抓扒，他们散乱的毛发。他那只，肋骨上的手，仿佛是在弹吉他。

这个男人，时不时的，直起身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街道的中央，懒洋洋地，拍打着手鼓，朝一座阳台去张望。女孩儿唱着歌，被小男孩踢了一脚。她咒骂着，单调的曲儿，在渎神的时候，已经走了调。

猴子带着，比猴子还重的链条，在筋斗翻过来后，无缘无故，踩失了脚。它跳到路边的水沟里，去扒找更圆、更溜的“中国子”。㊟

三点钟……

新街那上边，车子从车站，开走了。

一颗太阳，孤零零的。

“这就是，银儿，阿洛美的美满家庭……”

一个橡树一样的男人，搔着身上的痒。一个女人，像葡萄的藤条一样，在那地上到处疯长。两个孩子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为了传宗和接代，把他们生了下来。

那一只，又幼弱，又单薄的小猴子，是他们，谋生的全部依靠，现在正在捉跳蚤……

---

1. 吉普赛人在西班牙被称作匈牙利人。吉普赛人语源为“埃及人”，也出自一种讹称。

2. 中国子是一种猜子游戏。它的命名与中国无关，只因为字形相近而讹。

第三十四篇
心上人

红色的山坡，吹上清凉的海风，吹到山岗的草地，仿佛在那，洁白、柔嫩的小花儿丛中，飘飘地笑。它卷过，还没打扫的松树林，卷得那，蓝色、粉色、金色的，亮晶晶蛛丝网，就像鼓起来的，轻薄的丝帆，一张一张，在空中摇……

整个下午，海风都在吹。

阳光和风，在心里，带来宜人的轻柔！

我的银儿跳得欢，跑得轻，驮着我，一副英姿模样，仿佛我，已经没了重量。山路上，我们上山坡，就像是下山冈。

那边远方，松林的最深处，一绺儿海水，仿佛无色的缎带，闪着光，在一幅，海岛的风景里，一跌一跌地荡漾。绿色的草地上，一群毛驴儿，绊在灌木里，正在那下边，一丛一丛地跳。

这时候，一阵情悄悄骚动，正在溪谷里漾荡。

银儿一下子，竖直了耳朵，鼻孔望起来，张得大大的，牵着两边的眼睛，嗅回去，露出它，大菜豆一样的黄牙齿。

它长长地，从四下的风儿里，吸着气。不知道，是什么样的芬芳，深深地，沁入了它的心房。

果然，另一边的山岗上，蓝色的天空下，一片秀气的灰色身影，就是它心爱的人。两声悠长的驴鸣，一唤又一应，在这烂漫的时刻，吹起爱的号角，像双分的瀑流，从山冈一起冲出，一同泻落。

我可怜的银儿，我不得不，勒住它，那一片殷勤的初心。那美丽的新娘，在草野里，看着它，一步步走过，乌溜溜的眼睛，装满银儿的模样，也一样的悲伤……

这一场，徒劳的幽秘的表白，终于化作，要让肉体解脱的，本能的冲动，从一片雏菊花地，残忍地碾过！

我的银儿，四蹄不驯地跑，不住地，想要去回头；每一声声，碎疾的蹄步，都压抑着，在狠狠怪我：

“不相信啊，不相信啊，我不相信……”

第三十五篇
蚂蝗

等等，银儿，那是什么？

你怎么啦？

银儿的嘴里，流出了血。它咳着声，哽着息，慢慢地举步走，一蹄比一蹄艰难。我一下子，完全就明白。今天早上，路过平特泉的时候，[注]银儿在那里，喝了几口水。

银儿它喝水，一定会闭紧牙齿，选在最清澈的地方；但肯定，有一只蚂蝗，吸住了它的舌头，或者是，嘴里边的腭腔……

“等等，小家伙，让我看看……”

耕头拉波索，正从阿尔门德拉尔，[注]那边下来。我请他帮帮忙，想一起来，把银儿的嘴巴打开。但是银儿的牙关，紧紧锁住，仿佛浇过，罗马人的混凝土。[注]我难过的，意识到，我可怜的银儿，没有想象中那么聪明……

这个拉波索，弄来一截大架条，砸成了四爿，要插进一块，用它来，撬开银儿的颌骨……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的银儿，头撅向天空，腿扬起了四蹄，又是冲又是逃，又是扭撞和滚摇……

最后，在不意间，银儿嘴上的木块，终于从一边，喂进了嘴里面。这个拉波索，骑在驴身上，两只手往后，死死摁拽着，嘴里支出的木架条，不让银儿挣脱掉。

真的是，那里边，有一条，吃饱了的黑蚂蝗。我用两截葡萄藤，钳住它，好似连根在拔草……看上去，它就像，一只赭红的扎口袋，或者是，酒水暗红的胀皮囊。

在阳光下，它现在又像，红布激怒的火鸡鼻。[注]

我不能让它，再去吸食驴儿的血，就在溪水边，切成了一段段。

转眼间，银儿的鲜血，染红一小窝漩沫……

1. 平特泉位于莫格尔镇区1.5公里处。这座古迹修建于13世纪。一廊一池，专供路人饮用。
2. 阿尔门德拉尔是莫格尔邻省的一个市镇，相距300公里左右。
3. 古罗马万神庙整座建筑即用混凝土浇筑而成。
4. 火鸡鼻本身即呈红色。也许，这里是借用所谓“红布激怒公牛”的说法。

第三十六篇
三个老阿婆

银儿，到土坎上来。

我们让开，让那几个，可怜的老阿婆过去……

她们应该是，从海边，或者山里来。

你看，一个盲了眼。另外两个，紧紧搀住，她的臂和腕。她们要去，看堂路易斯医生，或者是上医院……

你看她们，走得好缓慢。

那两个，看得见的老阿婆，每下一步，都那么小心，那么怯弱。看起来，她们三个人，都在担心，同一个命运。

她们的几只手，往那前方伸出，一副可笑的怪样子，仿佛是，要把空气都挡住，仿佛要挡开，那想象中的危险，哪怕是，最轻脆的花枝。银儿，你看见了吗？

你要掉下去了，小家伙……

你听啊，她们正说着，难过的话。她们是，吉普赛人。翩翩的长裙子，染满硕大的圆斑点，折起一叠叠，荷叶的花层边。

看见了吗？虽然上了年纪，但是她们，匀称的身体，肌肉还没有松弛。只是肌肤晒黑了，一片汗淋淋。就这样，正午的阳光下，柔弱的，一点点依旧的美丽，转眼间，随着她们，消失在脏乱的尘土里，只留下一丝，慢慢干涩，渐渐硬结的记忆……

银儿，看她们三个人，在这温馨荡漾，火热的阳光中，让刺菜蓟，[注]开出黄花的春情，我相信，也一样沁入，她们已经老去的生命！

---

1. 刺菜蓟是西班牙的一种传统蔬菜。在中国它多为野生，有些地方俗称秃老婆顶。

第三十七篇
小拖车

雨水已经，在涨大的溪流边，漫上了葡萄园。我们看见，一辆老旧的小拖车，掩没在满载的，甜橙和青草下，陷进了路里面。

一个衣衫破烂，一身脏乱的，哭泣着的女孩子，想用她自己，含苞一般的娇弱胸膛，在轮子上推着车，帮上那一只，比银儿还要瘦，还要小的小驴子。

小驴子顶着风，在女孩的呜咽中，绝望又徒劳地，要把木轮的小拖车，拔出那堆烂稀泥。它的力气，就像逞强的孩子，一样没有意义，就像夏日中，一阵疲惫的风吹起，最后都掉落在，昏沉的花丛里。

我拍拍银儿，用尽了心思，把它套上拖车，拉在那，可怜驴儿的身前。这时候，我一声声，亲切的吆喝，把它赶起来。银儿猛地一拽，驴儿和拖车，转眼间，拔出了泥坑，拉上了山坡。

小女孩，露出怎样的笑脸！

那就像黄昏的太阳，隐没在云雨间，刹那打碎成，一天的黄水晶，在她污黑的泪滴后，点燃两眼，朝霞般的光彩。

她拣起两个，又重又圆，又好看的甜橙果，捧出一脸，带着泪的欢欣，递给了我。我感激地，把它们接过。一个当作甜蜜的安慰，给了幼弱的小毛驴；另一个给了银儿，算作是，金灿灿的奖赏。

第三十八篇
面包

银儿，我给你说过，莫格尔的灵魂是酒，对吧？不，莫格尔的灵魂是面包。莫格尔就像啊，一个小麦的面包团。白块白块，那是心里边；哦，黑黝黝的太阳——外面金黄一片，那是面包的皮儿，好酥软。

中午的时候，当太阳烧得最旺，小镇整个一片，都升起了烤烟，松木柴和热面包的味儿，跟着飘散出来。全镇的人都张开了嘴巴，就好像，一张巨大的嘴巴，吃着巨大的面包块。

面包啊，加上什么都可以：抹上油汁，拌着凉菜，涂上奶酪，就着葡萄，接吻都多了味道；佐上酒，加上汤，夹上火腿，甚至面包它自己，夹了一片面包。也可以，只是夹上希望，或者是，一片幻想…

面包师傅，在马儿上，一路的碎蹄，过来了；每一道虚掩的门前，他们停下马脚，拍着手掌在吆喊，“面包来咯！……”

只听见，赤裸的胳膊，举起的筐篮里，大面包撞着小面包，小面包碰上面包卷，在倾落间打起，四分之一磅，柔软又脆硬的声响……

这时候，那些穷孩子，拉起了门铃，叩响了门环，朝里边，长声长气地哭喊，“吃点点，面包包啊！……”

第三十九篇
阿格蕾[注]

银儿啊，今天的你，真的好漂亮！

快快快，快过来……那个玛卡里亚，[注]在早上，把你洗得，直晃光！你的身上，黑的黑得抢眼，白的白得发亮，就仿佛雨后的白日，雨后的黑夜。怎样的英俊啊，银儿！

看着它，看着它，银儿露出了，几分羞涩；慢慢的，向我走来，浴后的身躯，仍然湿漉漉，光洁得，宛如少女的裸体。

它清净的脸庞，就像黎明掀开一样，一双闪动的大眼睛，活脱脱，放射出辉芒，仿佛那，最年轻的美惠女神，借给了热烈和神光。

我把这些，都说给银儿听；突然间，在一股亲情的热流里，我紧紧抱住它的头颅，亲热地把它晃荡，挠它胳肢窝的痒……

银儿低下眼睛，用一双耳朵，温顺地，护着自己，不离开我。当我放开，它几步跑走，又猛地停下来，活像一只顽皮的小狗。

“好漂亮啊，小家伙！”我又在说。

银儿呀，就像穷人的孩子，头一遭，穿上了新衣裳，一路羞怯地跑啊跑。它一边逃，一边瞪着我，冲我呼噜噜的叫，两只快活的耳朵，在上边竖得老高。可是，到了厩栏的门口边，它又停下来，装着一副样子，吃那一朵，色彩绚烂的喇叭花。

阿格蕾啊，那赐予善，赐予美的女神，倚在那棵，叶子、梨子和麻雀，三重花冠的梨树边，从透明的阳光里，在微微的笑意中，看着那一片初日下，这一幕，近乎无形的晨景。

---

1. 阿格蕾即阿格莱亚，古希腊美惠三女神之一。
2. 玛卡里亚是诗人家的仆人。

第四十篇
王冠松

银儿，无论站在哪里，我都觉得自己，正站在那棵王冠松下。[注]无论我，来到哪里——城市，爱情或荣耀，我都感到，自己到达的是，那一大块，白云朵朵的，蓝天下，它如泼的浓绿，如簇的密荫。

它是那，我梦境的险海中，就如同风暴里，莫格尔在沙滩上，为水手点起的，又圆又亮的，一座灯塔。[注]它是那，我艰难的日子里，就仿佛，一路崎岖的，红色的高坡上，乞丐从那边，打道桑卢卡尔时，[注]总会看见的，永远不动的山巅。

每一次，在它的记忆里平静，我总会感受到力量！

唯有它，在我长大的时候，它也一同长大；唯有它，每一次都已经长大。当他们锯去，被飓风折断的枝丫，我也感觉到，自己的肢体，正在被割下。有时候，当伤痛突然袭来，我相信，那同样的痛，王冠松也一样在承受。

伟大这个词，就像属于大海，属于天空，属于我的心，也一样属于它。多少个世纪，一代一代的人，歇息在绿荫下，看天上的云朵，像在水面漂过，如今都装进，我心中的思怀。

每一回，思绪的不经意间，当它的身影，没有来由，就出现在，它任性的地方，或者是，在下一次，从另一方看见，那异样升起的瞬间，这一棵王冠之松，都化入，说不出的，永恒的定格中，呈现给我再看见，都在恍惚中，越来越响，越重地召唤我，歇息到它的宁静里，仿佛那是我，生命的行程上，永恒的、真正的终点。

---

1. 这即是“临终地”所指的那棵松树。
2. 灯塔不一定是高大的建筑物，甚至可能是塔形的小灯具。
3. 桑卢卡尔是莫格尔附近的一座海滨市镇。1498年，哥伦布从这里踏上第三次征程，发现了美洲大陆。

第四十一篇
达尔朋

银儿的医生，达尔朋，高大的身材，好似一头，花肚皮的白阉牛，红色的皮肤，又像那，两百斤的大西瓜。他自己说的，算起岁数来，他有三块银币那么大。注

他说话，总是跑了音，活像一架旧钢琴；另外一些时候，吐词儿的地方，却又漏出了气。他就这样邋遢，拍着奉承的巴掌，糊里糊涂地摇摆，喉咙里堵着哀怨，还一边捣着脑袋，只是那一块，再好没有的手帕，唾沫已经吐了一大块。

一场音乐会，就这样开在了晚饭前。

他的嘴巴，要牙齿没牙齿，差不多，吃的只是面包块，还先在手上，一团一团捏柔软。一颗小球儿，看着看着飞进了，血红的嘴里边！在里边，翻来搅去，一个小时才不见。然后，再来一个球，用牙床，又砸又嚼的时候，下巴的胡须，都碰到那，鹰钩一样的鼻子头。

不是说，他的个儿，就像一头花阉牛；坐到那，门道的长凳上，都塞住了，一整栋的大房子。但是，要和银儿在一起，他又温柔得，像个小孩子。如果看见，一朵花儿，一只小鸟，他会张开整张嘴巴，拉开关不住的大嗓门，突然就笑了，笑得速度和时间，都没得控制。但总是，他最后又在，泪水中收了场。

这时候，他安静下来，长长地望向，老墓地的那一方：

“我的小女儿啊，我那可怜的小女儿……”

---

1. 这里借用《圣经》中的典故，指六十岁。一杜罗（西班牙银币）,相当于五比塞塔。

第四十二篇
男孩和水

土蒙蒙的大院子，在太阳下，烤成了一片不毛地。干巴巴的地面，慢慢踏过去，白色的尘灰末，仿佛筛过一般，扬起来了，扑满你的双眼。泉水和孩子，仿佛一组，又可爱又怡人，有了灵魂的雕塑。

那里，一棵树也没有，不过心里边，早已经洒至，早已经充盈，那一双眼睛，在普鲁士蓝的天空，一遍又一遍，用闪烁的墨痕，写下来的，大得无边的字迹：绿洲。

上午的时光，已有了午睡的炎热。圣弗朗西斯科那边，[1]知了一阵拉一阵，锯着院子里的橄榄树。太阳直晒在，男孩子的头顶上，但是他，因为水入了迷，什么都没察觉样。

他躺在地面，一只手放到，活泼的水流下。水液在他的手掌，堆出一座，清凉迷人，莹莹颤动的宫殿，凝住了，他黑色的眼神。

他吸住鼻子，一个人，自言自语；另一只手，在破烂的衣服中，搔搔这里，挠挠那里。那一座宫殿，时不时，摇漾在颤动中，但是每一瞬间，都是新的一座，又总是同样的，一座宫殿。

这时候，男孩子紧起神，压着呼吸，要把脉搏和心跳，都小心翼翼地控制。因为那，晶莹的水光里，仅仅一丝扰动，都会碰碎，万花筒一般，一触而变的影象，都会夺走，它本样儿的神奇。

“银儿啊，我说的这些，不知道，你能不能明白。那个小男孩，手心捧着的，就是我的灵魂。”

---

1. “圣弗朗西斯科”本自意大利语，他是方济会的创始人。莫格尔的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以之命名。

第四十三篇
友谊

我们俩，深深相知。

我任它而去，它总会带我到，我想去的那里。

银儿知道我，每一次，来到王冠松，总喜欢走近去，抚摸它粗糙的躯干，透过疏朗的大树冠，仰望一块块，蓝色的天空。它知道，我喜欢循着小径，穿过草地，来到那古老的泉水边。[注]

从松冈上，看河水，在远处流过，心中想起，一幅高山片林的，古典画卷，那是我的快乐。如果我，在它的背上，稳稳睡去，我的眼睛，也总会在，如此可爱的景象里，睁开，醒来。

我眼里的银儿，仿佛就是一个小孩。如果路途崎岖，如果驮载有些重，我就跳下来，舍不得把它累坏。

我吻它，逗它，恼恼它……它深深明白，我爱它；心里边，对我没有恨。它那么像我，如此与众不同；我早已相信，它在做我做的梦。

银儿啊，它把心交给我，就像一个，动情的少女。它与我，没有违背，没有怨怼。我知道，我就是你的幸福。它甚至，都逃开其他的人，躲着其它的驴……

---

1. 这里应该是指平特泉。

第四十四篇
摇篮曲

烧炭人的小女孩，就像一枚硬币儿，长得好看有点脏。一双黑眼睛，水汪汪，磨啊磨出了光亮。烟污下，两瓣紧紧的小嘴唇，红得鲜艳欲滴淌。她坐在茅屋门口，一片瓦块上，哄着弟弟眯眼，眯成双。

五月的天，明晃晃，在阳光下直颤漾。炽热的光芒，仿佛那，太阳中心一个样。这白灿灿的宁静下，听得到煮锅里，正沸腾在田野上。马草场，嘶鸣声声；桉树丛中，海风呼呼，吹起了片片欢响。

烧炭家的女儿，深情地，哼起甜蜜的歌：

我的宝宝睡觉觉

多谢那位大主教……[注]

歌声停住。风儿掠过树梢……

……宝宝宝宝静悄悄，

哄他的人儿睡着了……

风啊……温顺的银儿，一蹄一蹄，走在烘热的松林，走向……倒在黑硬的泥土上，仿佛听着，妈妈悠长的歌，孩子一样，已睡长。

---

1. 这是莫格尔的当地民谣。

第四十五篇
院中树

银儿，这是一棵树。

这棵金合欢，是我栽下的。一个接一个春天，它往上随风生长，就像一丛绿色的火焰。这会儿，它的浓荫把我们遮住了。西边的阳光，透过叶子的缝隙，像一件亮花的衣裳。我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它是我写诗的最好营养。现在，房子的大门，已经紧紧关上。

它满树的枝条，每一支都雕饰着，四月的翡翠，十月的黄金。只要看上一眼，那凉意就像缪斯，那只最光洁的手，落在我的额头。从前的时候，它就是这样纤柔，这样优美，这样娟秀！

银儿，现在它像是，整座庭院的女主人。四展的枝身，已经占了好大的一片！不知道，它还记不记得我。在我眼里，它是另外一棵金合欢。那些时光中，我忘记了它，仿佛它已经消失。一年又一年，春天任着它，在院子里肆意长大。但我欢乐的心绪里，已经没有它。

如今，我找不到要说的话。它是一棵树，我栽下的一棵树。银儿，无论哪一棵树，当我第一次抚摸，情感都会填满我的心。一棵树，曾经那么钟爱，曾经那么熟悉，当再一次相见，却变得没有要说的话。银儿，这真是伤心的事。

说什么，都不再有什么用。不，落日熔化了金合欢，我却看不到，那把里拉琴，在树枝上高高挂悬。那妩媚的合欢枝，已经不再，送我动人的诗句。梢头上的霞彩，也点不燃我心中的思绪。

可是，我的生命中，我曾多少次来到这里。那心底的梦幻，像一支孤独的歌，飘过清馨的芬芳。但此刻，寒意阵阵，让我难受一样。银儿，现在我想，就像那时候，离开药店、剧院和游艺场。

第四十六篇
痨病姑娘

一张凄凉的椅子上，她直挺挺的身板，落在冰冷卧室的中央；两片苍白无色的脸，对着那白刷刷的墙，就像一朵践踏过的晚香玉。医生叫她出去，在原野里晒一晒，五月的清凉阳光。但是这可怜的人，已经走不动了。

“我走到，那座，桥儿上……”她对我说，“您看呢，少爷，就是那边上！我胸口，闷得咯……”注

稚气的声音，细弱的，断断续续，疲惫地落下去，就像那夏天的微风，时不时，没了声息。

我让她骑着银儿，出来透透气。那一张没有生机，削瘦的脸，爬上怎样的笑容！只看见，一眼的黑色眼睛，一眼的白色牙齿。

……那些女人，从门后探出了头，偷偷看我们走过。银儿慢慢地走，仿佛它知道，背上驮的是一朵，珍贵而易碎的水晶百合。

姑娘穿一身，马约圣母的洁白衣裳，打着嫣红的蝴蝶结，病热和着那希望，在脸上吐出霞彩，看起来，就像一个天使，穿过那地上的小镇，正走在，通往南方天空的路途上。

---

1. 原文为诗人的莫格尔家乡话。

第四十七篇
圣露

“银儿啊，”我对它说，“我们去等车马队。它们带来堂娜娜，远处森林的声籁；鬼松林里的神秘；海泽河上，那两丛白蜡树的清凉，还有禺路草野的灵气……”

我带着银儿，穿一身的华裳,煞是漂亮，在泉来街的两边，好让我们的姑娘，看得一阵阵，心旌直摇荡。

午后晃曳的阳光，沿着低矮的，石灰屋檐洒落上，仿佛一条条粉色丝带，从空中飘忽，然后化散在四方。往前去，我们来到了，烤房街的栅墙。从那里，能一眼看尽下平原的路。

他们过来了，马车一长串，正在往上爬山坡。一片淡紫色的流云，降下圣露之地的轻柔雨丝，在那绿色的葡萄园里。但是谁也没有，抬起头，朝那落下的水幕，看上一眼。

一对对欢乐的情侣，第一批走过身前。男的心花怒放，女的逞能又大胆。

胯下的驴儿，骡子和马匹，一身摩尔式的装扮，还编着一绺绺的马鬃辫。纷乱的人堆，芸芸的，过了又来，错了又断。那一股活泼劲儿，不停聚散又翻掀，最后合成了，一片漫漫的狂癫。

马车里，是一窝醉鬼，轰隆又震耳，迷糊又颠倒，叫骂阵阵地，跟上在后边。再后面，一辆辆木轮大马车，悬卷着白色帐幔，如床一般。黑黝黝的女孩子，横坐在低浅的帷盖下，仿佛生生掰开的花朵。她们拍着手中的小铃鼓，尖声唱起，塞维利亚人的歌。

马儿盖着地，驴儿铺上天……只听那，率队的人在高喊：“雨露圣母，万岁！万岁！”他秃顶，干瘦，红着脸。一柄金权杖，靠在马镫上，宽边帽，就挂到背后边。最后拉车的，是两头温驯的，白里带花的大公牛。鲜艳的彩额带，满头的小晶片，仿佛大主教，一步一步走在前。太阳打在镜面上，湿漉漉的光芒，一刺一闪摇乱了。

现在，它们套在一起，这一步深，那一步浅，晃点着两颗头，拖着“无罪”往前赶。身后那，镶晶嵌银的白色车驾，洒满花朵和芬芳，仿佛载

着一座，萎谢中的花园。音乐的旋律，已经可以听见。只是打钟声，黑烟花，还有那马蹄铁，踏上石头的刺耳脆响，混杂在一起，压得它，在空气里透不过来……

这时候，银儿屈起前腿，像一个女子，跪下来！原来，它也会心软，也懂谦逊，也有信仰。

---

1. 每年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，安达卢西亚的阿尔蒙特镇雨露村，都会举行盛大的雨露圣母朝圣，参与游行者多达百万之众。圣母像所供奉的雨露寺，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。
2. 各地朝圣者一般骑马、乘车或步行而来。他们于一周之前，聚集在韦尔瓦、塞维利亚和加的斯。
3. “堂娜娜”得名于一位公爵夫人“堂娜安娜”。海泽河是滨海沼泽中的一些水道，位于雨露寺近前。雨露圣母本称“救世圣母”，17世纪时依傍地名而改，取意“圣灵临她如雨露。”在《圣经》中，甘露象征着祝福与恩典。“禺路”是它的古地名，在西班牙中与“雨露”以及“救世”形近，其词源已不可考。
4. 雨露圣母像传说发现于白蜡树之上。罗西拉是传说中的圣母像发现地。在发现当时，猎人的狗突然猛烈地叫起来。猎人本想把圣母像带回家，但在他歇息的时候，圣母像又神奇地回到了树林里。
5. 特别是按照传统，女性会穿上美艳的弗拉明戈服装。“弗拉明戈”为安达卢西亚的独有风情。
6. 泉来街是莫格尔镇内的要道，与烤房街相交于镇头。朝圣期间会进行“跳栏”活动。
7. 朝圣路线主要有四：由加的斯过堂娜娜，由平原进阿尔蒙特，由韦尔瓦经莫格尔，以及取道塞维利亚。平原方道是最古老的路线。
8. 中世纪时，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居民被称为摩尔人
9. 每个朝圣团体都有自己的一面旗帜，上绘雨露圣母像，称之为“无罪”。

第四十八篇
龙萨㊟

银儿的缰绳已经解开，在一片草地上，洁净的雏菊丛中，一口口吃着草。我从摩尔式的褡裢里，拿出一本小书卷，躺在一棵松树下，从书签那里打开，开始高声读起来：

看五月枝头，那玫瑰，

用她最美丽的青春，

绽开出，第一朵花蕾，

天空，嫉妒她的……㊟

那上边，树枝的最高处，一只轻盈的小鸟儿，啾啾地闹着，又跳着。阳光射下来，同所有的绿，在树梢的飒飒声中，化成了金黄。鸟儿的扑棱和颤鸣里，听得见，它们午餐时，啄开种子的毕剥声。

……嫉妒她的嫣媚……

突然之中，一个巨大的东西，像一只活泼的船，划出一道暖流，飞过我的肩头。银儿啊，它必定是，被俄耳甫斯的竖琴，沉沉醉迷，㊟来和我一起读诗。我们继续去念：

她的嫣媚

当破晓的光芒

射透她的眼泪……

但是，这一只鸟儿，准是消化太快，一阵违和的音符，把我们的诗节掩住。就在那一转念间，龙萨忘记了，他的十四行诗，“当我，在梦里疯狂拥抱……”㊟地下的他，一定在笑……

---

1. 彼埃尔·德·龙萨（1524-1585），因爱情而开始诗歌创作，成为法国当时最伟大的诗人。龙萨人称“诗人中的王子”，一生最精妙的作品是他的四部情诗，情诗中最好则是《致伊莲娜的十四行诗》。

2. 原诗为法文，引自《悼玛丽》。

3. 俄耳甫斯是阿波罗与缪斯女神的儿子，擅竖琴。

4. 这句诗出自龙萨《当我在梦里疯狂拥抱》。

第四十九篇
洋镜伯

突然间，一阵梆梆梆的鼓点，干巴巴像急雨，不成旋律地，敲破长街里的宁静。接下来，一副老疲的嗓子，长长地拖喘着气，打着颤儿在吆喝。于是，又听到脚步声，沿着街道……孩子们叫喊着，“洋镜哦，洋镜哦，洋镜伯！”注

拐角那里，四支玫瑰色的旗帜，掩着一只绿色的小匣子。它的镜孔朝着太阳，候在一架马扎上。老人敲了鼓，又敲敲了鼓。一群没钱的孩子，手掖在口袋里，撇在腰背后，默默地围在匣子边。一会儿，一个小孩跑过来，手心捏着他的硬币钱。

他走上去，两只眼睛，放在镜孔上……

“现——现在你看……普里姆将军注……骑在，那白马上啊……”这个外乡来的老人，又敲起鼓，不耐烦地说。

“巴塞罗那那……海港……”鼓点声更急了。

又有一些小孩，远远的，举着硬币跑过来，提早就给了他。他们入神地，向他长望，准备着，要买到他的梦幻。

老人正在说：

“现——现在你看……哈，瓦那的城堡啦！”注

鼓点又在打……

银儿，狗和小女孩，跨过街去看洋片。一颗大脑袋，伸进去，挤在孩子的中间，真好玩。老人打着趣，突然开口说：

“拿出你的硬币来！”

没钱的孩子们，无望之下，全都笑起来。他们看着老人，一眼的卑谦，一眼的阿谀和艳羡。

---

1. 这里的洋镜即我们所谓的西洋镜。

2. 胡安·普里姆（1814-1870），西班牙民族英雄，人称“进步派之剑”。他的这张白马肖像颇为著名。

3. 1519年，西班牙人建起今日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旧城，其中包括3座城堡。

第五十篇
路边的花

多么纯洁，银儿，多么美丽，这路边的花朵！所有兽群，牛儿、羊儿、马儿和路人，都从她的身边走过。

她总是那么柔嫩和娇弱，直丁丁支起，淡紫而纤细的身影，独立在篱笆里，尘污不染一丝。

每一天，当你走向山坡，踏上小径，都会看她，在一片茵绿中浮现。一只小鸟，在她身边，我们走近去——为什么，它却扑扑飞脱。

有时候，她像一只，浅浅的高脚杯，花瓣上盛满，一大堆夏云，那雨后的清澈。她让蝴蝶，翩翩来打扮，也容许蜜蜂，把芬芳来抢夺。

这朵花，它的生命只有几天。但是银儿，那份记忆却已经永远。她的生命，就像你春天中的一日，我生命中的一个春天……

银儿，我要给秋天什么，才能换取这神奇的花朵？每一天，她都让我们看到，生命的纯朴和永恒。

第五十一篇
伯爵

我不知道，银儿，你看得懂照片吗？我拿给，村里的一些人看，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。它就是伯爵，银儿，我偶尔说起过的，那只猎狐犬。[注]你看它，这儿——你看到了吗？在大理石的中庭里，在天竺葵的花盆间，趴着坐垫，晒在冬日的阳光下。

可怜的伯爵，我那时，在塞维利亚画画，从那儿带回了它。

它一身雪白，宛如贵妇人，那丰满的大腿，光洁得，快没有颜色。它果敢，迅猛，好似水管里，喷出的水流。几抹黑花斑，这儿一块，那儿一片，仿佛是蝴蝶，在身上边停落。它发亮的眼睛，一汪高贵的深情，直如巨大的，音符儿两颗。

它人来疯，闲来癫。有时候，在大理石的中庭，百合花的丛中，无缘无故，自个旋起来，晕得像纺锤一般。五月的阳光，染上天棚顶，那水晶的色彩，红一层，蓝一丝，黄一团，到处在飘悬和洒点，仿佛堂卡米洛[注]，画笔下的鸽子，在飞翔……

有时候，它跑到楼顶上，在雨燕的巢窝里，惹起一阵，啾啾骚闹和惊慌……银儿，每天早晨，玛卡里亚都会把，肥皂水打上，所以它，总是如此光亮，就像那蓝天下，平顶屋上的石堞栏。

我爸爸死去的时候，它整宵整宵地，守夜在灵前。有一次，我妈妈生病了，它在她的床脚下，没有吃没有喝，趴了一个月的时间……直到那一天，他们来到我家里，告诉我们说，它被疯狗咬伤过……他们非得赶它，去那城堡的酒窖里，远离着人，栓在一棵橘树下。

它沿着巷子，一步步回头看。那目光，仍然刺痛我的心，银儿，仿佛就在那时，仿佛就在眼前。那就像，一颗星星死去，它的光芒永远在闪烁。那心的伤痛，它之烈，它之重，已经填满死后的虚无……

每一次，当尘世的苦痛，扎进我的心，伯爵留下的眼神，永远像一道折磨人的伤痕，历历地，闪现在我的眼前，又漫长又割舍不断，我想说，就像那一条，从小溪走向王冠松的，永恒的生命之路。

---

1. 猎狐犬是□犬一种，性猛而强，精力充沛。

2. 弗朗西斯科·卡米洛（1615-1673），西班牙著名画家，画风艳丽，擅长于色彩的运用。

第五十二篇
井

井!……

银儿啊，这个词，是如此渊深，如此幽绿，如此清凉，而又如此动听！这个词，仿佛一把钻，转动着，刺透大地的冥暗，直接那冷冽的甘泉。

你看那，无花果树，掩映着，又拂乱了井栏。那里边，在伸手可及的地方，一支蓝色花朵，开放在，苔绿的砖壁间，于是香气儿，入鼻而来。燕子的巢，筑在它下边。廊道的影子，斜拽在水里。它的水后面，淀出了，一座翡翠的宫殿。那一泊水，朝它的宁静，丢一颗石子，然后恼怨一阵阵，嘟哝一连连。

最底下，是天空。

夜进来了，月儿装着，摇曳的星星，从水底点亮。井水里，一片寂泊！人生已从路上，走向了远方。灵魂在井边，逃往它的深处，仿佛在那里，可以看到黄昏后的，另一个世界。

夜，就像一个巨人，就要从井口站起来。它的手里，握着世界的所有秘密。噢，这一座，宁静而神奇的迷宫，幽深而芳香的花园，空灵而迷人的庭廊！

“银儿，如果有一天，我投进这井里，那不是为了自杀。相信我，我只是等不及，要把那些星星，一把抓在手里。”

银儿正在嗷嗷叫，它嘴上干渴，心头焦燥。一只燕子，惊惊慌慌，从井里飞出来，没有声息，扑乱了翅膀。

第五十三篇
杏子

狭仄的盐巷子，[注]短短的，没有几步，就突然一拐。墙头上，挂着香堇花，阳光从蓝天射下来。高高的塔楼，在街对面，掩住它的尽头。海风经年地吹打，它向南的墙面，黑黑一遍，剥落成花。

一个孩子和毛驴，慢慢走过来。他娇小的，比那顶宽边帽，还要小的剪影，印在墙上走过来。他耷拉着帽子，一颗心沉浸在，山民的想象中，低声唱起，一首飘荡的乡谣：

……失了她，失了她咯，

太累啦，太累啦啦啦……[注]

毛驴的缰绳松了。

它一口口，就着巷边，啃着几把脏草。背上的杏子，懒懒的，压弯了它的腰。时不时的，仿佛没有缘由，男孩子转了一眼，又回到真实的街道来。猛然间，他打住歌儿，迈开泥乎乎的双腿。那两只，你赶我，我赶你的光脚丫，仿佛从地上，一下抓住了力道。他手拢住嘴巴，好不容易吆喝出来，只是那声音，又回到孩子的腔调：

“杏——兹咯！……”

走着，走着，那一颗颗的买卖——就像迪亚兹神父所说，[注]就像一堆野苋菜。[注]他又开始，吉普赛人一样，入神地哼起来：

……我不怪你哟，

不会来，怪你哟……

一根棍子，随手敲打着石头……

热烘烘的面包香，引来松火的味道。一阵悠柔的微风，轻轻的，整条小巷扰动了。突然间，大钟带着小钟，敲响三点钟的时辰。它咚咚咚，不停地撞，预告着典礼的来临。车站上，班车离镇时的喇叭和铃铛，还有那午睡中的寂静，都淹没在，这如洪的钟声中。一遍屋顶之上，幻影幻香的海

洋，一汪无人的海洋，从空中流动、闪耀，像水晶吸满光，烂在孤寥的辉芒中，摇起连连烦眼的波浪。

男孩子停下，又醒过来，提着嗓子叫唤：

“杏子——哦咯！……”

银儿不想走了。左一眼，右一眼，看他，瞧他；把他的毛驴，嗅一下，碰一下。两只毛驴，头对着头，一个样儿，不知什么动作，就那样相识了。那样子，让我想起，一对对的白极熊。

“好啊，银儿，我去告诉男孩子，他的驴儿换给我，你过去跟着他，这样你呢，也可以卖杏啦……嗯？”

---

1. 盐巷子现在叫鬼灵街。
2. 原文为诗人的莫格尔家乡方言。
3. 迪亚兹是莫格尔当地的一位神父。
4. 野苋可以食用，但食用价值并不大，常常只用于救荒或应急。原文化用一句习语，意指微不足道。

第五十四篇
马蹶子

我们要去马约山农庄，那牛犊烙印的地方。[注]

午后的蓝天，无边无际，烧着了一样。下边的院子，卵石铺砌，却是一地的阴凉。马儿们一身矫健，快活得嘶鸣声声，在院子里到处飘荡。不安宁的狗，炸心地叫个不停。只有女人的笑，阵阵清扬。

银儿在角落里，慢慢的，脚烦蹄躁。

“不是啊，小家伙，”我对它说，“你不能一起去，你还太小……”

可是它，变得这么焦狂。我只好，叫上那个呆子，骑到它身上；然后带着它，和我们一起走一趟。

田野里，一片阳光明媚，人轻马快！海沼上，太阳打碎了镜子，紧鳞般的，一层层金黄波片，仿佛盈盈在笑。磨坊没有开，映落在水里，变弯了。马儿们蹄蹄生风，跑得滚圆。我的银儿，抬脚快下蹄疾，一阵碎步中，不想和呆子，孤零零拉在路上。它不得不，坚持着，踢踏声连成一片，就像红河镇的火车，轮子滚成了一条线。

突然间，仿佛枪响传来。

银儿的嘴巴，撞上一匹小花马，啃在了，它的屁股下。眨眼之间，小马儿飞起一蹶子，给了它，一个响亮回答。我的银儿，没人注意它。但是我看见，它蹄上的鲜血，拉成一股地流下。

我翻身下马，落地，用一根刺，一根马鬃，扎住它破裂的静脉。我吩咐呆子，让他带银儿回家。

他们俩走了。慢悠悠，低落的身影，穿过镇子下，那条干涸的小河。我们的马队，电光般飞逝——他们还在回头……

从农庄回来，我去看银儿，只看到，它消沉的样子。它在痛。

“看啊，”我叹着气说，“你不能，跟着人到处走了。”

---

1. 烙印的目的一般是，通过记号确认一头牛的所有权。

第五十五篇
驴相

我在字典里看到——

驴相：名词，阴性，驴的描绘，可以转为讽刺语。

可怜的驴子！你这样姣好，这样高贵，这样机敏！讽刺……为什么？一条正经的描述都没有？真实的你，说起来就如同春天。好人才应该叫驴子！坏驴儿，才应该拿来称人！真是讽刺……

你这么聪明，你是老人和孩子，小河和蝴蝶，太阳和狗儿，还有月亮和花朵的朋友。你坚韧而又深沉，忧郁而又可爱，你是草地上的马可·奥勒留。[注]

这一切，银儿肯定都懂得。一双闪亮的眼睛，凝望着我，温情而又坚定。那里边，墨绿色，凸起的小小天穹上，亮莹莹的，一颗太阳，正发出火花般的微芒。

唉！它那毛溜溜，一头诗情的大脑袋，如果知道我的公道，也会懂得我的好，好过那编字典的人，好得快与它一样！

于是我，在页边的空白写下——

驴相，转喻义：无疑的讽刺语，当然啦，用以描绘那些编字典的白痴。

---

1. 马可·奥勒留（121-180），一位智慧的古罗马皇帝，一位卓有成就的思想家，著有《沉思录》传世。

第五十六篇
圣体节

从花果园回来，走进泉来街，那钟声——在小河地，我们已经听到第三遍，和着圣光报礼者，吹响的青铜号角，震动白色的小镇。白日里，黑烟火冲上天空；一片火花飞迸，轰轰轰炸开。还有金属乐器的嘈杂，到处飘荡，刺着耳朵。

那不绝的钟声，还在敲，还在打。

街道上，新刷了粉墙，涂红了墙框。四下里，都穿上了，山杨和莎草的绿装。窗口上的挂毯，暗红的织锦，黄色的密棉，还有天蓝的平锻，扬起一街的霞彩。那服丧的人家，白毛毯加上了黑丝带。

最后那座屋子旁，檐廊的拐角处，镜面的十字架，一步接一步，缓缓出现了。斜日的辉芒里，它已经，映出大红蜡烛的光。透红的烛泪，一颗颗，在簌簌滚落。慢慢的，游行的队伍过来了。

洋红色的旗帜下，面包师的守护神，圣罗克，满装着香软的面包圈。浅绿色的旗帜前，水手的守护神，圣特尔莫，手里举着他，那条银铸的船。草黄色的旗帜边，农民的守护神，圣伊斯德罗，驱驾着，架在一起的，两头大公牛。旗帜扬起色彩，越来越多，圣人也越来越多……

往后边，圣安娜教诲着，孩提时代的玛利亚。接下去，棕褐色的圣若瑟，澄蓝色的无罪圣母……最后，在民警的簇拥中，金雕银镂的圣体神龛，绕着金黄的饱穗束，翡翠绿的葡萄串，在一片蓝色的香云里，压着人流，款款前行。

暮色正在垂落。拉丁文的赞美诗，带着安达卢西亚的口音，清亮地响起。已经如血的太阳，低照在红河街头，烂了一地。那古老的，法袍和斗篷上，金黄的色彩，正越来越重。小镇上空，绯红的塔楼那一方，六月的晴日中，天穹像一块，光亮的猫眼石。一群鸽子，仿佛嫣然的雪片，高高的，编织着漫天的花环……

在那静谧的瞬间，银儿咕噜噜叫起来。它温驯的嗓音，混着那钟声、烟花、拉丁语，还有莫德斯多的音乐。这一天，又淀出了淡淡的神秘。我的银儿，它高鸣时甜美，低回时神圣……

1. 十字架常常镶以镜面。

2. 圣罗克（1295-1317），天主教圣人。落难时，一只狗每天给他面包，于是得以活命。

3. 圣特尔莫（1190–1246），西班牙天主教神父，曾长期致力于水手的福祉。

4. 圣伊斯德罗（1082-1172），天主教圣人。身为农民的他，曾经发生很多神迹般的事。

5. 在天主教的传统中，圣安娜是耶稣的外祖母。

6. 圣若瑟是《新约》记载的耶稣养父。

7. 这里指的是西班牙的国民警卫队。该机构成立于1844年，之后延续至今。

8. 莫德斯多是莫格尔当地的乐师。

第五十七篇
花径

夏天里，低洼的道路边，挂满娇嫩的忍冬花。

银儿和我，在花径上走，多么快活啊！我对着天空，念着、唱着，讲着轻盈的诗句。银儿随步啃几口，围栏脚下的疏草，染着尘土的锦葵花，还有黄色的野菠菜。它停下来，比走的时间还长啦。

我由着它，任着它……

天空，蓝得不能再蓝。我的双眼，箭一样穿过，挂满果实的扁桃树，一直往上，失神在最灿烂的晴光中。寂静的原野，整个儿燃烧着，在太阳下闪烁，白得发亮。河面上没有风，一只白色的帆船，一直没有动。滚滚的浓烟，从野火升起，化着团团黑云，向山上飘去。

这一次，我们去的不远。

这就像日复一日，人生短暂。恬淡的每一天，不用去争夺，也不需要计算。那天空，不必去神化，那河流，不必流到海外。甚至，那火焰中的悲惨，也在一旁，倏忽就相见！

橘树的芬芳中，当听到水车的清凉，铁戽斗的欢唱，银儿欣欣然叫起来，跳起来。每一天的快乐，是如此简单！我已走到，水池的边上，装满我的杯子，喝起那雪液般的水汁。银儿把嘴，浸在背阴的池水下，在最清澄的地方，触来触去，汩汩汩地贪婪啜汲……

第五十八篇
斗鸡

那种不快，银儿，我不知道，该怎么来比方……一种刺目的，火红和金黄，但没有我们的国旗，[注]在蓝天或大海上，那么鲜艳迷人……是啊，也许西班牙的旗帜，飘飞在斗牛场的蓝天里……那摩尔式的[注]……就像通往塞维利亚的，那座韦尔瓦车站。[注]

那乏味的红和黄，好比特营商店的标牌上，加尔多斯那本书，[注]又一场非洲之战，[注]但是图画那么难看[注]……那种不快，仿佛我，抓到的那把精美纸牌，老是打着，金黄的牲口烙印；或者是，印上了葡萄干、香烟盒的石彩纸，红酒瓶的标签，港城学院的奖状，[注]甚至是，巧克力的包装画……

我去那儿干什么？又是谁带了我？

我记得，冬日的午后，暖烘烘的，就像莫德斯多，那乐队的短号……那种味道，混杂着新酿的葡萄酒，叫人嗝逆的腊香肠，或者是一截烟头儿……那儿有议员和市长，还有韦尔瓦的，斗牛士花公子，[注]长得肥壮粗实，满面生光……

小小的斗鸡场，一眼的绿颜色。一张张充血的脸，围圈拦不住，从木头上扑出来，就像那，车架上的牛内脏，刚剖出来的生猪肉。那一颗颗，烧红的眼睛，从死肉般、粗俗的内心，射出阵阵冲动和醉意。这些眼睛，发出嘶吼的叫声……那里，每一丝空气，都闷热不堪。

那样的小，就是斗鸡人的世界！

高高的太阳，投下布一样的光线。它不休地，像如抹的，从一块浑浊的玻璃，穿过那慢慢蒸腾的，蓝色烟层。那可怜的英国鸡，[注]两团凶狠的怪物，激怒了的腥红花朵，正在相互撕啄。它们的眼睛，钉子一样的眼神，就像伸出了钩爪。它们一同腾起，又一齐扑下。在人们的怨恨里，它们要用洗过柠檬的鸡距，把每一片羽毛抓落，把每一块肌肉割开……甚至是用毒药。[注]

它们已经杀至无声，无视，甚至无处……

可是我，为什么还在那里，还如此难受？

我不知道……我时不时，看着一块破布，晃动在空中，我又想起河岸街的船帆，生起那无限的思念。窗口外，一棵葱翠的甜橙树，那满枝的白色橘花，在纯净的阳光里，在无风的时候，沁出漫天的芬芳……多好啊，那开花的橘树，那纯澈的微风，那高高的太阳——它们正在，染香我的灵魂！

……可是我，还没有离开……

---

1. 西班牙国旗又称为“血与金”，以红黄二色为主体。
2. 斗牛场常常修建为摩尔式风格。
3. 韦尔瓦车站修建于1888年，建筑风格为新摩尔式。
4. 加尔多斯（1843-1920），西班牙伟大文学家，人称“西班牙的巴尔扎克”。
5. 加尔多斯的巨著《国家演义》共计5个系列，56部作品。这里是系列4中发表于1905年的《得土安之战》（AitaTettauen）。
6. 1859至1860年，西班牙与摩洛哥在得土安爆发战争。得土安为北非摩洛哥的一座海港城市。
7. 这是加的斯圣玛丽亚港的一所耶稣会学院。1875至1924年间为学校的黄金时代，本书作者就是学校的著名校友。
8. 花公子是韦尔瓦一个传奇斗牛世家的绰号。这里的一位是花公子米格尔·昆特罗（1869-1932）。
9. 这是西班牙本地的斗鸡品种，盛产于安达卢西亚。在莫格尔附近的赫雷斯，它又称之为英国斗鸡，得名于英国酿酒师引入的斗鸡玩法。赫雷斯出产著名的雪利酒。
10. 斗鸡中为防备在鸡距上用药，常常使用到柠檬。斗鸡还可能使用人造鸡距，甚至是绑上刀刃。

第五十九篇
暮

小镇上的黄昏，慵散中，带着恬淡的幽谧。多少诗意，从远方的迷离中生起！那一切，我们看不清，辨不明，恍如缥缈的记忆。它们在镇子中弥漫，在四下里缱绻，就像那，入鼻染人的魅气，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，那无尽悠思。

明净的星空下，谷子在晒场里，懒懒地堆起，宛若翻乱的小山丘。饱满的谷粒颗，散发着清冽幽香。噢，所罗门，[注]那一片柔软的金黄。劳作的人儿们，正在朦胧倦意中，低声地哼唱。寡妇坐在门厅里，思念着死去的人。他们就在院子后，睡得那么近。小孩子奔跑着，从一个再到另一个阴影，仿佛一棵又一棵，树上的飞鸟在归林……

寻常的人家外，简陋的粉墙上，微暗的火光，一直地摇，但是摇不断。街头的煤油灯，在路上点红了，没有风也在闪。偶然间，土块一般的，一个模糊人影，苦怏怏地，在无声中走过——一个新来的乞丐；一个葡萄牙人，还要去耕作；还有一个，也许要偷摸。淡紫色的黄昏，在熟悉的东西上，慢姗姗地，投下一层神秘。那种柔静，同他们吓人的黑影子，打在一起，但是大不一样……

孩子们都走了。没有灯光的门，仿佛是幽秘的洞。里边正在讲，“有个人，取下孩子的脂肪，拿去治疗，国王得了痨病的姑娘……”

---

1. 所罗门是财富与智慧的代名词。

第六十篇
印章

银儿，那东西，有表一样的形状。

打开银色的盒子，只见它，紧蹭着深紫的印泥，像一只鸟儿在巢里。真有意思，白色的掌心摁一下，手上就出现，细细的红色印记：

弗朗西斯科·鲁伊斯莫格尔

堂卡洛斯的学校里，注朋友的那枚印章，牵动我多少梦想！我在家中，爬上放文件的旧柜子，找到一副胶活字。我把自己的名字，一颗一颗排成版，可是弄不好，根本印不成。

不像那一个，无论书上、墙上，还是肉上，每个地方，留下它的印迹，都是那么简单的事！

弗朗西斯科·鲁伊斯莫格尔

有一天，一个卖文具的货郎，跟着阿里亚斯，塞维利亚的那个银贩子，注来到了我家里。真让人着迷啊，有尺子和圆规，彩色的墨水，还有那印章！它们大大小小，各种款式不一样。

我摔破了扑满，找到一枚银币，注订了一枚，刻上我和小镇名字的印章。那一个星期，是多么漫长！当邮车每一次达到，我的心在怎样的跳！当邮差的脚步，在雨中离去，汗水浸透的，是我的忧伤！

终于，在一天晚上，它来了。

小小的，复杂的东西，配着火漆用的首字母，注还有铅笔和钢笔……这些我哪知道！按一下弹簧，印章出现了，亮新新，闪着光。

家里边，还有什么没有加印？还有什么，没有我的痕迹？如果谁，要我盖上一印——请小心，那可会磨损！我的心在痛啊！第二天，书本和衬衫，帽子和靴子，还有一双手，兴冲冲，忙不迭的，全被我带到了学校，都印上了那个名字：

胡安·拉蒙·希梅内斯莫格尔

1. 诗人小学就读于莫格尔的圣何塞学校，这所私立学校的校长是卡洛斯·赫罗纳。

2. 这里的银贩子指兜售各种小器具与饰品的货郎。

3. 这里的银币原文仍为杜罗。

4. 火漆用于信件封口等等，字母印则用于私人标识。

第六十一篇
狗妈妈

我说的狗妈妈，银儿，就是射手，洛巴托的那一只。你很熟悉它的，去平原的路上，我们碰到好多次……你还记得吗？那一身金黄与雪白，仿佛五月里的晚霞。

它生了四个狗崽崽。

卖牛奶的莎鲁德，把它们弄到了，修女村的茅屋里。注她的小孩快死了，堂路易斯说的，要喝乳狗汤。你也知道，从洛巴托的家，走到修女桥有多远，注还要经过一片片田块……

那一天，银儿，都说狗妈妈疯了一般。它跑进又跑出，从早转到晚，嗅人身上的味道，爬围墙和栅栏，还到路中去探看……晚祷的时候，烤房街的卡屋旁，注看见它在煤袋上，对着落日伤心的叫。

你也知道，从那中在街，一直到田块间的路，那有多么远……那天夜里，狗妈妈来了去，去了来。银儿啊，一共四趟。每次用嘴巴，衔回一个狗崽崽。天亮的时候，当洛巴托打开门，狗妈妈正在门槛下，温情地望着它的主人。

它的小狗狗，一只只在怀里，笨拙地拱动着，紧紧咬住，那玫瑰色的饱满乳头。

---

1. 修女村位于莫格尔最南端。莫格尔有座圣克拉拉修道院，又称修女院，始建于1337年，后成为哥伦布的纪念古迹。圣克拉拉（1194-1253），圣方济各追随者，圣克拉拉女修会创始人。
2. 修女村有修女湖，修女溪。
3. 烤房街位于莫格尔镇的出入口，设有关卡。

第六十二篇
她和我们

银儿，也许她走了。

她要去哪里？

灿烂阳光的下，在那黑色的火车里，沿着高高的一条路，剪开白色的云层，向北方飞驰而去。

山底下，我和你，站在金黄的麦浪中。七月，已经给虞美人的花蕊，戴上银灰的小王冠。一身血红的色彩，正在簌簌地滴落。

天空的云汽，一片片——你记得么？在太阳和花朵上，留下一阵淡淡的忧伤，飘散在虚无之中……

那金发的，娇小头颅，那黑色的女子！……在车窗的小框里，仿佛画像一般，转瞬中，飘过了我的梦幻。也许她在想，“那是谁啊？那穿着丧服的人，那银色的小驴儿。”

他们会是谁呢？我们……

是吗，银儿？

第六十三篇
麻雀

圣雅各日的早晨，注天空阴沉沉，絮着灰白色的云朵，像裹在棉花之中。大家都去做弥撒。园子里只留下，麻雀，银儿，还有我。

有时候，云团上边，下起毛毛雨丝。只看见，藤蔓里的麻雀，钻进去钻出来；只听见，它们叽叽喳喳，在一起啄嘴巴！

一只落在枝头，飞走了，留下颤动的叶子。井栏上是另一只，正在一块水洼边，从天空喝上几口。还有一只，跳上挑空的瓦檐，那里尽是，快要枯萎的花朵，不过灰暗的天空里，看起来一片鲜艳。

幸福的鸟儿啊，它们没有固定的节日！它们有真正的，天生的简单自由。也许，除了一场无用的欢喜，钟声对它们，什么也不是。快乐啊，它们没有注定的义务，没有诸神的痴迷，也没有地狱的恐惧。

它们不是，那被奴役的人。它们没有道德，只有它们自己；它们也没有上帝，只有蓝色的天空。它们是我的兄弟，我可爱的兄弟。

它们旅行，不用钱，也没有行李。当它们想要了，它们就换一个家。它们猜中小河的心思，能感到绿叶的芬芳。只要它们打开翅膀，就能得到自己的幸福。

它们不懂得星期六，星期一。它们随时，随地，在水中沐浴。它们爱它们，没有名字的爱人。它们的爱，飞遍这个世界。

在星期天，当那些人，那些可怜的人，关上门去望弥撒，它们的爱就带着，最真实的快乐，从屋后紧锁的花园，随着它们，新鲜而快活的吵闹，没什么仪式，突然间就降临。

在那里，某一位，它们熟悉的诗人，某一只，温顺的驴儿——你们一起来吗？——正兄弟般，真心地望着它们。

---

1. 圣雅各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，庆日为七月二十五。他安葬于西班牙的圣地亚哥（西班牙语音译），是西班牙的守护神。圣地亚哥与耶路撒冷、罗马齐名，圣地亚哥大教堂是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终点。

第六十四篇
弗拉斯科·贝莱斯

银儿，今天我们不能出去。

刚才，在公证人小广场，[1]我读到了镇长的公告：

我尊贵之城莫格尔，[2]任何不具适当嚼口或嘴笼，[3]之境内行走之狗犬，将由本镇令下警力击毙之。

这就是说，银儿，镇里有了疯狗。

昨天晚上，城警的枪声，我已经听到，而且非常多。金山、城堡和墙后区的夜间巡逻，[4]还是弗拉斯科·贝莱斯的创造。

呆子洛利里亚，挨家挨户大声喊着：没有这样的疯狗，我们现在的镇长，同前边的巴斯克人一样[5]——那个穿成鬼怪的傻瓜，想要放两枪，就吓得没人在街上，好让他运走，无花果和龙舌兰酿的酒。

可是，如果那是真的，又被疯狗咬了怎么办？

我不想去想，银儿！

---

1. 公证人具有相当高的法律地位，该制度起源于古罗马。
2. 莫格尔曾于十八世纪获得“至尊贵与至忠诚”的封号。
3. 嚼口的原文为Sálamo，这个词词源不明，指代牲口嘴部活动的限制物。
4. 墙后区是墙后街所在街区，居于莫格尔镇中心。
5. 巴斯克是西班牙一个地区，位于西班牙与法国交界处。

第六十五篇
夏天

银儿在流血。牛虻刺的伤口，一道浓稠的深紫颜色。

松树上拉锯的蝉，永远没有完

片刻的酣眠，我打开眼睛，视野里，一片煞白的沙，仿佛幽灵般的化石，在燥热里，生起了寒意。

一丛丛，低矮的岩蔷薇，繁星一般，盛开着迷离的，硕大花朵。烟一样，纱一般，彩纸似的玫瑰，挂着四颗，胭红的泪滴。

一阵令人窒息的雾，抹平了深深的松林。一只从没见过的鸟儿，黄羽带着黑斑，没有声音，在枝头久久站立。

天空上，飞来一大群，吃橘子的灰喜鹊。守园人拿着铜器，敲起吓唬的声音……我们走到，那棵大胡桃的树荫下，切开两个西瓜。清脆的咔咯声，裂得长长的，划破玫瑰般猩红的霜。

我悠然吃起，那沙软的瓜瓤，听镇里夕祷的钟声，响起在远方。银儿喝着甜甜的瓜肉，仿佛那是水一样。

第六十六篇
山火

重重的钟声！

撞了三下，四下……

起火了！

我们丢下晚餐，提着一颗心，在焦急的沉默里，慌乱的黑暗中，爬过狭仄的小木梯，跑向平屋顶。“在卢塞纳那边，田野里！”注上面的黑夜中，安妮娜，在我们出去之前，已经朝着楼下在喊。

咚咚，咚咚！

当我们来到外面——喘口气！钟楼那，分明猛烈的撞击声，震动我们的耳膜，压紧我们的心。

“大火，大火……好大的火灾！……”

那黑色松林的地平线，远方的火焰，仿佛静止在，它透亮的剪影间。那一方天幕，如同彼埃罗·迪·科西莫的《狩猎图》，注只用纯黑、纯红和纯白，就画出了漫空火焰，就像那红黑两色的釉中彩。

有时候，它烧得格外亮眼，有时候，又红成玫瑰一般，或者像，月亮升起的大色块……八月的夜晚，又高又静。那火光，仿佛凝结在天空，化成一片永恒的存在……修女广场的上方，一颗流星划过半空，落入那深邃的蓝色……我想起了我……

楼下畜栏里，银儿的一声鸣唤，现实又拉回我的眼前……所有人都下去了，落下去了……一阵寒意里，那夜的温柔，在葡萄要熟的时候，刺痛了我。我好像感到，童年时，我相信，要去烧山的那个人，那种甜瓜少爷——莫格尔的奥斯卡·王尔德，注在身边刚刚走过：

他有些老了。黑发里，鬓毛已经花白。一件黑色的长外套，一条黑栗相间的，大方格裤子，穿得女人般浑圆。长长的，注直布罗陀火柴，注正从衣袋里爆出来……

1. 莫格尔的卢塞纳街得名于安达卢西亚城市卢塞纳。

2. 彼埃罗·迪·科西莫（1462-1522）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，以富有个性和想象力而著称。

3. 王尔德（1854-1900），英国文学家，在当时有放荡之评。

4. 壁炉使用的，甚至可能是超长型火柴。

5. 1713年，西班牙向英国割让直布罗陀。此后，直布罗陀一直是英国殖民地，但西班牙持主权异议。

第六十七篇 小溪

这条小溪，银儿，现在干涸了。

我们沿着它，走到马草场。在我发黄的旧书中，有时候，它还是本来模样。草地上，淤井边，阳光把虞美人烤蔫，垂了一地的锦缎。其他的时候，它在我的感觉里，就像一个变动的寓言，从上游流下来，消失在远方，仿佛那只是我的瞎想……

在这里，银儿，当我知道它，平原上这条小溪，就是圣安东尼奥路口，唱着歌儿，穿过小杨林的，那同一条溪流，我儿时的梦幻，闪起一片片笑，仿佛刺菜蓟的花朵，在阳光下，给我初采时的心动。注

夏天的时候，走过它的干涸河床，就来到杨树林。冬天的时候，在杨树林边，放一只，小小的软木船，注漂到了，那石榴树的林前。在那儿，牛群经过的时候，我躲到伤心桥的下面……

那童年的向往，多么的迷人！银儿，我不知道，你有没有过。那一切，来来去去，快乐地改变着。你看着所有，所有你看见的，不会比梦境中，那刹那间的景象多……

一个半盲的人，在灵魂的影子里，走着走着，在心里看见的，和眼外的一样多，不经意的偶然间，打翻了景象中，那生活的重荷。那里的诗意，像一朵真实的花，栽在真实的岸边，向着太阳绽开，照亮了一个个灵魂，但是它一去不返。

---

1. 刺菜蓟的花朵形似蒲公英。
2. 这是软木做的一种玩具船。

第六十八篇
星期日

报礼的小钟，从对面闹起来，时而近，时而又远，在节日的晨空里回响，仿佛那是，透蓝的水晶一片。那无边的原野，有一点儿病容，仿佛飘飞的花朵，在欢乐里，洒下金色的音符。

所有人，连那果园的看守，都到镇里看游行。只剩下，银儿和我孤零零。多么纯粹，多么宁静，多么舒心！

我把银儿，放在高高的草地。我轻身躺在，一棵松树下，那里鸟儿满枝，不愿飞去——读起了，欧玛尔·海亚姆……注

两声钟的响声，那之间，留下悠远的沉静。九月的早晨，它内在的热情，又回到从前，又唤起了耳音。乌金的大马蜂，在满挂的葡萄藤，一串串，累累的果实里，绕着飞。蝴蝶儿，在花丛中乱眼，仿佛从一片斑斓里，蜕变了新色彩，摇一摇，又飞走了。

这时候的寂寞，仿佛一道巨大的，思想的光芒。银儿吃着草，时不时的，停下来，望望我……我也时不时，看着银儿，静静停下，刚刚念起的诗和歌……

---

1. 欧玛尔·海亚姆（1048-1131），波斯诗人与数学家，留有著名诗作《鲁拜集》。

第六十九篇
蟋蟀的歌

在夜里，漫步的时候，银儿和我，熟悉了蟋蟀的歌声。

蟋蟀在黄昏时，第一次唱歌。犹豫的声音，刺耳又低沉。它们变着调，学着嗓子，一声一声，慢慢地，高唱起来，仿佛找到了自己，仿佛在寻找，那和声的时刻和调子。

倏忽之中，头上的天空，又绿又透明，渗出了满天繁星。蟋蟀的歌，在自在的铃声里，一阵阵悠扬又动听，在耳边捕获。

清凉的风儿，吹过来，吹过去，拂过深深的紫色。夜下的花，都已经，彻然地开放。蓝色的草丛里，一种美妙、纯粹的香，漫过平原在流淌。模糊的大地，涂在浓浓的天穹上。

蟋蟀激荡的歌，铺满了，整个的原野。那声音，仿佛轻盈的，影子一样。它们不再犹豫，不再停歇。每一个音符，好似泉泄一般，吟应着，对鸣的下一声，融和在，明净的星夜里。

时光，在宁静中流逝。

这个世界，从来没有战争。

梦境里，农人们望着，那高高的天空，沉沉地睡去。相爱的人儿，也许就在，那墙边的藤蔓里，迷乱了，眼睛里的眼睛。一片片，一片片，花开的豆田，给镇子里送来，芬芳的温柔消息，仿佛一个大胆的青年，把纯真袒露在胸间。

绿色的月光里，那摇曳的麦浪，在两点、三点，四点钟的风中，一阵阵叹息……蟋蟀的歌，唱了那么多，已经消逝……

你听！当银儿和我，在寒颤中，哼起乡谣，走过小径上的白露，回家去睡觉——噢，那清晨里，蟋蟀的歌！

西沉的月儿，染起红晕，带上了睡意。蟋蟀的歌声，已在星光中沉醉，从月色里迷离。只听见，一片浪漫、飘盈和神秘。

这时候，几朵巨大的浓云，抹着忧郁的，锦葵蓝的边，把白日从大海里，徐徐地拉出来……

第七十篇
斗牛

你不会知道，银儿，那些孩子来干什么？

他们是来看，在下午斗牛时，我让不让他们，带你去请钥匙。注 你不用担心。我已经告诉他们，想都不要想……

银儿，他们疯了！

整个小镇，都为斗牛震动了。

一大早，乐队就在酒馆前，破着声音，跑着调，吹啊打啊。往来的车和马，在新街上，那一方过来，这一边又下去。后边的小街里，黄色的“金丝雀”，那孩子们喜欢的马车，正在为斗牛队做准备。

院子里，一朵花也没剩下。它们要献给，主席台上的女士。年轻的小伙子，戴着宽边帽，穿着大罩衫，叼一根雪茄烟，不成体统地，游荡在街道边，一身马骚、烧酒的味儿，看了让人心痛……

大约两点钟，注 银儿，在这阳光下，孤寂的时刻里，在这白日里，明媚的间隙中，斗牛士和女主席，正在穿衣，又在打扮。只有你和我，走过那道边门，就像去年一样，穿过小巷，走向田野……

多么美丽啊，这假日里，完全被遗弃的原野！

新栽的葡萄园，大块的菜田里，连一个矮小的老头儿，弯下腰，去摸酸酸的葡萄颗，去看明净的溪水流，也几乎看不到……

远处，斗牛场上，那惹耳的喧嚣、掌声和音乐，像一顶粗俗的花冠，升起在小镇之上。当一个人，静静地，走向大海，那一切，已经随之消散……银儿啊，灵魂感受到的，是它真正的女王。

大自然，那绝妙的形体，是她无瑕的美德，纯粹的感情，所统治的王国。唯有把她崇敬，你才应当受到，也才能够看到，为她臣服的奇观，那灿烂的，永恒的美丽。

---

1. 斗牛中，骑马请钥匙是开场时的仪式。

2. 斗牛一般在晴日的午后进行。

第七十一篇
暴风雨

害怕。冷汗。不敢，出气。

低垂，的天空，狠狠地，压住了，黎明。（没有地方可以逃去。）一片死寂……爱情，停止了。罪恶，在颤栗。闭上，眼睛，良心，发着抖。一片，凝固般的，死寂……

雷声，沉闷，轰鸣。

那天空里，隆隆不绝的声音，像一个打不完的哈欠，像一块巨石般的重物，落在小镇的里边，久久滚过，这无人的清晨。（没有地方可以躲避。）所有柔弱的东西——花儿和小鸟，都从生活中消逝。

在惊恐中，从半掩的窗口，畏怯地，去看一眼，只看见悲惨的上帝，一道亮光照得煞白。东方那边，在云层的碎块间，锦葵和玫瑰的色彩，昏沉沉的，压不住迷蒙的黑影，已经露出，灰暗和阴冷一片。

六点钟的班车，看起来，仿佛出现在四点。那个车夫，在如注的雨水里，坐到街道的角落边，为了给自己壮胆，唱起了跑调的歌。这时候，一辆采葡萄的马车，空空的，仓皇而驰过……

天使祷啊！生硬，嘈杂的晨钟声，正在雷鸣中啜泣。难道，这是世上最后的祈祷？那钟声啊，只愿它快快停止。要不就，久久地重重地敲，去压住，那暴风雨的喧嚣。雨里的人，走过来，又走过去，哭叫着，不知道想干什么……

（没有地方可以逃离。）

心，已经僵了。

小孩子，到处都在喊叫……

院子下，简陋的厩栏里，孤零零的银儿，怎样了？

第七十二篇
收葡萄

今年啊，银儿，来运葡萄的驴子，这么少！广告上大字写着，六个雷亚尔一斤，注真是白写了。它们到哪儿去了？从卢塞纳、阿尔蒙特，帕洛斯来的那些驴子。

它们紧扎扎的，满载着金色的汁水，一路在滴落，就像你驮着，血液充盈的我。这些队伍那么长，几小时，几小时地，在等榨房空了场。那鲜葡萄的果汁，沿着街道在流淌，注妇人和孩子，满满的，大瓮小瓮和坛子，一齐拿来装……

银儿啊，那时候的酒窖，那迪兹莫的酒窖，注多么的欢乐！那棵巨大的胡桃树，倒压在屋顶上。树底下，酒窖里，洗桶的伙计，哼着歌，弄出一串串，又沉重，又清凉的声响。

那些倒果汁的人，一直地，光着腿走过。

敞口的双耳罐，装进了公牛血，注鲜艳的葡萄液，活水一般，摇荡着泡沫。酒窖深处，房檐之下，修桶匠敲起空空的，阵阵清脆的响声。一地散落的木花，远远的，散发着香……

我骑着“海军司令”，注从一道门进入，又从另一道门走出。那两道快活的门，面对着面，在酿酒人的推抚间，你给我一道生气的亮影，我给你一样灿烂的光明……

二十台榨汁机，日连着夜，夜连着日，压取着葡萄汁。多么疯狂，眩晕一般，一遍的热情，仿佛火在烧旺！银儿，今年里，所有的窗户，都已经堵上。院子那边，两三个榨汁手，就够多的了。

银儿，现在你得做点事，不能老是去闲逛……

别的驴儿啊，满满驮载着，正朝银儿来张望。自在、空闲的银儿啊，不想被人讨厌，不想被说坏话，我就带着它，来到一旁的收采场，载起葡萄在背上，牵到驴儿的中间，慢缓缓地，走向压汁坊……

然后呢，我把它，悄悄带走了……

1. 雷亚尔是一种西班牙银币。1850年时，1比塞塔＝4雷亚尔。
2. 从前，最简陋的榨汁方法是，在户外石槽用赤足踩压。
3. 迪兹莫字面上是什一税的意思。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税捐。
4. 公牛血是原产匈牙利的一种红葡萄酒。
5. 海军司令是诗人家的一匹马驹。

第七十三篇
夜下

节日的小镇，灯火映红了天空。闹耳的华尔兹，从柔软的晚风飘来，仿佛是思乡的幽怨。钟楼还看得见，在浓密的夜幕里，在紫红、碧蓝和草黄的，流离光晕边，又苍白，又生硬，没有声息……

那一边，在酒窖之后，是郊野的黑暗。黄色的月亮落下来，孤零零的，照在河面上，又惺忪又朦胧。

田野上，只有树和树的影子。一只蟋蟀，破着声音在颤鸣。水里埋藏着，梦游般的呢喃。一片轻柔的湿意，一颗颗星星，仿佛在融化……银儿，从温热的厩栏里，发出哀伤的嘶鸣。

那只羊儿，在走动，没有睡。小铃铛摇个不停，摇啊摇，已变得温馨动人。终于，铃铛没了声音……远处，马约山那边，另一头驴儿，在咕噜噜叫唤……另一只跟着，山谷地……狗吠起来……

夜，是如此明净。花园里，那满目的色彩，仿佛在白日绽开。寂静的泉来街，最后的一座房子前，一盏摇曳的，红色的灯火下，有一个孤独的人，转过了街角……那是我吗？不。

我正在，那月光和丁香，柔风和夜影，投下的，熏染的，蓝紫渗淀，金黄飘幻，微明的芬芳中，听我深处，那颗莫名的心……

天球轻轻转动，汗淋淋……

第七十四篇 萨利托

采葡萄的时节，一个火红的午后，溪边的葡萄园里，女人们告诉说，有个小黑人问起我。

当我要去收采场，他已在下来的小路上。

“萨利托！”

那是萨利托，我的波多黎各女友，[注]罗莎琳娜的仆人。他要到乡镇里斗牛，从塞维利亚逃出来。他饿着肚子，一个钱也没有，从尼埃布拉一路走来，[注]肩上还对裹着，一条红色的披风。[注]

采葡萄的男人，斜着眼睛，暗暗地看他，掩不住一脸的鄙视。那些女人，也跟着男人，远远地避着他。刚才，经过压汁坊的时候，他被一个男孩子，狠心咬破了耳朵，已经打了一架。

微笑的我，向他亲热地说着话。

萨利托，他不敢抚摸我；那一只手，伸向了我的驴儿。银儿吃着葡萄，走动着，一边回头，神气十足看看我……

---

1. 1809年，波多黎各成为西班牙的海外省。今日的波多黎各是美国的自治邦。
2. 尼埃布拉是莫格尔相邻的一个小镇。
3. 斗牛士有斗牛披风和入场披风两种。入场披风在步入斗牛场时裹于肩上。红色的短披风则用于斗牛。

第七十五篇
午睡曲

当我一个人，在无花果树下醒来，午后的阳光，抹下凄凉的美，晕黄而又苍白！一阵阵，干渴味儿的柔风，融进岩蔷薇的香，轻轻抚过我，汗涔涔，刚刚醒来的身体。

老果树懒洋洋的，轻轻摇起大叶子，一片片照暗了我，又照花了眼，仿佛在摇篮中，微微地晃动，从阳光荡进影子，又荡回阳光里。

远处，透明的，浪动的空气后，没有人影的小镇，夕祷的钟声，静静的响三下。我听见，银儿在咀嚼，胭红的，霜一样的甜瓜瓤，偷吃我的大西瓜。它睁大犹疑的眼睛，看着我，一动不动地站立。一只绿苍蝇，粘住它的眼睛，正在上下营营爬。

我的眼睛，对着它疲倦的眼睛，疲倦地对着它……柔风吹回来，像一只蝴蝶，想要轻轻飞起，突然间，翅膀儿又叠下……又叠下……我无力的眼睑，已经闭上啦……

第七十六篇
烟火

九月，节日的夜晚。

我们爬上，园屋后的山岗，在晚香玉，从水池畔，散发出的，宁静的芳香里，去感受，那晚会中的小镇。

葡萄园的老看守，皮奥萨，喝醉在园地上，向着那月儿，一连几个小时，吹着他的海螺。

夜深了，烟火燃起来。

先是低矮的，一片暗哑炸裂声。接着，从一声叹息里，爆竹冲上天空，哗啦散放开来，但没有尾巴，仿佛一颗，星星似的眼睛，在刹那间，看了红色、紫色，那蓝色的原野一眼。

另外那些，辉焰洒坠的光影，仿佛赤身的少女，正折腰而下，或者像一棵棵，血浇的柳树丫，正滴淌着阵阵火花。

噢，那就是，火红的孔雀！那是空中，明艳的玫瑰花坛！那是星星的花园里，火一样的野鸡！

每一次，当蓝色、紫色和红色，在天空中突然打亮，银儿都战战然，在爆炸的响声里，颤抖不已。山岗上，它的影子扯大，又拉小。闪摇的光亮中，我看见它，一颗黑色的大眼睛，正惊怕地看着我。

晚会，结束了。

小镇里，那远处的喧闹中，一朵金色的，飞旋的璀璨花冠，冲进城堡上，那繁星点点的夜空。最后的烟花，在极尽处炸响。

女人们闭上眼睛，捂住耳朵。银儿从葡萄的藤丛里逃去，像一个恶魔抓走的灵魂，发疯地嘶叫着，飞向黑影里，一片寂静的松林。

第七十七篇
花草园

来到省城的时候，我想带银儿去看看，那座花草园……注

我们沿着铁栅栏，在悬铃木和金合欢，注依然繁叶满枝的，宜人的凉荫中，慢悠悠，走到园子前。一地浇花的水，磨亮了，大块大块的石板路。银儿踩着蹄子，在上边，哒哒的回响。

天空中，一段，一段的蓝色。一片，一片的落花，白白的，挂着水露，隐约飘散出，恬然醇美的花香。

花园打湿了。常青藤的叶隙里，水珠儿还在，一串串连连地滴淌。铁打的栅栏后，迎面扑出来，那样的馨香，那样的清凉！

那里边，玩耍中的孩子，像白色的浪花，一朵朵漂过。他们刺耳的叫声，仿佛银铃一落落。一辆小车子，就像是，四处乱走的硬瓢虫，插上紫色的彩旗儿，顶着绿色的小篷壳。

卖榛子的船，挂满金色、红色的花饰。它的桅索，花生串成，上边的烟囱，漫出一片弥散的烟。

那个女孩的手里，蓝色、绿色和红色的，一堆巨大的气球，总是要往天上飞。卖蛋卷的男人，疲惫了，靠在红色的铁罐下。注

秋风，吹坏绿色的叶丛。棕榈和意大利柏树，它们不会变。从树枝透过去，清晰看得见，那片片天空上，玫瑰色的薄云间，淡黄的月儿，已经亮起来……

在大门口，当我走过去，想要踏进花草园，蓝衣的守门人，带着他的大银表，他的黄棍子，大声对我说：

“呃，驴子不能进，先生。”

“驴子？什么驴子？”

我说着，看着银儿，它身后的远处，自然地，忘了它动物的脸。

“什么驴子！先生，什么驴子都一样！”

那一刻，我回到现实中。因为是驴子，所以我的银儿，不能走进花草园。我是人，也不想进去了。

我们沿着铁栅栏，又走开。

我抚摸着它，说起别的话……

---

1. 莫雷公园是韦尔瓦最大的城市公园，始建于1909年。
2. 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，多种植为行道树。
3. 这种装蛋卷的铁罐，常常高及大腿。

第七十八篇
月儿

银儿刚刚喝下，中庭石井里，两桶星光摇荡的水。

它漫不经心的，在高高的，向日葵丛中，慢慢地，走回它的厩栏边。我靠在，粉墙的门枢旁，一个人在门口，静静等候。空气里弥散着，香水草的，一丝丝温暖芬芳。

九月的初凉，打湿窗上的披檐。远处的田野，已经沉沉睡去。松林送来，浓浓的夜气。一大块黑云，仿佛一只，巨物般，下金蛋的母鸡，下了一个月亮，在小山上。

我对月亮说：

……可是，那唯一的

月儿在天空，没有人

看见过掉落，除非在梦里。注

我的银儿，把月亮注视着，在一声低重里，摇摇一只耳朵。然后，它出神地看看我，又去摇起，另一只耳朵……

---

1. 诗句的作者是贾科莫·莱奥帕尔迪（1798-1837），意大利诗人，哲学家。在意义上，“可是”居于一句之首，但位于该诗行之末。省略内容即为该诗行其余部分。

第七十九篇
欢乐

美丽的狗儿，迪亚娜，白白的，仿佛一爿，初升的月牙。银儿和它，还有小孩子、年老的灰山羊，一起在玩耍……

轻巧的迪亚娜，优雅地，在驴儿前，跳上又跳下。小铃铛，轻轻地响。它做着样子，要咬了鼻吻，找下巴。

银儿竖起，尖尖的耳朵，像两片，龙舌兰的长角。它温柔地顶一下，就看见草地上，迪亚娜，在花儿里滚压。

山羊走到了，银儿的身边，蹭它的腿，用牙齿，扯它驮着的香蒲尖。它的嘴里，含着石竹和雏菊，转到银儿的面前，突然碰碰脑门，又轻轻唤一声，快活地跳开了，就像一个撒娇的女人……

孩子中间的银儿，玩具一样，被他们逗耍。它的耐劲那么大，他们的疯癫都忍下！它慢着步，站站停停，怕只怕，他们摔下啦！只是孩子们，当它是傻瓜。不过它，假装扬起蹄，突然又来把人吓！

莫格尔的午后，那明媚的秋日！

十月里，澄净的空气，磨细了纯澈的声音。山谷中，羊儿、驴儿和孩子，还有狗儿和银铃，从叫声和笑声里，升起欢乐的田园诗。

第八十篇
野鸭飞过

我给银儿提水去。

晴夜里，满天的疏云，点着星星。厩栏中寂静无声，听得到清扬的，啸鸣一阵阵，在半空迭迭飘过。

那是野鸭子。

它们逃离海上的风暴，向内陆飞去。

时不时，仿佛我们正在上升，或者是，它们已经下沉。耳朵里响起，它们翅膀，它们嘴喙，最轻微的声响，仿佛田野里听到，正在远去的那个人，说起的清晰话语……

几小时了，那啸鸣声，在无尽的远去里，不住飞过。

银儿时不时，停住嘴，抬起头，像我一样，像米勒的那些女子，[注]仰望着星空，满眼都是，温柔的无限情思……

---

1. 米勒（1814-1875），法国最伟大的田园画家。

第八十一篇
小女孩

小女孩，是银儿的乐趣。每当看见她，身穿白色的小衣裳，头戴宽边的稻草帽，撒起娇，呼唤着：

“银儿呢，小小的银儿呢，”

从丁香的花丛中，朝着它走去，这头小驴儿，便要挣脱缰绳，小孩一样地蹦跳着，疯疯地叫起来。

小女孩忘了危险，她和它亲成了一块。她在它身下，躲过去，又穿过来。她打着它，踢起的蹄子；她把洁白得，晚香玉一样的手，伸进黄黄的板牙后，猩红一口的大嘴巴。或者是，紧紧抓住那，够得着的长耳朵，用所有不同的花样，逗唤它，最可人的名字：

“银儿呢！银银儿！小银儿！大银儿！银儿儿！”

那漫长的日子里，女孩儿躺在，雪白的小床上，顺着一条河，漂向了死亡。没有人想起银儿了，只有伤心的她，还在昏迷中呼唤：

“小小银儿儿呢！……”

阴暗的屋子，充满一声声叹息。时不时的，远远传来，朋友对她的召唤，听了让人心酸。噢，这悲伤的，心碎夏天！

葬礼的午后，上帝给你啊，多少的奢华！就像现在，九月的粉红和金黄，正满天降下。回来的时候，墓地上的钟声，回荡在敞开的天空！落日里，一条通往天堂的路……

消沉的我，一个人，沿着墙，穿过院门，进了屋。我避开人，走到厩栏边，坐下来，和我的银儿，一起去怀念。

第八十二篇
牧童

小小的山冈，深紫深了，变成吓人模样。薄暮时分，牧童的黑影，印在剔透的绿彩上。他吹着哨子，金星在天空直摇晃。

已经很久了，花朵看不到，闻起来，越来越香。在枝影的浓暗处，它们望失的地方，一阵阵芬芳烧起来，飘出了扑鼻的形状。

羊群的小铃铛，挂在花香里，结在夜色中，又动耳又清亮，正丁铃铃作响。进镇的时候，在那熟悉的路口，它们哗啦散开了。

“少爷，这头驴儿，要是我的哦……”[注]

犹豫的时分，小小的男孩，更暗黑，又更诗意。他飞闪的眼睛，已经捉住，这一瞬间的，每一丝光亮，就像巴托洛梅·埃斯特万，[注]那塞维利亚好画家，画出的小乞丐一样。

我把驴儿给他……

但是没有你，我又能做啥，银儿？

月儿圆圆的，升起在，马约山的寺院上。柔淡的月光，片片洒泻在，幽茫的草地里。白日迷离的光芒，还在那边徘徊。那花开的草地，此刻仿佛梦境一样，仿佛美丽得，说也说不清的，原艺的老花边。

只是那些岩石，更巨大，更阴沉，更迫眼；看不见的小溪里，流水声的呜咽，更响亮……

还有那，牧童贪婪的吆喝，越来越远：

“哦哟！要是这驴儿，是我的噢……”

---

1. 原文为诗人的莫格尔家乡话。
2. 巴托洛梅·埃斯特万（1617-1682），西班牙巴洛克时期大画家，其画作常取贫苦小孩为题。

第八十三篇
金丝雀死了

银儿，你看，孩子们的金丝雀，今天天亮的时候，在它银色的笼子里，死了。这可怜的鸟儿，真的已经很老……

你一定还记得，它把自己的头，埋在羽绒里，无声的度过，最后一个冬天。当春天到来，阳光充盈房间，变成一座开敞的花园。院子里，开出最好看的玫瑰。它也想，装扮这新的生活，一声声唱起歌。

可是，它的声音嘶哑，嗓子喘弱，就像一把笛子摔破。

那个大孩子，喂着它长大，是他看见它，僵硬在笼底下，慌忙的跑出来，哭着声音说：

“它水有粮有，什么都有啊！”

是啊，是啊，它什么都有啊，银儿。“他确实是死了，”另一只年老的金丝雀，坎波亚莫尔说……[注]

银儿，有一个鸟儿的天堂吗？蓝色的天空上，是否有一座翠绿的花果园，里面开满金色的玫瑰花，飞翔着鸟儿们，洁白的、粉红的、湛蓝的，还有黄灿灿的灵魂？

噢，那天夜里，孩子们，你和我，把死去的鸟儿，在花园里放下。那时候，天空里，满满的月儿。它苍白的银光中，这可怜的歌手，在布兰卡洁白的手心上，[注]仿佛是黄色百合，那枯萎的花瓣。

我们把它埋葬在，这一大丛玫瑰的泥土下。

春天里，银儿，我们会看见，有一只鸟儿，从白色玫瑰的，花心里飞出来。那一刹那间，芳香的空气，变得丝丝动听。四月的阳光下，一对无形的翅膀，正迷乱地飞绕，扑扑地翻摇。那纯金般清脆的颤鸣，只悄悄留下，一溜烟一样的痕迹。

---

1. 坎波亚莫尔（1817-1901），西班牙现实主义诗人、哲学家。
2. 布兰卡是诗人的侄女。

第八十四篇
小山丘

银儿啊，你从没见过我，又浪漫又古典地，躺在山丘上。

……当牛儿走过，狗儿跑过，乌鸦飞过，我动也不动，看都不看。当夜幕沉沉降落，当影子从身上脱下，我才独自离开。我已不知道，在这里，什么时候是第一次；甚至还怀疑，是不是曾经来过。

你知道，我说的是哪座山丘：科巴诺的葡萄老园之上，像男人、女人的躯体雕塑一样，隆起的那座红色山冈。

那座山冈上，我读过，我所有读来的书；我想过，我所有想起的事。在每一间陈列馆，我都看见，我为自己画的像：那个我，穿着黑色的衣裳，躺在一片沙地上，背向着我——我是说背向着你，背对所有看画的人——西边的天空和我的眼睛之间，是我自由的心灵。

松果园的屋子里，传来一声声的呼唤，我是不是要去吃饭，或者本已该入眠。我想啊，我就要回去了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会不会呆在那里。我只是知道，银儿，现在的我，没有和你一起在这里，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不能，即使是，我们已经死在坟墓里。

但是我总在，那红色的小山冈，又古典又浪漫地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看着落日落在河面上……

第八十五篇
秋天

那太阳，银儿，已经懒到，爬不出被窝了。农人们，起得可比它还早。它光着身子，凉簌簌，这也是真的。

北风，呜啦啦地吹！你看，地面上，掉落满眼的枝叶。风儿刮得直，卷得紧。它们挤成一排排，指向南方。

那一架架犁头，银儿，它们就像战争中，本来粗鲁的武器，现在用在了，和平时，快乐的劳作里。

潮湿，宽大的田埂上，时候又绿了的，黄灿灿的树木，在路两旁，就像浅金色的篝火，轻柔又活脱脱，映亮我和银儿，欢快的脚步。

第八十六篇
拴住的狗

这入深后的秋天，银儿，对我来说，它就像一条拴住的狗。当午后的院子、中庭或花园，开始变得阴冷，它就在孤独中，一声一声，长长的又是叫，又是吼……

这几天，它变得越发的黄。银儿，我无论在哪里，都听到这条拴住的狗。它向着落日，叫得冷飕飕……

这叫声听起来，不因为什么，恍如一曲哀挽的歌。有些时候里，人活着的生命，完全在金钱中度过，好像一颗贪婪的心，当财宝就要失去，还抱住那最后一个……

金钱啊，灵魂把它贪婪地聚藏，又终被它挥霍而光。这刚好虚无的存在，就像那些小男孩，用镜子抓住一片阳光，投上阴暗中的墙壁，映出一副蝴蝶、干叶般的孤落影像……

麻雀和乌鸦，在金合欢和甜橙树的枝头，一枝一枝往上跳，向高处一点点，追逐着太阳光。太阳变成一朵玫瑰，又化作一面锦葵……

那种美丽，让人失去了心跳，让倏忽的瞬间，转眼只看见永恒，仿佛死亡之后，还在寂灭中活着。这拴住的狗，刺耳、焦躁地，止不住地叫，也许是已经感到，那美丽正在死去……

第八十七篇
希腊龟注

一天中午，从学校回家，我的兄弟和我，在巷子里碰到它。银儿，那还是八月，普鲁士蓝的天空，蓝得几乎发黑！因为太热，他们带我走近路，才经过了那里……

在粮仓的墙草间，差不多，一个土块一样的，就是那，只能任人摆布的它。已经老去的金雀花，半从眼熟的黄颜色，注正片片枯败在，一边的墙角落，总算给了它，些许掩护的荫影。

我们害怕地，在保姆的帮助下，还是抓住了它；嘴里叫喊着，急冲冲跑进家，“一只乌龟，一只乌龟！”我们赶紧冲洗，因为它太脏啦。它终于露出来，好像一块贴花纸，好像又黑又黄的方块画……

堂华金·德·拉·奥利瓦，“绿鸟”，还有其他一些人，听我们讲起后，全都告诉说，它是一只希腊龟。到后来，我在耶稣会，念起了自然史，看到书上画着它。一样的样儿，一样的名字。在大玻璃柜里，涂着防腐药，标牌上写着的，也是这个名字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只希腊龟。

从那以后，它就呆在那里。孩子们可恶地捉弄它，放在秋千上摆荡，扔到伯爵的面前，把它整个儿肚朝上，翻了好几天……

有一次，聋子要给我们看看，它的壳有多硬，于是开了一枪。子弹飞起，其中一颗打死了，正在梨树下喝水的，一只可怜的白鸽。

好几个月过去，它都没了踪影。

有一天，它突然，出现在煤块里，动也不动，死了一样。另外一次，它出现在阴沟里……有时候，一窝空蛋壳，那意味着，它就在那儿呆过。它和母鸡、鸽子、麻雀一起吃东西。最喜欢的是西红柿。

在春天里，它有时候，成了院子的主人。从那枯竭、孤僻而永恒的衰老中，它又长出一棵新枝，要给自己另一个世纪……

---

1. 希腊龟就是欧洲陆龟，因希腊发现较多而得名。

2. 希腊龟一般身显黄色。

第八十八篇
十月的下午

假期已经过去，随着第一片黄叶的飘落，孩子们又回到学校。孤寂，没有人。阳光在屋里，也随着落叶，显得空荡荡。幻觉之中，还响起逝去的闹喊，遥远的笑声……

蔷薇还在开，薄暮在上边，缓缓垂落。落日的火光，点燃这最后的花朵。一阵芬芳的火焰，向着西方的，燃烧的天空升起。整座花园，闻起来，仿佛玫瑰烧着。宁静，没有声。

银儿和我，一样的闲烦，不知道，有什么可以干。它一点一点，犹豫地，走近我，最后定下心，踏上干硬的砖铺路，和我进了屋……

第八十九篇
安托莉亚

小河的水涨这么多。夏季里，那黄色百合，水边不变的优雅，被冲得七零八落。它的美丽，都随一片片花瓣，投了奔逝的水流……

安托莉亚，穿着假日的衣裙，从哪里才跨得过？过河的石头，已经被泥沙埋没。姑娘沿着河岸，一直往上，走到那一排，杨叶翩翩的林墙，看看可不可以过……不行啊……

这时候，我殷勤地，牵上我的银儿。

我一说话，安托莉亚啊，整个人儿，就像点着了热火。她脸上，那烧红的斑点，在灰色的眼睑边，露出的都是纯真。再后边，她突然对着一棵树，笑出声来……终于，她下定了心。

她把一条，绒线的玫瑰色头巾，扔在草地里，几步跑去，骑上了银儿，就像敏捷的猎兔狗。那结实，又浑圆的双腿，想不到，虽然动作老练，却难为情地，悬在银儿的这一边，那一边。粗线的袜子上，织着白色、红色的花圆圈。

银儿犹豫了几步，才稳稳地一跃，站定在河对岸。这时候，一条河流横亘在，我和安托莉亚的羞涩间。她提起脚跟，碰碰银儿的肚皮。我傻傻的银儿，就在这黑皮肤少女，那金色、银色的笑声里，踢踏踏的，颠晃晃地，跑过了花草原。

河岸边，百合的芬芳，流水的味道，飘散着爱的气息。昔日的莎士比亚，借克莉奥佩特拉之口，所说过的话，就像一顶带刺的，玫瑰的花冠，久久盘绕着，扎紧了我的思神：

噢，那幸福的马儿，托起了安东尼的重量！[注]

银儿呃！——

终于，动气的我，乱了腔，硬生生喊出来……

---

1. 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》是莎士比亚的第五大悲剧。故事的主角安东尼是罗马帝国主帅，也是三位执政者之一；克莉奥佩特拉则是埃及女

王。

第九十篇
被遗忘的葡萄串

十月的时候，连绵的雨季过后，在一个天空蔚蓝，山野金黄的晴日里，我们一块儿，去上葡萄园。

银儿的背上，一只驼篮的底角，载着我们的午后点，驼着孩子们的宽边帽。驼篮的另一只，为了银儿的平衡，装的可是啊，雪白映着粉红，桃花一样娇嫩的布兰卡。

新洗的原野，是多么迷人！溪水漫上两岸，泥土软软犁深。田地边，白杨上的黄叶，还一片片点染，也看得见，那黑色的鸟儿。

突然间，女孩子一个接一个，跑起来，大叫着：

“一串葡萄！一串葡萄！”

一棵长长的，葡萄老树，缠结的藤条上，张挂着，几片如墨块，似胭脂的枯叶子。火烈的太阳下，一串明艳，饱满的琥珀葡萄，直烧得晶莹，又透亮，仿佛一个女子，在她的秋天，漏出了一段春光。

每个人都想要！

维多利亚一把摘下，[注]护在背后边。可是我，一样向她要。这个就要长成女人的女孩子，亲热地带着，对男人的一片温顺，心甘情愿地，把葡萄让给了我。

这一串，大大的葡萄，有五颗。我分给，维多利亚一颗，布兰卡一颗，萝拉一颗，还有佩帕一颗[注]——这群孩子啊，在齐声的，笑声和掌声里，那最后一颗，分给了银儿。

它粗鲁的大牙齿，一口咬过去。

---

1. 诗人的姐姐也叫维多利亚。

2. 萝拉和佩帕都是诗人姐姐维多利亚的女儿。《银儿与我》完成时诗人已经三十多岁。

第九十一篇
海军司令

你不认识它。在你来之前，它就被牵走。

从它那里，我学到了高贵。你也看见，它用过的食槽上方，那块木还留有它的名字。它的鞍座，嚼子和缰绳，那边也都还在。

银儿啊，它第一次踏进院子，仿佛幻觉一般！它从海泽地那边来，带给了我，无尽的活力、生气和欢乐。好俊美啊！

每一天，一大早，我和它沿着河岸，一起往下而去。我们从海泽里奔过，惊起一群群，乌云般，在磨坊上盘绕的，秃鼻乌鸦。最后再，爬上大马路，在脆硬、密集的碎蹄里，踏入新街。

一个冬日的午后，圣胡安酒窖的，杜邦先生，手拿着长鞭，到我们家里来。他把几张钞票，放在厅里的烛台上，拉乌罗就和他，注一起去了牲口栏。再后来，天黑的时候，我从窗口里，看见海军司令，套在杜邦先生，那一辆双轮拉车前，在淋漓的雨水里，从新街往上而去。那一切，仿佛在梦中。

我的心，不知道痛了多少天。他们只好把医生请来，给我开了乙醚，溴化物之类，已经不知道，都是些什么东西。直到有一天，时光把一切抹去，从我的心里边，也把它带走。银儿，伯爵和那个小女孩，也是那样，从记忆里最后离开。

是啊，银儿，你们本可以，是一对多好的朋友！

---

1. 拉乌罗是诗人家的仆人。

第九十二篇
书花[注]

银儿，太阳的轨道，已经这么短。落山的时候，它长长的光绺，在大地上，播下动人的金黄。

新翻的黑土地，一条条平行的铁犁沟，又湿润又松软。泥缝里，脱了壳的种子，又一次，发出淡绿色的嫩芽。

怕冷的鸟儿，在高高的天上，一大群，一大群，向摩尔人飞去。[注]最轻微的一阵风，吹脱最后的黄叶子，摘光了大树枝。

银儿，这样的季节，总叫人想起，去看一看灵魂。现在的我们，又有了一个朋友：这本精心挑选的，高雅的新书。打开书，那满目的原野，也完完全全，展现在我们眼前。那一览无遗的风光，抚慰我无限的心思，支撑着，我寂寞的思绪。

你看啊，银儿，这棵树，它的绿荫和鸟语，不到一个月，就把我们的午睡遮蔽。在凛冽西风，又苍黄，又峭急的呜咽中，一棵棵孤独的树，只剩下细小、干枯的剪影。

一只黑色的鸟儿，站在枝头的残叶里。

---

1. 原意指的是书页上的花饰。
2. 这里借用摩尔人代指西北非。

第九十三篇
鳞甲

从磨坊街起，银儿，就是另一个莫格尔。

那边开始，进入水手的地段。人们说话，完全另外一种样子。话语里，尽是海上的行话，充满着恣肆、奇异的景象。

男人们穿着讲究，钥匙链重重的，抽的是上好的雪茄，长长的烟斗。你看啊，就像拉波索，车厂街一个粗健、干巴的老实汉子，同一个黑皮肤、黄头发的快活男仔，比如你认识的，那个河岸街的皮贡，[注]他们之间有多大的不同！

格拉娜蒂娅，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，那位司事的女儿，住在珊瑚街。只要她一到，那生动、形象的话儿，就会叫我家的厨房，一阵阵的荡漾起来。那些女仆，一个住在花编道，一个住在金山，还有一个是烤房街，都听得如痴，又入迷。

她说到加的斯，讲起塔里法，还有岛上的各种事。[注]她大谈走私烟草，英国料子，丝质长袜，甚至银子和金子……再之后，她蹬蹬脚后跟，扭动着，一身紧衣下，婀娜、轻盈的纤细腰肢，裹起那条黑颜色，泡沫一样的薄纱围巾，走了……

仆人们还在，议论她那多彩的话。我看见蒙特马约，[注]用手蒙住左眼，对着太阳，在看一片鱼鳞……我问她，在做什么。她回答我，鳞甲里，一道虹弧下，看见了卡门圣母，敞襟的披风绣着花。

卡门圣母，那水手的守护神，可不是，告诉她的，又是那个格拉娜蒂娅……

---

1. 皮贡是在诗人家做事的一位老水手。
2. 18世纪时，加的斯曾经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海港。塔里法是西班牙最南端的一个小城。
3. 这里的蒙特马约是诗人家的一位仆人。

第九十四篇
皮尼托

“有个人，有个人……比那皮尼托，还要蠢三分！……”[注]

谁是皮尼托，我都快忘记了。这时候，银儿，柔淡的秋日里，那红色的沙坎，比灼热的大火还红艳。突然间，孩子的声音带我们看见，可怜的皮尼托，背着黑乌乌的葡萄藤，正从土坡走上来。

我仿佛记上来，但仍然没有想起。我几乎，没有他的记忆。仅仅一瞬间，我在脏乱和丑陋里，看见干瘦、黝黑、灵活的他，有一丝俊美的痕迹。可是，我想把那形象定影，一切又消散而去，就像清晨的一个梦。我都不知道，我想起的，是不是他……

那也许，是一个下雨的早晨。新街上，孩子们的石块里，他几乎赤条条地，在街道上落跑。

也许，又一个冬日的黄昏，归路上的他，垂丧着头颅，歪歪倒倒，沿着老墓地的围墙，走向空磨坊，那不要租金的洞口。那里边，住着外乡的乞丐。那旁边，堆着垃圾和死狗。

“……比那皮尼托，还要蠢三分！……有个人！……”

银儿，我怎样才能够，和他说上，只是那么一次话！这个可怜人，他已经死了。玛卡里亚说的，他在科利利娅家，喝醉了酒，[注]掉进城堡边的水沟，就死了。

那都是，银儿，很久以前的事，就像你现在，我还是一个小孩子。可是，他真的是蠢吗？为什么，为什么他会那样啊？

银儿，他死了，我再也不能知道，他是怎样一个人。现在你知道，那个小男孩——他的妈妈，肯定认识他，说我比他，还要蠢三分。

---

1. 原文为诗人的莫格尔家乡话。
2. “科利利娅”是住在莫格尔近郊的一对放荡母女。

第九十五篇
河

你看啊，银儿，那些人狠，心又坏的家伙，对矿山之间的河流，都做了些什么。黄昏时分，那红色的河水，在黄紫满淌的淤泥中，几乎已经，映不出灿烂的夕阳。河道也快了，只有那玩具的小船，才能去通航。真是卑劣啊！

从前，酒商的大货船，独桅船，双桅帆船，三角帆船——野狼号；年轻的埃洛伊莎号；圣卡埃塔诺号，我爸爸的船，可怜的金特罗在开；星辰号，我叔叔的船，皮贡作船长——一柱柱快活的桅杆，让圣胡安的天空永远迷乱——那入云的主桅，留给孩子多少惊叹！

它们满载葡萄酒，仿佛就要，沉没在水中。一船船，开往马拉加、加的斯，[注]开往直布罗陀……大船之间，轻舟如梭，海波掀翻。摇曳中的神像、船号和船眼，黄耀着白，绿漆着蓝，还有洋红一大片……

渔夫们，往镇子里运上，沙丁鱼、大牡蛎、鳗鲡、鳎鱼和螃蟹……红河镇的铜矿，让它们全成了毒物。到今天，有钱人吃了恶心，穷人们才有得捞，银儿，这倒是，不幸中的万幸……只是，那些三角帆、双桅帆和独桅船，全都没有了。

真是可悲啊！基督的圣像，[注]再也看不到，潮来时高涨的海水！河床里，只剩下涸竭的细流，就像一个枯干、褴褛的叫花子，他萎败的死尸上，那微末的血管。

铁锈般的色彩，如同嫣红的落日，打上已经朽烂、解体的星辰号，那乌黑、支离的龙骨，扎过河上的天空，就像一大副，烧焦了的鱼刺架。如今，那里已经成为，快乐的孩子们，扮演缉私队的乐园。那里也是我，那可怜的心，禁不住忧伤的地方。

---

1. 马拉加是西班牙第二大港口。
2. 据传说，一块基督受难像顺着红河水，漂至河岸边的小礼拜堂。这个地方，现在称之为“基督圣像街”。

第九十六篇
石榴

多美的石榴啊，银儿！这是阿格迪娅，选出的最好一颗。它从修女溪，为我远远送来，再没有什么水果，能够像这样，让我想起，那滋养它的溪水，想起那溪水的清凉。

它饱满的果肉，又新鲜，又紧实，已经胀得啊，就要裂开花。银儿，我们该把它，吃下吗？

那苦涩的干皮儿，尝一尝，真是可人啊！它硬硬的，牢牢包覆着，就像那土里，根须抓住了泥巴。你看啊，第一层甜籽儿，紧紧贴着石榴皮，从粉嫩中，揭出一窝红宝石，只是一刹那。

现在呢，银儿，果心里，密密的挤进，浑圆、玉润的小颗粒。那是薄薄的纱缦下，一堆儿，可以吃下的，美味的紫晶宝贝，又多汁，又肉质，就像一颗多窍的，不知哪一位，年轻王后的心。

银儿，快看啊，里边就要挤不下！咬住它，我们快吃吧。真好吃啊！快味中的牙齿，就要消失在，那一口可心、红艳的，无尽的甜熟里。等一等，我可不能说话啦。

那舌头上的感觉，就像你的一双眼睛，迷失在万花筒，那幻动不止、迷境一般的七彩里。好了，我吃完啦！

我没有石榴树了，银儿。你没有见过，花街酒窖的院子里，注就曾经有几棵。下午的时候，我们会从树下走过……望过坍倒的墙垣，可以看见，珊瑚街那边，一座座家院，还有原野，河流，直叫人入迷。缉私队的军号，山里边的锻坊，在远远飘响……

那一切，每一天的小镇，都诗意一片，都是从没有过的，都是我的新发现。落日里，石榴树烧着一般，仿佛是，一树繁盛的宝藏。树边一口井，无花果的影子，把它生生印乱。

无花果树上，爬满了四脚蛇……

石榴啊，莫格尔之果，盾徽上的华饰！

胭红的落日里，石榴向着光芒，一颗颗绽裂！石榴在修女地的果园，在梨

树溪的山谷，在沙巴里戈的高岗。注那里村野恬然，水流深淀，玫瑰色的天空，在我的遐思中，化入夜的静谧！

---

1. 诗人出生时的家，位于河岸街与花街的路口。如今的花街，已经以诗人的妻子为名。
2. 沙巴里戈是莫格尔附近的农场。

第九十七篇
老墓地

我想的是，银儿，你跟我一块进去。我们混在，砖匠的驴子中间，墓工就不会发现。我们现在，已经踏入幽境一片……

我们，走……

你看，这就是圣何塞墓院。背阴的角落里，绿幽幽的，倒下的铁栏间，是神父们的墓葬……三点钟，西风中颤动的阳光，仿佛要熔化，那边一块小小的，粉得煞白的墓院。那是啊，孩子们的墓园……

我们，走……

这是海军司令注……堂娜贝尼塔注……这是穷人的墓坑，银儿……意大利柏树里，麻雀儿跳进去，又跳出来！你看它们，多么的欢乐！那边一只鸡冠鸟，用鼠尾草，在墓龛上，做了一个巢……

那边是，墓工的几个孩子。面包上，涂了红色的奶油。他们正，吃得满心的笑……银儿，看这里，两只白色的蝴蝶……里边的新墓园……等等……听见了吗？一阵铃铛的声音……

那是三点钟的班车，在公路上，开到了小车站……

那几棵松树，在风磨坊那边……

那是堂娜鲁特加尔塔……那是个船长……那边是，阿尔佛雷狄多·拉莫斯，那还是他小的时候，一个春日的午后，我和兄妹们，还有贝贝·萨恩斯，安东尼奥·里贝罗，用白色的棺材匣子，一块儿把他，送到了这里……

安静！……

红河镇的火车，正从桥上驰过……

还在跑……

可怜的卡尔曼，得上了痨病，银儿，她长得那么好看……看啊，这玫瑰，带着阳光在绽开……这里，就是那个小女孩，那一朵晚香玉，她黑色的眼睛，再也不会睁开……

这里，银儿，是我的爸爸……

银儿……

---

1. 路易斯·平逊上将（1816-1891），西班牙皇家海军总司令，生于也离世于莫格尔。1911年，其遗骨迁至加的斯的海军名将公墓。
2. 堂娜贝尼塔也是诗人的米妈园老师。

第九十八篇
利比亚尼

靠到边上，银儿，让学校的孩子们过去。你知道，星期四，他们要去原野里踏青。

有几次，他带他们去了，那个卡斯蒂利亚神父那里。[注]另外几次，他们去的是伤心桥。他们也去水池地。今天，想必是心情不错，你看，利比亚尼带着他们，往山上的寺院去了。

有时候，我在想啊，那个利比亚尼，不会拿你当人看。你知道，我们镇长的说法是，别把小孩教成了驴。不过，我怕的却是，你会被饿死。可怜的利比亚尼，嚷着“天主面前皆兄弟”，叫着“孩子们到我身边来”，一顿花言巧语，唱得条条是理。

就这样，他在午后的田野里，给每一个孩子，分发他们的午点。一次次的，他一个人，把半份吃了十三次。

你看，那支队伍，一路都是欢乐！穷人的孩子们，就像一群，衣不蔽体的初心，红艳艳的，萌动着，在十月火辣的午后，洋溢着天真的快意，投射出灼热的活力。

利比亚尼，在那件桂皮色，紧窄窄的，本属于鲍里亚的，[注]格子服里，扭动着肥软的身躯。花白的大胡子，挂满了笑容，因为那松树下，又有一顿丰盛的美餐，在等着……

地上的田野，在他的脚步后，就像五彩的金属片，一阵阵的晃忽颤动，就像一口巨大的，在夕祷后，已然沉静的钟，还像一只绿色的大熊蜂，总是在镇子上，那金色的钟楼里，一直嗡嗡嗡。

从那里，看得见远处的海洋。

---

1. 西班牙语又称卡斯蒂利亚语。卡斯蒂利亚是历史上的一个王国，后形成为西班牙王国。诗人自述到，“我的父亲是卡斯蒂利亚人”。

2. 鲍里亚是一位莫格尔医生。

第九十九篇
城堡

银儿，今下午的天空好美！

秋日下，那金属般的光线，仿佛一道道，纯金的宽刃剑！我喜欢到这里来，因为僻静的土坡上，可以美美地，看着夕阳往下落。没有人打扰我们，我们也不会，把谁给碍着……

脏兮兮的城墙，到那些酒馆间，只有一座白色、蓝色的屋子，掩绕在，砾芥和荨麻里。看样子，没有人的踪迹。在夜里，这儿可是，科利利娅和她女儿，幽会男人的风流地。这两个，身材好、皮肤白的女人，总是一身黑衣裳，看上去，几乎一个模样。

那一条土沟，就是皮尼托死去的地方。他两天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看见。炮手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，架起大炮的地方。你见过的，那个堂伊格纳西奥，十拿九稳地，把烧酒偷运出去，一样是这里。另外啊，伤心街进来的牛群，走的也是这里。

这一带，看不见小孩子……

从沟上的桥孔里，远远只看见，红妍妍的，满眼衰萎的葡萄园。那后边，一堆堆的砖窑，一道紫色的河床，再看看，那荒凉的沼泽地，看看那，在西边沉落的夕阳。

巨大的落日，露出胭脂的色彩，像一个现身的神灵，把所有迷狂都吸去，从韦尔瓦之后，在压过世界的，一片死寂中，落下了海平面。银儿，这就是莫格尔，就是它的原野，就是你和我。

第一百篇
老斗牛场

银儿，老斗牛场的景象，又一次，像一阵抓不住的风，掠过我心上。有天下午，它被烧毁了……哦……什么时候烧掉的，我也不知道……

我也不知道，那里边的样子……只有一个，仿佛见过的印象——是不是，巧克力图片上，画的那种模样？那可是，马诺利托·佛洛雷斯给我的——几只灰溜溜，鼻子扁平的小狗，就像橡皮块一样，被一只黑色的公牛，挑到了半空中……

圆圆的斗牛场，墨绿色，高高的野草里，一地的死寂和荒凉……我只知道，它外边的模样；我说的是看台上，就是说，不是那个斗场……但是，那里没有人……我绕着松木的梯座跑，幻想着，就像图片上一样。这就是那个真实的、完好的斗牛场，一圈圈，越走越高。

头顶上的雨水，从入夜的暮色中，一阵阵打来。我的灵魂，在浓浓的阴影里，满是黑绿色，悦目的永恒远景。我说的是，那密云下的寒意，抹起远处的大海，带着轻盈的，丝丝流散的白色光亮，飘进地平线上，一片气流挠过的松林……

就这样，也只是这样……我在那里曾经多久？又是谁带我出来？那是什么时候？我全然不知道，也没人可以告诉我，银儿……可是一提到它，每个人都对我说：

“是啊，城堡那座场子，[注]它被烧掉了……那个时候，斗牛士真的是，到我们莫格尔来……”

---

1. 这座斗牛场位于今日的城堡街。

第一百零一篇
回声

这地方如此孤寂，总仿佛，有人在走来。山上的猎人，在这里跨开大步，登上路边的围坎，想把归途看得更远。听人说，那个强盗帕拉莱斯，在这一带打劫的时候，就在这里过的夜……

那红色的岩石，在早晨，看着旭日升起。有时候，入夜的暮色里，几只歧路的山羊，在它上边，对着黄色的月亮，剪下一张影子。

牧场上，只有八月间，才会干涸的小湖泊，分出一块块，黄色、绿色、玫瑰色的天空。孩子们，把石头块扔下；它彩色的眼睛，就要被打瞎。他们不是打青蛙，只为了，水里漩涡大，扑通一声哗啦啦。

山路拐弯了，我让银儿也停下。路边的角豆树，一树乌黑成壳的，干枯刀荚，掩住了草地的入口。我用两只手儿，围在我的嘴边，对着那红色岩石，大声喊起来："银儿呃！"

岩石哑着声，软塌塌的，染上旁边，那湖水的几丝柔润，在向我回答："银儿哦！"就在一闪之间，银儿直直地，扬起又扭过头颅，浑身颤抖着，拔腿要跑走。

"银儿呃！"我再一次，向岩石喊起。

岩石又把我回答，"银儿哦！"

银儿看着我，又望一望岩石，然后翻起嘴唇，向着高高的天空，发出好一阵，停不下来的唤鸣。

岩石也拖长了声音，轰轰不清的，它们一个腔儿，咕噜噜，一块应个不停。最后那一声，比银儿还要长，还要沉。

银儿又叫一阵。

岩石又叫一阵。

这时候，银儿狂乱、暴烈、犟横地，就像是坏天气，闷了它的头，没方没向打着转，拱着泥土地，想要留我一个人，挣脱缰绳再逃走。

我轻柔地，低着声音，哄它往前走去。一步一步，只听见，它叫唤的娇

喉，独自飘响在，仙人掌的堆丛后。

第一百零二篇
虚惊

孩子们吃饭了。

灯火在雪白的桌布上，梦幻一般，照出暖烘烘的，玫瑰色光晕，抹红火艳的天竺葵，射亮了，斑斓的熟苹果，给夜晚生生打上，一种浓浓的喜悦。那些童真的脸庞，都一片片变作，纯朴的田园诗。

小小的女孩儿，妇人一样吃着饭。男孩子闹嚷着，仿佛已是男人一般。再后边，一个年轻，金发的美丽母亲，眼含着微微的笑意，袒露出雪白的胸脯，给自己的小宝宝喂奶。

清朗的夜空上，一颗颗颤动的星星，在花园的窗口里，又硬又冷。

忽然之间，布兰卡，仿佛一条柔弱的光电，逃进妈妈的胸怀。屋子中，顿时死寂一片；椅子翻倒的声音，哗啦啦响起。所有人，都跟着她在跑，在惊恐中，看着那洞窗口，噪急的声音乱成一团。

我的傻银儿！它对着窗口的，白色脑袋，投出巨大的影子。玻璃上，仿佛印出一个，可怕的幽灵。它一动不动，带着忧伤，望着灯火中，温馨满屋的餐房。

第一百零三篇
古泉

那一汪古泉，映着永远的绿松林，永远白哗哗。曙光的粉红和湛蓝里，它一堆儿，白花花。午后的金黄中，白晃晃的，它接着紫色在落下。夜晚的墨绿，浓浓的深蓝后，它还是白莹莹的它。

银儿啊，这古老的泉水，多少次，你看见我，在这里久久伫立。它就像一注琴曲，一座坟墓，吐着蕴着，世上所有的哀歌。银儿啊，那就是，生命的真实感觉。

泉水里，我看见帕提农的神庙，注看见过金字塔，还有所有的大教堂。每一回，一眼泉水，一座陵墓，一根廊柱，那永恒、不变的美，都令我不能入睡。它们和古泉的景象，在我浅浅的梦里，交错着，变幻着。

从它那里，我看到一切。在一切那里，我又想起它。就这样，它在那里潺湲，在那里溢泻，又纯然，又迷人，就这样，在那里永恒。它有它，完全属于自己的，光芒和色彩。一个人的双手，几乎就可以，像捧起生命的，所有的水分，把它捧起来。

勃克林的希腊画里，绘过它；注路易斯修士，注翻译过它。贝多芬喜悦的泪水，让它恣肆；米开朗基罗和罗丹，把它传递。

它是摇篮，是婚礼；是歌谣，是十四行诗；是现实，也是快乐；它最后，也是死。

银儿，就在今夜，它在那里死去，就像汩汩声中，那暗黑，那柔软的绿意，掩埋着一具，大理石般的肉躯。死去后，我的灵魂里，已经涌出，无尽的水流。

---

1. 帕提农神庙位于雅典卫城，是现存最重要的古希腊建筑。
2. 阿诺德·勃克林（1827-1901），著名瑞士画家，其画作常取材于希腊神话。
3. 路易斯·莱昂（1527-1591），所译《雅歌》是西班牙文学第一部译作。

第一百零四篇
路

银儿，昨天夜里，好多的叶子，死在风中！

整棵树，仿佛栽倒过来，树冠涂在地上，根须抓在天空，要把自己，像花瓣一样撒开。你看那一棵山杨，就好像露西亚，马戏团的杂耍姑娘，把一头火红的发丝，洒落在地毯上，两条并举的腿，又美丽，又纤细，在灰色的网袜里，显得格外的长。

现在啊，银儿，那些小鸟，在光秃秃的枝丫上，看着我们，踏在金色的落叶上，就像春天里，我们看着它们，在绿色的枝叶里站立。叶子上，从前唱的，都是柔美的歌谣；如今坠下来，那一阵阵祈祷，如此干涩，如此闷长！

你看见了吗，银儿？田野里，铺满了落叶。可是这个星期天，当我们再回来，你一片也看不到。我不知道，它们死去，又去了哪里。一定是鸟儿，在春天的爱里，告诉了它们，你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的，悄悄然，美丽死去的秘密，银儿……

第一百零五篇
松子

新街上，卖松子的女孩，从阳光里走来。她带着，生的，烤的松子；我就要，跑过去买。你一份，我一份，银儿，烤松子，只花一个肥狗崽。注

金色、蓝色的日子里，十一月，把冬季和夏季，掺在了一起。阳光叮人一样，静脉一条条鼓胀，就像滑溜的蓝蚂蝗……

曼查来的卖布郎，注灰色的大包，驼在肩上；一声声穿过，粉墙中，宁静、干净的石街坊。卢塞纳的金玩商，满挑的货物，一担子的黄光芒，每一声声叮当响，打动了阳光……

沙坝来的，双耳篮的小姑娘，一步一步，在起伏的，石灰粉墙上，炭块在手里，拉出的线儿长又长。一样长的叫卖，带着她，难为情的惆怅：“烤——松子咯！……”注

一道门影中，两个恋爱的人，偎成一堆儿，在笑的火焰里，拣起最好的果仁，我吃你一口，你也吃我一口。上学的孩子，一路走，一路在门槛上，用石子砸开松子……

还记得小时候，多少冬日的下午，我们用手帕，带上一包烤松子，到小河地，马里亚诺的橘园去。我所有的快事，就是捎上那把，剥壳儿的小折刀。它鱼儿的外形，镶着螺钿的柄。柄的两边，一个样儿的，一对红宝石的眼睛，里边是，埃菲尔铁塔的浮影……

银儿啊，烤松子在嘴里，留下多美的滋味！它给你精力，也长你神气！寒冷的季节，你会在阳光中升起，一种安然的感觉。你已经仿佛，是一座永恒的雕像。你一步一个脆响，你仿佛已经，没有了冬衣的重量。银儿啊，我甚至都想去找，那个大汉莱昂，那个车仆曼奎托，比一比，谁的手腕劲更强……

---

1. 西班牙的十分硬币铸有奇特的狮子形象，因形似而被称之为“肥狗”。
2. 曼查是堂吉诃德的故乡，该地区位于安达卢西亚之北。《堂吉诃德》原题“曼查来的堂吉诃德”。“曼查”的字面意思，在西班牙语中恰好是“污点”。

3. 原文为诗人的莫格尔家乡话。

第一百零六篇
逃牛

我和银儿，到达橘园的时候，山影还在溪谷。狮爪草，注白白的，那是带着霜。太阳还没有，在明亮、无色的天空，涂上一层金黄。栎树下的山冈，在天幕中，印出墨黝黝的，最纤细的荆豆丛……

时不时，一阵漂浮着，拉长了的，轻微声响，叫我不由抬起眼睛。那是一大群，变幻着完美阵形，向着橄榄林，飞回来的椋鸟……

我拍拍手掌……一阵回声……曼努尔！……没有人……突然间，一阵急促的轰鸣，充入了耳朵……我的心，整个儿都在跳，击起不详的预感。我牵着银儿，赶紧躲进，无花果的老树间……

听啊，它过来了。一头红色的公牛，这晨日的王者，哞哞叫着，东嗅嗅，西闻闻，一路胡突蛮奔，碰到的东西，撞得七零八落。它冲上山冈，站住了片刻，下边的溪谷，一时回荡着，又短又急又紧的，可怕的嗥叫和呜咽，直直射上天顶。

那些椋鸟，没有丝毫惊惧，一直在玫瑰色的天空，一阵轻声飞过。只是我的心跳，掩没了它们的低语。

太阳从一片尘土中，又露了出来，满圈都是古铜颜色。公牛踏过龙舌兰，往下边的水井走去。

它喝了一会儿水，然后勇士般，一副高傲的模样，仿佛自己比原野还大，扬蹄踏上了山冈。犄角上，缠挂着残断的葡萄藤。在我瞪直的双眼间，纯金般炫目的曙光中，它消失在山冈后……

---

1. 狮爪草即莫邪菊，一种海滨蔓生植物，其茎肉质似芦荟。

第一百零七篇
十一月的牧歌

入夜的时候，银儿从原野回来，背上驼着，白蒙蒙一山，做柴火的松枝。那一大堆，绿影子下，疲惫的它，快要消失不见。

它步子碎了，响成一片，就像马戏团的小姐，在钢丝上，细心又贪玩……它仿佛不是在走，尖起两只耳朵，[注]看了还以为是，在大块的背壳下，拖着屋子的蜗牛。

那油绿的树枝，一丫丫撑支，乌鸦栖过的树枝！——好可怕啊，银儿，它们都曾经，在风中巍巍颤立，可怜的它们，现在落下来，掉在黄昏中，丢在小路上，那干白的尘土里。

凉凉的，锦葵色的晚馨，把一切打上光晕。腊月将至的田野，又温柔，又谦卑的驴儿，在负重中，像去年一样，开始显得神圣……

---

1. 两只尖耳朵，形似于蜗牛的触角。

第一百零八篇
白马

银儿，我好伤心……

经过花街时，[注]在门厅那里，就是双胞胎兄弟，被雷打死的地方，我看见聋子的白母马，已经死去。有几个，衣不蔽体的小女孩，围在它旁边，默默无语。

路过的布丽达，那个女裁缝，告诉我说，聋子在早上，把母马牵到临终地，已经喂饱了它。你知道，可怜的它，就像堂胡里安，老得看不见，听不清，四肢不灵，快走不动了……

大约中午的时候，主人的廊檐下，它又一次出现。聋子动怒了，抓起田里的苗架，想用棍棒打走它。它不走，他就用镰刀来扎。

一群人赶过来。在咒骂和哄笑里，母马一瘸一拐，磕磕绊绊的，往上走出了长街，后边跟着，扔起石头，发出吼声的小孩……最后，它倒在地上，就在那儿，在他们手下死去。

看着，看着，它的身上，升起重重的，一种难过的感觉："就让它，在宁静中死去吧！"银儿，仿佛之中，你和我，正站在那里。可是那只像，风眼中，一片飘摇的蝴蝶。

我看到的时候，那些石头，还在它的身旁。它和它们，一样冷。那一只，睁得大大的眼睛，活着时瞎了，现在死去，好像在看我们。眼睛里的白色，是黑暗街道上，唯一剩下的光，在团团絮积的，最轻的玫瑰云块，一片片打亮，暮色高寒的天空……

---

1. 诗人的家位于花街一头。

第一百零九篇
闹婚㊟

银儿，真可心。

披红挂白的，堂娜卡米拉，拿起挂图和教鞭，在给一只猪扑满，上着课，训着话。萨塔纳斯在旁边，一只手里，是空空的葡萄酒囊；㊟另外一只手，从她的腰袋掏着钱。

那几个小人人，我想啊，就是帮工贝壳儿，㊟甜瓜少爷一起做的。不知道，他们从我家里，拿了什么旧衣服。模仿大王佩比托，穿着神父的衣服，骑一头黑色毛驴，举一杆旗子，在最前边走。

中在街，泉来街，车厂街，公证人小广场，彼德罗·特利奥大叔的小胡同，的所有孩子，跟在了最后边。他们敲着锡铁皮，摇着牲口铃，拍起烧水锅，打起舂蒜钵，㊟还有木铜铃和大吊锅，在满月的街道上，㊟合着节拍，踩起步子。

你也知道，那个堂娜卡米拉，已经六十岁，守了三次寡。一样鳏居的萨塔纳斯，倒只有一次，不过年纪好大。他采过七十季葡萄，喝过七十回新酒。今天晚上，他们家门窗紧闭，真该到玻璃后听听；去偷听，去窥看，就像歌谣中，画片上，新郎和新娘的故事！

银儿，闹婚要闹三天。三天后，每一个邻里，才从小广场的祭坛边，烛火通明的圣像前，取回自己的东西。人们在那里，喝醉了酒，跳欢了舞。不过，孩子们的动静，还要闹上好几晚。

最后，只剩下一轮满月，一场浪漫……

---

1. 寡妇或鳏夫再婚时常常有闹婚的习俗。
2. 这种酒袋多为猪羊全皮做成，用以盛装葡萄酒。
3. 这里的“贝壳儿”是诗人家的女仆，诗人家共有三位女仆。
4. 实际上，传统乐器中有一种击罄般的铜钵儿。
5. 一种类似于狂欢节的节庆游行也叫“满月”。

第一百一十篇
吉普赛人

银儿，你看，街道上边，铜色的阳光下，右手里，过来个人，谁都不看，直着身子，但是没穿大衣……

冬天的她，腰身裹着黄手帕，褶边的蓝色裙摆上，白色的圆斑一点点，就像一棵挺拔的橡树，还好好保存着，昔日里的美丽！

她要在公墓后，那个老地方扎营，现在上镇政厅去请求。你记不记得，吉普赛人，那篝火熊熊的，破烂的篷屋，篷屋边，那艳丽的女人。瘦得要命的驴子，在四下里，一口口，独自咬着死亡……

那些驴子，银儿！花编道的那些驴子，在低矮的畜栏里，一听到吉普赛人的声音，准会抖得失了神！

（银儿，我可是放心，要闯进你的厩栏，吉普赛人啊，得跨过半个镇子。再说了，守镇的伦赫尔，喜欢我，也喜欢你。）

不过呢，为了开个玩笑，吓吓它，我尖起嗓子，哭丧着声音，对它说：“进去，进去，银儿！我得关上栅门，他们要来抓走你！”

银儿可知道，吉普赛人，才不会偷走它。它小跑着，跨出了栅门；栅门在它身后，砰地响起，玻璃和铁块儿，刺耳的关门声。

它又是蹦，又是跳，从大理石的门廊，到开着花儿的中庭，又从中庭那里，回到了厩栏边，仿佛是一只箭——笨蛋！就在蹄起蹄落间，它踢断一条，蓝色牵牛的藤蔓。

第一百一十一篇
焰火

再近一点，银儿。快过来……在这儿啊，不要拘什么礼。有你在一边，主人满心喜欢的，他是你的朋友。那边是，他的小狗阿里，你知道它也喜欢你。我呢，银儿，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……

橘园里边，一定冷的很！刚才，你听拉波索都说，“上帝保佑喔，今个儿夜里，不要把橘子咯，一下冻坏太多！”[注]

银儿，你喜欢火吗？我相信，任何女人的裸体，都不能同这火焰相比。怎样的手臂，怎样的双腿，怎样飘逸的长发，才能相比，这火红的裸体？自然之中，也许就没有，比得过火的存在。

一座座房屋，紧闭着，夜在外面，分外的寂寞。不过啊，银儿，在这敞开的窗口，就像熔岩的深穴，同是一样的原野，我们离自然，其实近了那么多！火，就是家中的宇宙。

那通红，无尽的火焰，就像它身上，伤口流出的血液，带着所有血的记忆，给我们以热，炙我们如铁。

银儿，火是多么的美啊！你看阿里，一双睁大的眼睛，活泼泼的，凝视着火焰，仿佛眼中也在燃烧。真的有意思！我们敷裹在，闪摇的金光，舞动的影象中，整座的屋子，都在颤晃，忽大又忽小，就像游艺里，俄罗斯人敏捷的身姿。

火焰里，那些飘现的形体，各种各样的，无限的魅力：树枝与鸟儿，水流同狮子，还有山峦和玫瑰。看啊，还有我们自己，不经意间，就在墙上，地上，天花板上，飘漾得如迷。

多么的疯狂，多么的迷醉，多么的有趣！此时此地，银儿，爱情与死亡本就相似。

---

1. 原文为诗人的莫格尔家乡话。

第一百一十二篇
休养

在我休养的地方，[1]在房间微弱的，黄色灯火里，在柔软的地毯、壁幔后，听得见有人，从夜晚的街头走过，听得见，田野归驴的轻蹄，孩子的吆喝和嬉戏，就像一场，星星带露的梦。

你想象得到，驴儿那黑色的大脑袋，孩子那秀气的小头颅。他们在咕噜噜的驴鸣里，唱起的圣诞歌谣，仿佛披着银花，挂着水晶。整个镇子，那感觉，就像萦绕在，烤栗子的薄雾里，牲口圈，嘴鼻边的哈吐中，那祥和之家的气息下……

我的灵魂静静敞泻，变得澄澈，又纯净，仿佛一股天国的水流，在我心底，从岩石的阴隙间，正喷涌而出。这拯救心灵的黄昏！带来寒意，又送来温暖，在时光的最深处，把光明无限充盈。

那上边，那外边的铃声，从星辰间响起。银儿被感染了，在厩栏里，咕噜噜唤起来。一时间，临近的天空，仿佛如此遥远……我哭起来，虚弱，震动，又孤独，就像一个浮士德……[2]

---

1. 1899年，诗人因劳累致病回莫格尔休养。1901年，父亲去世后，诗人又在法国精神病院疗养。
2. 浮士德是中世纪欧洲的传说人物。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巫师，为知识而出卖灵魂。

第一百一十三篇
老驴子

……最后，它走得好疲劳，

每一步啊，都失了脚……

——民谣《贝莱斯塞长的灰马儿》[注]

我不知道，银儿，我怎么走得开。谁把可怜的它，丢到这里来，没有人照看，没有人理睬？

它一定是，从临终地走来。我想啊，它已经听不见，它也看不见。你看它，这个上午，它都站立在，那道围栏边。

白色的云朵下，那太阳的光芒，在叮满一撮撮，营营苍蝇的，它枯瘦的身体上，一边明晃晃照亮，那苦难中的忧郁，一边又辉耀着，冬日里的惊心美丽。

它迟缓地转着身，几只腿全都在颤晃，就像把不住方向。它转过去，回到原来的位置；到头来，只是左边换了右边。早上，它望着西方；现在，它看着东方。

老了时，银儿，就这样又弱又残！看你那可怜的朋友，腿脚自由却走不开，哪怕是，春天正向它迎来。难道它，像贝克尔说的，[注]虽然已经死去，可是仍然站立？它就这样，映在入夜的天空，一个小孩子，都可以慢慢画下，那不动的身影。

你看啊……我去推它，它不动……叫它，它不听……垂死的痛苦，仿佛已在土里，扎下了根……

今夜里，银儿，北风吹过的时候，它会冻死在，高高的围栏下……我不知道，我怎么走得开。我不知道，我该怎么办，银儿……

---

1. 这段引文，出自16世纪一首佚名无题的流行歌谣。贝莱斯位于安达卢西亚东北。
2. 古·阿·贝克尔（1836-1870），生于塞维利亚，西班牙现代诗歌的开创

者。诗人这里借用了贝克尔的一句诗。

第一百一十四篇
黎明

冬日的迟晨里，当雄鸡注意到，第一抹玫瑰的色彩，已经破晓而来，便送上殷勤的呼号，银儿也睡饱了，正在长长酣鸣。

卧室中，天空的光亮，从缝隙里透出；远远听它醒来，是如此的可心！在温软的被褥里，我也思念着阳光，渴望白日的来临。

我正在想，如果不是落在，我这个诗人家里，可怜的银儿，那又会怎样。它会落在，烧炭人的手里；天还没有亮，就踏着坚霜，走上僻径，去偷山中的松木。或者是落了，邋遢的吉普赛人，涂了一身的颜色，喝的水里有砷，因为不让垂下，耳朵中，还支上别针。

咕噜噜，银儿又叫了。它能知道，我在想它吗？对我来说，这又重要吗？这晨光的温情里，想起它，就像那黎明，一样叫我高兴。

感谢上帝，它有一间又暖和，又细软的厩栏，仿佛摇篮一般，可爱得，就像我的牵念。

第一百一十五篇
小花儿

献给我的妈妈

特蕾莎姥姥死的时候，[注]听妈妈说，在临终的昏迷中，叨念着花儿而去。银儿，那时候我还小，我不知道，为什么我会想到，梦中那彩色的星星；可是，我每一次记起，总是觉得，她牵念的花儿，就是玫瑰色、莹蓝色、绛紫色的马鞭草。

我只是在，透过院子的栅门上，那彩色的玻璃块，看那粉蓝的、嫣红的，月亮和太阳的时候，看见过特蕾莎姥姥，在天蓝的花盆上，白色的圃床上，固执地弯着腰。

在八月午后的阳光下，在九月绵绵的风雨里，她的那片身影，一直那样站着，从没有转过头来——所以我，记不起她的脸。

在她神迷的时候，银儿，听我妈妈说，她在呼唤一个，我们看不见，也不知道的园丁。不管他是谁，他一定带着她，在一条马鞭草的的花径上，满心美美地走过。

她喜欢的东西，一直留在我，温馨的感觉里。如今，我的记忆中，她正在那条小径上，向我转过身来。虽然她的世界，不属于我的心田，但是所有的园地，都种下了小花儿，就像她用过的精花丝缎。

这些小小的花，在我小时候，也在园地的斜格中，掩映过香水草，也在我的夜空下，一起陪伴过，那流星般的灯火。

---

1. 特蕾莎是诗人的外祖母。

第一百一十六篇
圣诞节

田野里的一堆火！……

这是，圣诞节的傍晚。一束暗淡、微弱的阳光，就快要，抹不亮冷硬的天空。没有云，但是满天的灰沉，见不到一丝蓝的色彩。一种叫不出名的昏黄，露出西边的地平线……

忽然间，燃起来的绿色树枝，噼噼啪啪，迸出炸耳的声响；然后是浓重的烟，仿佛白鼬一团团。最后，火焰冒上来，仿佛空气中，伸出一把纯亮的舌头，飘闪之间，舔净了那些烟尘。

噢，那风中的火焰！玫瑰色，草黄色，锦葵色，水蓝色的精灵，钻进幽秘、低沉的天空，不知消失在哪里。寒冷中，只剩下火炭的气息！现在，十二月的温暖原野！亲意浓浓的冬日！这快乐的圣诞夜！

一丛丛的岩蔷薇，在旁边，熔化在火焰里。透过滚热的空气，只看到，满眼的风景在颤漾，明净得，仿佛是流液的玻璃。

房主的小孩子，因为没有圣诞景，[注]黯然地，来到了火堆旁，一副可怜样子，烤着冻僵的手。他们把橡子和栗子，扔进炭灰里，哔哔剥剥，爆出枪火似的声响。

一转眼，他们高兴了起来，在那明晃晃，烤红夜色的火苗上，又是舞，又是跳，你一声，我一句地唱：

……走啊，玛利亚，

走啊，何塞……[注]

我带来银儿，交给他们，一起玩。

---

1. 这里的圣诞景，指表现基督降生的各种节日制品。
2. 这句歌词出自一种圣诞颂歌。

第一百一十七篇
河岸街

那座大房子，银儿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，现在成了民警的营房。小时候，我对这里，是多么的爱！

它简陋的阳台，穆德哈尔的样式，[注]在加菲亚师傅手里，彩色的玻璃上，缀满了星星，在我看来，多么的可爱，多么的华美！

从栅门望过去，银儿，那门庭的后边，年久而黑的木栏上，还能看见浅白，淡紫的紫丁香，它的边上配吊着，蓝色的曼陀罗。那里就是我，儿时的最爱。

中午的时候，银儿，就在花街的转角，穿着各式各样，蓝色呢绒的水手，聚在那块街头上，就仿佛，是十月里的田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们都像巨人一样。因为海上的习惯，他们的两腿都站开，中间可以看见，那下边的河流。

那下边，水流顺着滩泽，就像条纹的湿布块。有水的地方，闪着光芒；干涸的地方，泛出土黄。对岸那边，迷眼的支流上，一只小船儿，正在慢悠悠摇荡。西方的天空，生生露出，污渍般的红瘀伤……

后来，我父亲搬到了新街，因为水手的手中，总是拿着折刀，因为每天夜里，前厅的门灯和门铃，都被孩子弄坏，因为拐角的那边，风总是吹得大……

从望台那里，还可以看见大海。我永远都忘不掉，那个颤栗中的夜晚，我们这一些，又急又怕的孩子，全被带到楼上去，去看河口沙洲边，那艘正在燃烧的英国船……

---

1. 穆德哈尔人与摩尔人同根，但没有改信基督教。

第一百一十八篇
冬季

上帝坐进他，水晶的宫殿里。银儿啊，我说的是，现在在下雨。下雨了。秋天留下来的，最后几朵花，倔强地，抓住枯死的树枝，快要托不住，那满缀的钻石颗。

每一颗钻石里，都有一片天空，都有一座水晶宫殿，都有一个上帝。看那朵玫瑰，那里边，还有另一朵水的玫瑰。你摇一摇它，看见了吗？一颗晶莹的新花朵，就像它的灵魂，簌地坠落而去，就像我一样，只剩下一枝忧郁和悲伤。

那雨水的欢乐，也应该，同阳光一样多。要不然，你看，孩子们在雨里，裸露着，红红的，结实的小腿，跑得多么的快活。那些小麻雀，你快看，突然轰的一声，扯成一群，钻进了常春藤；就像你的医生，达尔朋说的一样，它们都去上学了。

下雨了。今天，我们不去田野。这是静思的日子。你看，屋顶上的雨水，顺着沟槽怎样在流淌。你看金合欢，一片萎黑里，还剩下丝丝金黄，又把自己怎样沐浴。你看，孩子们的小船儿，昨天还浅搁在水草上，现在却怎样，在水沟中重新启航。

你看，就在眼前，那微弱的阳光，在透出的瞬间，一道彩虹多么美丽。它从教堂那里升起，化作依稀的虹彩，在我们这边消失。

第一百一十九篇
驴奶

十二月的早晨，寂寥里的人，咳着嗽，走得快。风儿吹卷着，镇子另一边，做弥撒的钟声。七点的班车，空空的，开了过去……

窗户上，铁栏的晃动声，又一次把我吵醒……难道是瞎子，又像往年一样，把他的母驴，拴在了我的窗户上？

买牛奶的女人，肚子上抱着铁罐，急匆匆的，跑来又跑去，在寒冷中叫卖着，她们的白色宝贝。瞎子这种现取的鲜驴奶，专门卖给，那些容易伤风的人。

因为是瞎子，瞎子他无疑看不见，他的母驴儿，每一天，每一时，都越来越衰残。他看不见，它完全就像是，它主人的一只瞎眼……

有一天下午，我和银儿一块，走过鬼魂地的溪谷，正看见瞎子，左一棍，右一棍，在后边抽打着，他可怜的母驴。它跑过草地，眼看就要，坐到湿漉漉的草丛里。

那些落在橘树上，水车上，空气里的棍棒，还比不上他咒骂的猛烈。它们要是一块一块的，城堡的塔楼也会砸倒……那可怜的老母驴，不想再一次怀胎，就像那，反抗命运的俄南一样，[注]，把一头公驴的发泄物，泻在了不育的土地上……

瞎子，要过他黑暗的生活，把小驴儿的一丁点蜜糖，卖给那些老头儿，换几个铜比索，[注]或者只为一句许诺，就要母驴站在那里，接受生育的礼物，去产出甜美的药乳。

这就是那头母驴，正在窗户的铁杆上，磨蹭它的苦难。这就是那凄惨的药娘，只为年老的烟鬼、痨鬼和醉鬼，能有下一个冬天……

---

1. 《圣经》中，俄南违抗当时的继承习俗，在性交时泄精于地。
2. 铜比索是使用于14至19世纪的一种古钱币。

第一百二十篇
纯夜

平顶屋上，白色的堞垛栏，把一块星星点点的，明丽蓝天，和着寒意，生生切开。纯澈的北风，像一条灵动的蛇，咧着牙悄悄抚过。

每个人都觉得，自己在发冷；他们躲进屋子，关紧了窗门。银儿，我们轻轻地走，你裹着你的毛衣，披着我的披风，我携着我的灵魂，在无人的阒寂里，穿过这清净的小镇。

一种内在的力量啊，正把我向上提起！恍惚间，我就像一座粗石的高塔，银色的塔尖，伸入自由的天穹。你看，这么多的繁星！多得让人眼花，让人头晕。那天空，可以说，就是一个孩子的世界，正在爱的理想里，对着大地，念着灿烂的玫瑰经。注

银儿啊，银儿啊！我渴望奉出，我全部的生命，我想你也愿意，拿出你的所有，献给一月里，高旷，纯净，明丽，冷厉而孤寥的夜！

---

1. 玫瑰经是一种天主教祷文，连串往复共150遍。信徒常常用50子的玫瑰念珠计数。

第一百二十一篇
香芹桂冠

看看谁先抵达！奖品是，一本书插着画，从维也纳寄来，昨晚上才收到它。“看看谁先抵达，就是那些香堇花……”注

一……二……三！

在快乐的吵闹中，白色、红色的女孩们，冲出了黄色的阳光。一时间，她们的胸脯，敞开在晨光里，沉静之中，听得见，那暗暗使劲的声音。镇子的钟楼上，传过来，一声一声，慢慢报时的撞响。

小山丘的松林中，蚊子在，嗡嗡嗡轻唱。流水在小溪里奔跑，松林间，开满蓝颜色的百合……

当一群女孩子，到达第一棵橘树，正在那里闲荡的银儿，动了比试的心，也扬起蹄，活蹦活跳地，跑入了她们。她们没有抗议，连笑都来不及，只为了不落下……

我向她们叫着，“银儿要赢了！银儿要赢了！”

真的，银儿在所有人之前，到达了香堇花，等候在那里，在沙地上打起滚来。女孩们喘着气，拉着袜子，整起头发，声音一变，抗起议来：“这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不公平——”

但是，我说银儿跑赢了，给它奖个东西，那是应该的。也好，这本书，银儿可不会读，那就下一次比赛，留给她们做奖品。不过，银儿的奖品，我们还是不能少。

她们一看，书放了心，又是跳，又是笑，脸上飞起了红晕：“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”

这时候，我想到我自己。我想啊，因为自己的努力，就像我在我的诗里，银儿应该得到，它最大的奖励。我从房主家，门口的箱子里，取来一把香芹菜，编成一顶绿桂冠，把这短暂而易逝的，无上荣耀，像斯巴达人一样，注戴在银儿的头上。

---

1. 香堇在春季开花。

2. 原文为拉科尼亚人。古希腊城邦斯巴达位于拉科尼亚平原。

第一百二十二篇
三王节[注]

多么幸福啊，银儿，今夜是孩子的夜晚！[注]他们已经，没有办法睡下，只是到最后，睡意还是啊，不能招架：[注]

一个，躺在扶手椅儿里；另一个，靠着壁炉，倒在地板上；布兰卡，睡着一把矮椅子；贝贝啊，头顶门上的钉头，躺在窗前的条台上，不想放走一个王……

这时候，他们每个人，都在做奇妙的梦，让你感觉到，在生命的外壳里，巨大、美好、完满的心，正在深处颗颗的跳。

晚餐前，我和大家上楼去。楼梯上，一路的欢闹，从前夜里的害怕，他们全忘了！“这个玻璃棚顶，像个帽儿一样，我才不怕它，贝贝，你呢？”布兰卡口里说着，一边紧紧地，抓住我的手。

我们把所有的鞋子，都弄到阳台上，放在香橼之间。银儿，蒙特马约，姑姑，玛莉娅·特蕾莎，洛利利亚，佩里科，[注]还有你和我，现在披上被单，裹着床罩，顶着旧帽子，要去化妆啦。

十二点，我们一队伪装的人，打着灯火，敲着铜钵，吹起小号和海螺，就是屋子最里那一个，从孩子们的窗下走过。[注]我戴一口，白麻的胡须，装成加斯帕的样子，[注]和你走在最前头。你蒙的是，像围裙一样，从我领事叔叔家，带回来的哥伦比亚旗帜……[注]

孩子们猛然惊醒，一个个穿着里衣，颤抖着，在玻璃后露出头，惊异的眼睛里，挂着片片的残梦。然后他们，继续做梦到天明。第二天，太阳已经很晚。当蓝天透过窗格，晃得眼睛花乱，他们衣服也不好好穿，就跑向阳台，把所有的宝贝找出来。

去年里，我们的笑声好多。银儿啊，我的小骆驼，你瞧着，我们今夜，又是怎样一场欢乐！

---

1. 《圣经》记载耶稣降生时，来自东方的三博士前往朝拜。在西班牙，他们取代了圣诞老人的角色。

2. 西班牙传统中，三王节的日子是一月六日。

3. 按照传统，孩子们为了圣诞礼物，必须及早上床。

4. 佩里科同蒙特马约一样，也是诗人家的仆人。

5. 一月五日下午开始，人们举行三王朝圣游行，并在五日夜、六日晨赠送圣诞礼物。

6. 加斯帕是东方三博士之一，其坐骑为骆驼。

7. 哥伦比亚是西班牙的南美洲殖民地，1810年宣布独立。

第一百二十三篇
金之山

它就是，今天的金山。

这赤黄的小山丘，在卖沙人的铁锹下，一天比一天贫瘠，一天比一天破陋，只是从海上远远的看，仍然金色的一片。难怪罗马人，给它取下了，这么响亮、出众的名字。注从这里去风磨坊，要比走墓地，来得捷，来得快。那一边到处是遗迹，葡萄园里翻地的人，都挖出过骨骸、陶瓮和钱币。

……银儿，哥伦布给我们谋的福，并不是那么多。什么，他在我家里来过；什么圣克拉拉修道院，授过他圣餐；什么这棵棕榈树，种在他那个时代；什么，那边那家客店……他近在我们身边，并没有走多远。你也知道，他从美洲给我们，带回了两件礼物。注

我喜欢的，可是罗马人。他们在我脚下，感觉就像，那强有力的根。他们修筑，混凝土的城堡，丁字镐也好，大铁锤也好，都不能把它毁坏，银儿，连白鹳风向标，注也插不进去……

我永远也忘不了，那一天，还那么的小，就认识这个名字：金之山。金山啊，让我瞬间高贵，直至永远。只是可悲，我最美的故情，在我颓败的镇子里，所找到的，却是一场迷人的骗局！

我还要，去羡慕谁呢？怎样的古物，怎样的遗迹，大教堂也好，老城堡也罢，才能在落日的幻景上，留住我长长的幽思？突然之间，我发现自己，正站在不可毁败的宝藏上。莫格尔，那黄金的山丘，银儿啊，你生为之满足，死为之幸福。

---

1. 罗马人所命名“金之山”为拉丁语（Mons-urium）。
2. 这里可能是指，从新大陆带回的梅毒与烟草。
3. 这种风向标饰有站立的白鹳形象。

第一百二十四篇
葡萄酒

银儿，我曾经告诉过你，莫格尔的灵魂是面包。其实不是。莫格尔是一只，又厚重，又硕大，透亮的玻璃高筒杯，一年到头，都在圆穹的蓝天下，静候着，金黄的葡萄酒。

到了九月，只要魔鬼，不在节日里捣乱，这杯子总会盛满，金色的酒液漫到杯口，就快要流出来，仿佛一颗，豪情四溢的心。

那时候，整个镇子，到处都是酒香，高味的，低酿的，碰出玻璃的脆响。

天空上的太阳，不为四个比索，[注]只为了把那滋味，锁在这白色小镇，一片明透的街坊里，把那一阵阵欢乐，溶在动情的血液中，仿佛也把它自己，加在美丽的汁液里。

当落日，触到西边的天际，每条街道上的，每一座屋子，就像胡安尼托·米格尔家，那货架上的酒瓶，仿佛落在写实家的画里。

我记得，透纳笔下《慵懒的喷泉》，[注]那柠檬黄的色彩，仿佛全用的，是新酿的葡萄酒。所以啊，莫格尔的酒泉，就像是血液，一阵又一阵，无尽地，涌向它的伤口。这又悲又欢的泉液，如同那四月的太阳，在每年的春天里升起，又在每一天落下去。

---

1. “四个比索”一语指于金钱无所求，源自一首古老的祝酒歌。
2. 约瑟夫·透纳（1775-1851），英国著名的水彩画家，印象主义画派的先驱。

第一百二十五篇
寓言

从孩子时代起，银儿，我就本能地，同教堂、民警、斗牛士和手风琴一样，讨厌着寓言。那些可怜的动物，经由寓言家的嘴，不得不说着愚蠢的话，就像自然史的教室里，那发臭的玻璃柜子中，真正死一般的沉寂，显得那么的可恨。

他们说的每一个字，对我来说，都是从那粗声糙气，一张桔皮黄脸的，感冒先生的，嘴巴里吐出来的：就仿佛，一颗玻璃的眼珠，一只铁丝拴的翅膀，加上一副假肢的支架。

后来，在韦尔瓦、塞维利亚，当我看到马戏团，训练有素的动物们，那已经远逝的寓言，就像辍学离校后，不再提起的字本和奖状，又重新出现在眼前，恍如青春时，一场叫人不快的噩梦。

当我成年后，银儿，一个寓言家，让·德·拉封丹，注 就是你听我，许多次，反复说到的那一个，总算是让我，同那些讲话的动物，一起合好了。他有一首诗，我有时候感觉到，那真的是乌鸦、鸽子，或者山羊的声音。不过啊，那些寓意，我从来都没有读过：那干瘪的尾巴，那燃烧后的灰烬，那最后落下的羽毛。

你也是驴子，但是银儿，你显然不是，这个词的普通含义，也不能按西班牙科学院的词典，来把你解释。是啊，你是一头，如我所知，为我所懂的驴子。你有你的语言，而不是我的，就像我没有玫瑰的语言，玫瑰也没有夜莺的语言。

所以，你不用害怕，你也可能已经看到，在我的书里，你不会成为，一个小小寓言中，聒噪不休的英雄，把你洪亮的言语，同那母狐狸或者朱顶鹤，想办法编写在一起，才好用斜体的文字，跟着从寓言里，得出那空洞、无用的大道理。银儿，不会的……

---

1. 拉封丹（1621-1695），法国诗人，以《拉封丹寓言》名世。

第一百二十六篇
狂欢节[1]

今天多美啊，银儿！今天是狂欢星期一，[2]孩子们一个个，装扮得艳丽无比，都成了斗牛士、小丑儿和玛哈公子。[3]他们为银儿，套上摩尔人的鞍具，红色勾着绿彩，白线压着黄丝，还有全副的刺绣，给它披满一身，阿拉伯人的花式。

雨丝，阳光，还有寒意。小小的，彩色的圆纸屑，在下午的冷风中，顺着人行道，一呼啦，一呼啦地飞滚。那些面具人儿，冻得直打哆嗦，一双发青的手，到处一塞，都像揣进了衣袋。

我们到达广场的时候，一群女人，穿得就像疯子，长长的白衬衫，披散的黑头发，戴一顶，绿叶子的花冠。她们拦住银儿，围在中间，手链着手绕着它，在吵闹中，旋转着又扭动着，快乐地唱起歌。

银儿前也不是，退也不得，竖直两只耳朵，望起一个脑袋，就像一条，困在火里的大蝎子，正紧张地，不管是东还是西，想要夺个路儿跑出去。只是它，个子那么小，疯子们没有被吓倒，一直绕着它转啊，唱啊，围着它笑啊，跳啊，仿佛不会停下了。

孩子们，看它不知所措，活像一个俘虏，学起驴的叫唤，逗得阵阵咕噜噜。一时间，整座广场上，笑声和歌谣，手鼓和铜钵，黄色的铜管，还有银儿的驴叫，音乐的盛会，已经闹得高……

终于，银儿像一个汉子，吃定了决心，冲破人圈，哭闹着向我奔来，那奢华的鞍具，哗啦掉了一地。它像我一样，对这些狂欢，没什么想法……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不适合……

---

1. 狂欢节日期不定，长短也各地有异。但是，狂欢大游行一般都位于二月下旬。
2. 圣灰星期三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。“狂欢星期一”并不是一个特定的节日，但往往有重要的活动安排。
3. 19世纪时，一些年轻人崇尚服饰的精致，举止的别样，而被称之为“玛哈”。他们也成为画家喜爱的题材，名画《着衣的玛哈》表现的正是一位玛哈女孩儿。

第一百二十七篇
莱昂

我和银儿，一个一边，在修女广场上，沿着那些石凳，慢悠悠地向前。二月的午后，温热的空气里，快活而又寂静。医院的上空，紫霞溶入红云，日落已经早早开始。

我猛然间感到，我们身边有人；当我转过头，我的目光，迎上了他的话：堂胡安……原来是莱昂，拍了我一下……是他，真的是莱昂。

他一身打扮，格子纹的西装背心，还洒满了香水，都只为入夜后的歌舞会。脚上踩的靴子，白色的亚麻线，黑色的漆革皮；垂落着的，才是绿色的绸丝巾。注他的胳膊下，是两面锃亮的铜钹。

他拍我一下，对我说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，属于他自己的东西，就像我，每天在报纸上写写……他呢，有的是一副耳朵，只好去打音乐……“你瞧，堂胡安啦，镲钹这种活儿……最难的乐器啰……只有它吧，打起来，靠的不是谱纸儿……”注

这一双耳朵，如果真的是想，把莫德斯多惹恼，就会用口哨，在鼓乐队开打之前，吹上几声新曲调。“你瞧呢……各自都有，各自的东西……您每天，写的是报纸……我有的是啊，力气比银儿还大……您摸我这里……”

他把他，又老又秃的大头顶，伸过来我看，就像那，卡斯蒂利亚的高原，注又硬结，又干燥，仿佛一片粗糙的香瓜。那巨大的老茧，分明是苦行当的印记。

他拍我一下，跳出去两步，再挤挤，麻脸上的眼睛，吹着口哨走了，不知道是什么进行曲。也不用问，那一定就是，今夜的新调儿。猛然间，他又回过来，递我一张名片：

莱昂 莫格尔脚夫长

1. 铜钹的顶心常系以丝巾，又称钹巾。

2. 原文为诗人的莫格尔家乡话。

3. 西班牙过半国土都是高原，又以中北部最为著称。

第一百二十八篇
风磨

那个时候，银儿，这个水塘，我看着好大啊。红色的沙丘，就像高高的，一座罗马的竞技场！水里边，松林毛浑浑的倒影，难道就是我后来，充盈梦境的美丽形象？难道就是这座望台，曾经有一次，在阳光迷人的律动里，我看见了，人生最清晰的景象？

是啊，吉普赛人还在，斗牛的恐惧，也已经回来。那边还是，和往常一样，一个孤独的人——同一个，还是另一个人？——一个喝醉的该隐，注在我们经过的时候，嘟哝着，一堆毫无意义的话。他用一只独眼，向路上望去，看看有没有人……

突然间，他又把念头打消……那是放弃，也是哀伤。可是啊，一边的眼神，还完好如新；一边又面对着，怎样的毁灭！银儿，在他又一次，看着他自己之前，我突然间想起，这一幅场景，我童年的时候，在库尔贝和勃克林，注那着迷的画作上见过。

我总是想，在秋日里，画下落日前，那红色的光辉，画下水塘，在那镜面上，折弯棵棵青松的腰，蚀空一座沙丘的脚……但是眼前，只看见砾芥，疏疏一片遮过。

一份从前的记忆，在童年奇妙的阳光里，抵不住我的固执，最后只是像，那闪光的火焰旁，一张透亮的薄页纸。

---

1. 《圣经》中，该隐是亚当与夏娃的长子。
2. 古斯塔夫·库尔贝（1819-1877），法国著名画家，现实主义画派的创始人。

第一百二十九篇
钟楼

不，你不能上钟楼去。你啊，你的块儿太大。这要是，塞维利亚的旋塔，那就好啦！注

我多想你上去啊！从钟面上方的望台，你就看得尽，镇子里，那白色的平屋顶；屋顶上，彩色的玻璃块，镶出座座帽棚儿，一丛丛的花底盆，都是靛蓝去漆成。接着往前走，从南边，就是吊上大钟时，弄坏的那个望台，你能看见城堡的院场，看见迪兹莫，看见潮汐中，那一方大海。再上去，就是吊钟的地方。那里能看见，四个村落，去塞维利亚的火车，看得见红河镇的火车，朝拜圣女德拉佩纳的火车。注到了最顶上，手吊着铁杆，注就可以摸到，那总遭到雷击的，圣胡安娜的脚。注从塔阁里，把头伸出去，悬在白色、蓝色的瓷砖间，阳光在上边，碎成金色的一块块；教堂的广场上，玩斗牛的小孩，一定会惊声一片。那欢乐的叫喊，又尖利，又清脆，直扑扑飞上来。

哎，可怜的银儿，多少的胜利，你都不得不放弃！你的生活如此简单，就仿佛通往老墓地，那短短的一段路！

---

1. 旋塔是世界第三大教堂，塞维利亚主教座堂的钟楼。钟楼没有阶梯，而是斜道盘旋而上，武士骑马可达塔顶。12世纪初，它由摩尔人修建而成，如今是塞维利亚的地标。
2. 圣女德拉佩纳教堂，位于莫格尔邻近的古斯曼镇，也是一个著名的朝圣地点。
3. 铁杆是女神像的避雷针。塞维利亚旋塔顶部的风向标，是一尊凯旋女神青铜像；除旋妲之外，它往往还被俗语讹称为圣胡安娜。莫格尔的钟楼上，也有这样一尊女神像；实际上正是仿铸而成。
4. 塞万提斯曾在《堂吉诃德》第十四章写道，“有一次，她令我去挑战，那塞维利亚，又强壮，又勇敢，仿佛铜铸一般，名叫旋妲的女巨人。她在那一个地方，寸步不动，但却是，这世上最易变的，最多变的女人。”

第一百三十篇
卖沙驴

银耳，你看，那就是沙贩子，克马多的驴儿，慢慢吞吞，有气无力，驮着胀出了角的，湿沙的红褡袋。褡袋上，紧紧别的是，鞭打它们的，野橄榄的绿枝条，就像扎在，它们的心头上……

第一百三十一篇
小牧曲㊟

看啊，银儿，它就像，马戏场上的马儿，绕着花园，划出圆圆的三个圈。那纯白的色彩，仿佛柔美的光海里，唯一的，一道轻轻的微浪，在翩翻之间，已经飞过了围墙。

我在想啊，就在墙的那一边，它飞上了，野蔷薇的花丛；这一切，望着那道粉墙，我仿佛都已经看到。你看，它又回来了。其实啊，那是两只蝴蝶：白色的一只，是它自己；黑色的一只，是它的影子。

银儿啊，那是一种最高的美，其他什么，要把它掩藏，只会是心思白费，就像你脸上的眼睛，那无上的魅力，仿佛夜空里的星星，仿佛花园里，那晨光中的蝴蝶，霞彩里的玫瑰。

银儿，你看它，飞得是多么美！这无上的飞翔，对于它，那会是怎样的快乐！就像我，一个真正的诗人，诗就是他的欢愉。它的一切，从身体直到灵魂，都沉浸在飞翔里。这个世界上，我是说，这座花园中，还能有什么，比这更重要。

别出声，银儿……你看啊，看它翩然在飞。

这陶醉，是如此无碍，如此澄净！

---

1. 这里的小牧曲一般译为牧歌。它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音乐形式，起源于14世纪稍前的意大利，风行至17世纪早期。它的发展贯穿整个文艺复兴；到16世纪时，它仅仅只是还保存着“牧歌”这一名称。

第一百三十二篇
死亡

我发现的时候，银儿倒在禾垫上，温顺的眼睛，满淌着悲伤。我走上去，唤着声，抚摸它，要它站起来……

这可怜的东西，突然间，整个儿动弹一下，一只蹄脚想跪起来……可是它，还是不能……我于是，把那只蹄子，放平在地上，然后再一次轻轻抚摸；我赶紧去找人，请它的医生。

年老的达尔朋，一看过它，没了牙齿的大嘴巴，都瘪到了后脑勺；那颗充血的红脑袋，吊在胸膛上，像个摆锤在晃摆：

“不好吗，嗯？”

我不知道，该怎么应话……这不幸的东西，要走了……什么都没有了……一阵痛……不知道，什么毒草根……在草地，土里……

要到中午的时候，银儿它死了。棉团似的小肚子，胀得像个厚皮球；四只长长的脚，又僵硬，又苍白，直挺挺伸向天空。它全身的茸毛，一撮撮地卷曲，就像破旧的玩偶娃娃，那虫蚀了的麻丝头发，手一碰，就在扑扑的尘灰中，黯然地掉下……

死寂的厩栏里，一只三色的，美丽蝴蝶，在翻飞；每一次，掠过阳光下的窗口，都打起，一片的光亮……

第一百三十三篇
怀念

银儿，你在看我们，是吗？

你在看，小菜园的水车，那清冽、寒沁的水花，笑得怎样的恬然；你在看，那辛勤的蜜蜂，在最后的阳光里，还围绕着，烧燃山丘的余辉，染透的，绿色、紫色、红色、金色的迷迭香，怎样在飞？

银儿，你在看我们，是吗？

你在看，洗衣女的小驴儿，疲倦而又忧郁的，摇摇拐拐，从古泉边，走过了红山坡，走在那，在化成一块的，绚烂水晶里，把天地连成一片的，无边纯境中？

银儿，你在看我们，是吗？

你在看，孩子们，在岩蔷薇的堆丛中，涨红着小脸，肆意地奔跑；那一片片的花朵，停落在，它们自己的枝头，仿佛一群白色蝴蝶，沾着洋红色的坠滴，正轻轻散落？

银儿，你在看我们，是吗？

银儿，你真的在，看我们吗？是的，你看见了我。我感觉到，我已听见，真的，真的，在西边无云的天空下，葡萄园，那满谷的柔静里，听见了你，又可亲，又心酸的驴鸣……

第一百三十四篇
锯木架

可怜的银儿，我把它的缰绳、鞍具和辔头，放上木头的锯架，搬进了大仓楼。仓楼的角落里，丢着孩子们，已经遗忘的摇篮。

宽敞的仓楼，又安静，又明亮。从那里看得见，莫格尔的整个田野：左边是，红色的风磨；马约山掩映着松林，露出白色的寺院，正对着前方；教堂的后面，松果园藏在深处；西边的大海上，入夏的潮汐，正高高涨起，闪着片片光芒。

假日来了，玩耍的孩子，到了仓楼上。鞍座放下来，像车子一样，拖个没完没了；报纸涂上红色，做成了剧院、学校和教堂……

有时候，他们骑在，没有生命的锯架上，一阵手也急，脚也忙，好不起劲的欢和笑，在梦想中，驰过一块块的草场：

“驾，银儿，驾……”

第一百三十五篇
悲伤

今天下午，我们小孩子，一起去看了，银儿的坟墓。它就在松果园，绿枝遮护的，一棵圆松脚下。四月湿润的土地，已经在那周围，装点上，黄色的大百合。

绿色的树梢，整个儿，涂在蓝天上。树梢上的黄雀，变换着华丽的嗓子，一阵阵纤声颤鸣，满树欢闹。声音飘绕在，下午温暖的，金色的空气中，仿佛情窦初开时，一场明艳的梦。

这群孩子，一到达，就停住了喊闹。刹那间，安静，又肃穆，在我的眼里，他们闪亮的双眸，满是急切的问。

“银儿啊，我的朋友！”我向着地面，对它说，“我想啊，这会儿，你正在天国的草原，毛茸茸的背上，驮着年少的天使，也许都忘记了我？告诉我，银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我刚才没有看见的，一只轻轻的白色蝴蝶，就像一个魂魄，从一朵百合，到另一朵百合，执着地飞过，仿佛回答着，我的问……

第一百三十六篇
致莫格尔天上的银儿

活蹦、可人的银儿，我的小驴儿，多少次，你载着我的灵魂——只是我的灵魂，从一条条，仙人掌、锦葵和忍冬花的，深径中走过。这本书写给你，写的也是你；到现在，你该读得懂了吧。

这本书，随着我们莫格尔，一草一木的灵魂，正同你，一起飞升到天国，飞入你，已经在那里，吃着草儿的灵魂。我的灵魂，骑在书页的纸背上，走过开花的黑莓丛，也会飞上你的天空；每一天，它都变得更美好，更纯粹，更宁静。

噢，我知道，当斜日落向黄昏，我从黄鹂和橙花间，慢慢的，在沉思中，穿过幽静的橘园，来到那棵，沙沙声中，抚你长眠的松树下，银儿，在你永恒的，玫瑰色的草地上，你正幸福地看着我，你正伫立在，那些从你泥化的心脏里，长出来的黄色百合前。

第一百三十七篇
纸板银儿

当一年前，银儿，这本记你往事的书，一小段，来到这人世的时候，我的，也是你的，一个朋友，送给我，一个纸板的银儿。

你在那里，看见了吗？看啊，它一半灰色，一半白色，有一张黑色、红色的嘴巴。它的一双眼睛，大得出奇，黑得惊人。背上的驮架，载着六个红色、白色和紫色，薄页纸的盆花；脚下踩的是，一块涂成蓝色的木板，底下四个粗工的轮子，走起来，它的脑袋直晃悠。

银儿啊，挂念你的我，已经爱上了，这只玩具的小驴儿。每一个，走进我书房的人，都会笑着说，“银儿呢”。要是有个人，他不知道，问起了我，我就对他说，“这是银儿……”

我叫惯了，这个有感情的名字。现在我自己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总觉得，它就是你；我的目光，总会把你抚摸。

银儿，你呢？人心的记忆，是多么低劣！今天，在我的眼里，这个纸板的银儿，更像是你，我的银儿……

1915年，马德里

第一百三十八篇
献给泥土里的银儿

一阵子后，银儿，我就来，和你死在一起。我没有生活过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你仍然活着，和我在一起……我一个人，独自而来。那些男孩子，女孩子，他们已经是，男人和女人。你、我和他们，毁灭啊，早已经大功告成——其实你也懂得，我们仍然，在它的荒漠上站立，仍然拥有最大的财富：我们的一颗心。

我的心啊！多希望，他们男人和女人，两种人，也像我一样，有了心，就够了。多希望他们，和我想的一样想。可是，不，最好还是，不要去想……这样，在他们的记忆里，就不会有，我的没出息，我的不自知，我的不合时，所带来的悲伤。

我好高兴啊，能把这一些，谁也不知道的事，明白地告诉你！……打点我的人生吧，让我们现在的所有，就是我自己，某一天也会是，仿佛回忆一场的，生命的全部，给宁静的未来，留下紫堇一般大小，一样气味的，在恬谧的花影中，飘散着柔淡芬芳的往事。

你，银儿，你只属于过去。可是啊，生活在永恒中的你，那过去给你，你把它握在手中，就像现在的我，每一次黎明的曙光，红得像，那永生天主，心一样的，那又是什么？

1916年，莫格尔

译后记

我想对“小孩子”说，这是最好的“作文”书。

如果读者你，已经是一位大人，那么这一片片文字，仍然可以是一篇篇的作文，心灵的“作文”。是的，心灵需要作文。我相信，希梅内斯不会怪罪我。也许，儿时的作文比什么都动人。看了这本书，他们也会知道，作文里的那些事，那么大的一块儿，原来可以这样随心写，可以这样平常而多姿，可以这样简单而迷人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已经不知道，我们活在哪个世界。但是，只要我们看到，也就会瞬间明白。这本书，就是要让你看到并明白，最美丽的东西，同样存在于作文的世界，存在于真实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一生也都在“做人”。

有人说，《银儿与我》和《小王子》是“童话”世界的双璧。也有人说，好像是在欧洲，《银儿与我》、《小王子》和《夏洛的网》，并称为20世纪的三大心灵读本。在世界文学史第一部现代小说——《堂·吉诃德》之后，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西班牙语作品。其实这些说法，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得来的。但是，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，它的确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总之，它真实地写下一只虚幻的驴儿，这就是童话。它与一般童话有所不同，但仅仅是这只驴儿没有说过一句话。

美丽的童话，都留下了最美丽的忧伤。银儿留给我们的，也一样是无尽的美丽和忧伤。也许纯真的孩子不会去问，我们为什么要忧伤呢？我不知道能够怎样回答。也许因为，哪一双眼睛不想看见美丽的存在，哪一双眼睛愿意最后闭上？也许因为你美丽活着,但心已懂得死亡。也许因为，忧伤永远是心灵的事，只有当心中的爱已经存在，它才会为你而忧伤。是的，忧伤为你而忧伤。之所以忧伤，只因为爱的向往。也许因为，童话让你看见最美丽的美丽。哪里有美丽，哪里就会有忧伤。银儿给了你美丽，它却不懂得你的忧伤。

我们必须一次次问，你的眼睛要看见什么？在这里，“小王子”是遥远的星空。“银儿”，是地上那无尽的路。一个在梦幻里寄托，一个从现实中找寻。只是最后看到的，都是同样一种灵魂。这两种东西，在我们的一生中，应该停下脚步，去看一看。抬头去看一看，那闪烁的星星；静静地看一看，那已经走过、正在走去的路。在眼睛里，身前的路是无穷的，身后的路一样的无穷。可是，一定要记住我们生命的有限，有些东西我们眼睛看不见。一定要记住，当你眼中看见了什么，你心里就装进了什么。一定要记住，抬头去看一看吧，因为我们都终将死去，最后化为泥土。这个世界，天空和大地一样的深。

很多人的直觉里，《银儿与我》是一部散文诗。不，它就是诗。作者是个诗人，一生都在不停地写诗。他一生最用心的文字，怎么可能不是诗？这部书在悲伤中，他整整写了几近十年。这么漫长的时间，那只可能是，他要用诗的追求，述说最心爱的东西。散文诗是诗还是散文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《银儿与我》是诗，是诗的一种形式。这不仅仅因为，汉语比西语更句意化，叙事化;一个简单的事实，唐诗连缀仍然是诗。宋词的篇阕，本也是诗。古之人诗不以行。

这一篇《第44篇·摇篮曲》，你看到就会明白——是的，只需要你看见，你就会明白——整个这本书都可以这样，或许需要稍加处理，但就会变成你所熟悉的，那种一行一行的“诗”。实际上，在西班牙语中，本已经存在诗体版的《银儿与我》。诗，本身并没有形式。文学最动人的，永远是最真实的一颗心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的一颗心。这里无所谓现代，无所谓古典。这里不需要高深的理论，不需要繁复的手法。否则，对一颗心来说，它什么也不是。

我们生而知死、未伤已痛的一颗心，所需要的是,仅仅是一次次睁开它的眼睛。纵时光不驻，永远如此。如果是这样，它不是诗，也已经是诗。什么是最动人的诗，它抓住了心的节律。希梅内斯，西班牙最细腻的行吟诗人，一个纯粹的诗人：

烧炭人的小女孩，

就像一枚硬币儿，

长得好看，有点脏。

一双黑眼睛，水汪汪，

磨啊，磨出了光亮。

烟污下，紧紧的小嘴唇，

红得，鲜艳欲滴淌。

她坐在，茅屋门口，

一片瓦块上，哄着弟弟

眯眼，眯成双。

五月的天，明晃晃，

阳光下，直颤漾。

炽热的光芒，仿佛那，

太阳中心一个样。

这白灿灿的宁静下，

听得到，煮锅里，

正沸腾在田野上。马草场

嘶鸣声声；桉树丛中，

海风呼呼，吹起片片欢响。

烧炭家的女儿，深情地，

哼起甜蜜的歌：

我的宝宝睡觉觉

多谢那位大主教……

歌声停住。风儿掠过树梢……

……宝宝宝宝静悄悄，

哄他的人儿睡着了……

风啊……温顺的银儿，

一踣一踣，走在烘热的松林，

走向……倒在黑硬的泥土上，

仿佛听着，妈妈悠长的歌，

孩子一样，已睡长。